

河北省地震局

唐山抗震救灾 决策纪实



地震出版社

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

河北省地震局

地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河北省地震局,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00.6
ISBN 7-5028-1698-4

I. 唐… II. 河… III. 地震-史料-河北-唐山市-
1976 IV. P316.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2679 号

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

河北省地震局

责任编辑:陈非比

责任校对:王花芝

地震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北京地大彩印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 7.75 印张 208 千字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5028-1698-4/Z·47

(2191) 定价:15.00 元

防震减灾
造福人民

纪念唐山抗震
救灾十周年

刘子厚

主 编 艾润飙 李孟奎

王中山 谭先锋

执 笔 王运启 刘允清

前 言

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斗争，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组织领导下一次规模宏大、过程复杂、成效卓著的群众性抗御震灾的范例，从地震应急到救灾与重建，都是在一系列正确的指挥决策指引下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大震以后的重重困难，使当时的抗灾决策被赋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极其艰难的**实施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这场空前惨烈的震灾面前，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撼人心魄的动人场面，涌现出许多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也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把这个全过程作为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特别是把救灾领导者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进行重大决策的经过及其实施过程，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如实地反映出来，为今后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借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上述想法，本书作者选取了从地震发生到震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这段历史加以记载，对其中每一阶段所采取的措施作了扼要的叙述。本书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主调，真实地再现党中央、国务院、河北省委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对这场救灾斗争的决策过程，客观地体现各级领导干部、解放军官兵、灾区广大群众、科技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救灾中的作用。

本书是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为准备材料，作者查阅了百余万字的原始记录、简报、讲话稿和文件，采访了包括原北京军区、河北省委领导在内的十几位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几十位局、处级领导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书中所披露的人物、数字全部真实或有据可查。在写作中，宁可发生叙述中断的

遗憾，也决不去“演绎历史”，以求原原本本地将唐山抗震救灾的宏伟场面呈现给后人，让当年参加救灾的英雄们的名字与这场撼人心魄的抗震救灾活动为人们所铭记。

唐山地震以后，已有许多作品从不同侧面对唐山抗震救灾进行过描述，但从反映抗震救灾决策过程的角度对唐山地震进行全面总结的作品，还不多见。同时，由于进行了大量的独家采访，本书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使救灾的决策背景和有关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而使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即从一个新的视角，再现了唐山抗震救灾的悲壮历程和广大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的伟大贡献。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领导和曾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有关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地震局宣传中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资金赞助，贾军鹏同志为本书的修改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 者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蒙难 | 1 |
| 第二章 | 决策紫光阁 | 21 |
| 第三章 | 生死之间 | 47 |
| 第四章 | 走出困境 | 69 |
| 第五章 | 决战生命线 | 95 |
| 第六章 | 驱逐瘟神 | 120 |
| 第七章 | 援建大会战 | 143 |
| 第八章 | 心系唐山 | 163 |
| 第九章 | 救灾指挥者 | 182 |
| 第十章 | 负重的心灵 | 206 |
| 结 语 | 丰碑 | 227 |
| 后 记 | | 235 |

第 一 章

蒙 难

—

7月，正是北方多雨季节。虽然是暑期，但在海洋性气候的影响下，唐山往往并不显得十分炎热。每当大雨过后，暑意顿消；晚风吹拂，送来阵阵凉意，令人神清气爽。唐山，这座百年煤都，冀东重镇，在北方干旱、燥热的天气背景下，显示出独特的气候魅力。

但是，1976年的7月却与往年不同。进入7月下旬以来，忽而暴雨如注，忽而天晴气燥，人们感到闷热难熬。为了逃避暑热，人们不得不在室外纳凉直至深夜。人们只觉得今年雨多、天热，却并没有觉察有什么反常。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唐山大地的脚下，已经积聚起足已造成7.8级地震的巨大能量，一场空前的灾难即将降临。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人睡梦正酣。突然，一道亮光在空中闪过，地下发出闷雷般的巨响，强烈地震携裹着巨大能量爆发了。在地震波的颠簸中，随着骇人的轰鸣，烟尘腾空而起，灯光骤然熄灭，全市陷入一片黑暗。在地面波浪般的起伏中，建筑物像积木一样坍倒了，桥梁像泥巴一样断裂、揉碎了，挺直的铁轨被扭曲，平坦的路面被劈裂，地裂缝中喷涌出黑砂和黑水。一阵阵热浪裹着烟尘在空中翻滚，沉闷的轰响撕裂夜空，令人窒息，令人恐怖。

唐山遭到了灭顶之灾。

突如其来的灾祸，把人们推进了灾难的深渊。数十万人被埋在废墟下，有的人根本来不及呼救就被夺去了生命；侥幸没有遇难的人们被惊呆了。随着地震波的减弱，人们逐渐恢复了意识。刹时，喊叫声、呼救声和呻吟声响成一片，合并成巨大的声浪，凄厉哀绝，令人撕心裂肺。

然而，几乎是从灾难降临的那一瞬间开始，一场自发的、悲壮的、规模空前的自救活动即在地震现场展开了。

第一批幸存者从废墟中脱险了，他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抢救自己的亲人和周围的其他人。他们用双手搬掉破碎砖石，在废墟中拼命挖掘，全力抢救遇险的人们。指甲掉了，鲜血淋漓，全然不知；饥渴、伤痛，全然不顾。被救出的人，只要四肢能活动，马上又去抢救别人。抢救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们来不及悲伤，也没有眼泪，为抢救遇难同胞，按照瞬间选定的目标，一刻也不停歇，忙乱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天大亮了，废墟浅层的伤员已基本被扒救出来。但是，赤手空拳的人们，耳闻从废墟深处传来的一阵阵哀号和呻吟，再也无能为力，他们实在无法搬动沉重的水泥板和巨大的砖坨。只有在此时，筋疲力尽的人们才不得不坐在地上喘息一会儿。然而，也就在这时，人们才顾得上打量一下四周。周围是那样陌生，仅仅由于瞬间的抖动，一切全都改变了模样。昔日的楼群、街道，以及由各种建筑物围成的狭小空间不见了。放眼四顾，空空荡荡，一片残垣断壁，那些由断梁碎砖组成的废墟，像一座座坟茔，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昔日赖以生存的一切已不复存在，亲手创建的家园已荡然无存。然而，死去的亲人和破碎的瓦砾摆在眼前，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灾区的医务工作者，包括厂矿、企业的医务人员和受过战备

救护训练的业余卫生骨干，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就自动担负起了抢救伤者的责任。从最初的扒挖遇险人员到指导别人救护，以至最后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抢救群体，从设立临时包扎站到建立医疗点，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与死神争夺生命，使许多伤员幸免于难。

唐山市路北区西工人新村街道群防站于地震前5天建站，有42名群防员接受过训练，地震后除13人震亡、3人重伤外，全部就近投入抢救伤员的工作。群防站副站长陈连功脱险后，利用在废墟中扒出的半瓶红药水，给40多名伤员进行紧急救护处理；没有药棉拆被套，没有药布撕背心。一个六岁孩子被从废墟中救出时脸色青紫，呼吸全无，她立即为他进行人工呼吸，终于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在市郊和农村，乡村医生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救护技术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在抢救、治疗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地震当天上午，他们为绝大多数伤员做了包扎处理。有的伤员伤及膀胱，急需导尿，情急之中，乡村医生把抽出内芯的塑料电线用开水冲洗后代替导尿管；有的伤员大便不通，他们就用小瓶装上肥皂水，为伤员灌肠，用手抠出粪便；有人窒息，他们就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危重伤员及时脱险。

丰南县爽坨公社双港大队乡村医生郑立合，地震时全家5口人被压在废墟中，自己腿部受伤。他从废墟中爬出来后，不顾家人的呼救首先去抢救群众。他先抢救出郑月榕一家老小，又对4名已停止呼吸的伤员进行急救，使他们转危为安。他拖着伤腿，爬进倒塌的医疗室，扒出药械，连续抢救、处理伤员40多名。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至中午，他肿胀的双腿已无法走路。一辆马车赶过来，农民郑玉光躺在车上，一堆肠子拖出腹外，生命垂危。郑立合立即用马车作手术台，给郑玉光实施手术。没有酒精就用白酒代替；没有生理盐水，用开水临时配

制；没有持针器，用手缝；由于腿伤而无法站立，由别人抱着继续工作；累极了，昏过去，醒过来继续手术；终于，挽救了郑玉光的生命。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努力，全村 200 多名伤员都得到救护处理。

实践表明，在震后极短的时间内，在外地救援医疗队到来之前，灾区医疗力量及时投入抢险，就地迅速发挥作用，对于争取抢救时间，抑制伤员伤势恶化，减少伤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面对惨烈的震灾 唐山工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地震灾祸骤然降临的瞬间，许多人舍生忘死，坚守岗位，排除险情，防止了灾情的进一步扩大，为震后顺利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唐山电厂，当厂房剧烈晃动之时，玻璃碎片和水泥石块像疾雨一样从空中落下，砖墙铺天盖地地倾倒。几秒钟内，设备掉闸，全厂停电，周围融进一片黑暗。控制室内五位年轻女工负责的两台 38 米高的高压锅炉，炉温高达 540 摄氏度。在地震波的冲击下，楼板在脚下断裂下沉，房顶的水泥板在身边塌落，滚滚气浪夹着煤粉向她们扑来，锅炉里的水蒸气冲开安全阀，以百余公斤的压力猛烈喷出，发出刺耳的尖叫，情况万分危急。在此情况下，如不立即关闭电闸门，就可能引起气鼓爆炸，危及全厂。然而，由于电源被破坏，闸门失去了自动控制能力，必须实施人工操作。女工们以惊人的毅力，临危不惧，用尽平生气力，转动闸门的手轮，坚持把所有的闸门全部关闭后才撤出现场。

当大震来临的瞬间，开滦矿务局林西矿 5 号井绞车司机吴显东正在把最后一斗煤提上来，打开离合器进行例行检修。地震发生了，大地抖动，整个绞车房在一片黑暗中剧烈摇晃，屋脊发出阵阵断裂声，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但是，作为绞车司机，吴显

东当然懂得，当时的关键是要关闭电闸，防止煤斗失控下落，保护矿井安全。在断裂的墙壁向他砸来的瞬间，他以异乎寻常的镇静，采取紧急措施……矿井保住了，但吴显东却牺牲了。找到吴显东时，人们发现，闸把打在零位，吴显东被砸断的右手还紧握着闸把…

地震发生时，唐山地区邮电局发行投递科分检员巩惠敏正在一楼值班，楼板即将塌落，窗口就在身边，但她没有考虑个人脱险，而是抓起一袋袋邮件扔出窗外。楼板塌落，她被埋在废墟底下。解放军救灾人员打了4米深的洞找到她，她的双腿仍被水泥板压住而不能脱险。在这生死关头，她镇定自若，仍把邮件一件件递出来，连散落在身边的23枚邮票也捡了出来。经过55个小时的紧张抢救，她被救了出来，但终因伤势过重而英勇殉职。根据她生前的请求，中共唐山邮电局党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驻防唐山地区的解放军官兵，在营房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人员和装备大部被埋压、又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临危不惧，行动果断，迅速组织自救互救，很短时间内部队就恢复了战斗力。他们在地震灾难突然发生的危机时刻，抢救遇险群众，保护国家财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震后15分钟，驻守在唐山郊区的北京部队某炮团立即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四项决定：

1. 各连把武器装备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全团立即投入抢险救灾；
3. 迅速沟通各营和对上级的通信联络；
4. 由副团长带一部电台，到郊区和市区查看灾情，将情况随时报告团部。同时，立即起草电文，将唐山灾情和部队的损失情况向上级汇报。

而后，部队出发，全力投入抗震救灾。

地震时，解放军驻唐某部 589 团的营房全部倒塌，营区 1800 多人遇险。团长、政委带伤坚持指挥救灾。由于指挥得当，全团除 3 人震亡外，其余官兵半小时内全部脱险。接着，全团官兵开赴附近矿区和农村救灾抢险，当天即救出 1251 名被埋压的群众。

解放军某部驻迁安县二支队于地震后半小时出动 5000 余人、100 多辆汽车，当天救出遇险群众 2000 余人；驻迁西县 61 支队组织 1000 余人的抢险队伍，顶着暴雨，火速开进，于 28 日下午 3 时赶到唐山市区，全力抢救遇险群众。

据事后统计，驻唐部队仅占解放军全部赴唐救灾兵力的 20%，但他们救出的被埋压群众达 15893 人，占解放军救灾部队全部抢救人数的 96%。

在地震发生的紧要关头，人民解放军驻唐部队还执行了一系列特殊的任务，保护了重要目标的安全，维护了救灾秩序，为抗震救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唐山军分区唐山地区第一劳改队独立 3 团担负着河北省第一劳改总队第二劳改队的看押任务。地震后，监狱围墙倒塌，电力断绝，通信失灵，大部分管教干部和部分执勤人员遇险。地震时，5 连战士李贵海从 7 米多高的哨楼上被抛出来，足部骨折。他忍着巨大的伤痛站立起来，挪到哨位附近鸣枪示警，在哨位上坚持了两个多小时，防止了意外事故的发生。担任唐山地区第二劳改队执勤任务的 5 连指战员于震后 3 分钟占领了预定位置，有效地控制了混乱局面。

地震后，陡河水库大坝遭到严重破坏，坝体下沉，裂缝交错，有的裂缝宽愈 1 米。适值大雨倾盆，水位不断上涨，大坝随时有决口的危险。陡河水库位于唐山市区上游 20 公里处，储水 3600 万立方米，水库底部高出唐山市区 10 余米；如果大坝决口，整个唐山将荡然无存。为保住大坝，驻守在唐山市郊区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师 50 团董副参谋长带领 12 名战士，一边巡逻警戒，一边开闸放水。几十吨重的闸门，平时靠电机起动，震后电源断绝，只能靠人力提闸，手摇起动机转动 100 圈，大闸仅提升 1 厘米。战士们连续工作 10 小时，终于把 4 座闸门全部开启，及时排除了险情。

但是，在那个社会管理体系暂时失控的“自由空间”里，一些人隐藏在心底的丑恶心理开始恶性膨胀，在唐山地震现场的个别角落里，也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丑剧。

一个老妇人走到一具男尸前痛哭：“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看看四周无人，摘下男尸的手表走了。她就这样边哭边摘，当被群众抓住时，她胳膊上已套了好几块手表。

在一个粮店前，几个人在争抢食用油。有人上前劝阻，一个正往外推着一桶食油的年轻人蛮横地说：“这么大的地震，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拿点东西吃算什么？”说罢，推着油桶扬长而去。

地震以后，市区的幸存者纷纷逃向郊区。但是，与逃难的人流相反，从郊区向市区逆流而上者也大有人在。虽然更多的人是为解救自己的亲人，但也少数人是去发国难财。在逃难的人群中，也间或看见“发财”回来的“幸运者”。他们背篓里放着崭新的暖瓶和饭锅，肩上扛着大捆的布料，自行车后架上拖着缝纫机头和座钟，大车上拉着成排的自行车……

抢劫，在 28 日下午达到了高潮。一些利令智昏的人，跑到商店的废墟上，成箱地往外抬罐头、糕点、烟、酒，整擦地扛着衣服，整匹地往外扛布料，从吃穿应急物品到其他日用品，最后扒出什么要什么。他们不仅扒商店，还扒商品仓库。仅唐山地区直属的 30 个仓库中就有 4 个被严重哄抢，遭到部分损失的仓库有 14 个；唐山市糖业烟酒公司所属 2 厂 4 库的物质损失达 70%，折款 200 余万元。

城市虽毁，正义还在。许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28日凌晨，担任巡逻任务的城市民兵一经脱险，立即走上街头，紧急维持社会秩序。地震后仅几十分钟，唐山市已有好几支职工队伍在自动执行巡逻任务。

唐山市西北井粮库驻库的13名民兵在连长张景龙和女排长唐兰的带领下，震后立即在粮库周围进行巡逻，保住了近2000万斤粮食。新市区商场脱险的6名民兵中，4人负伤，他们仅靠一件武器、4条棍子守护商场，保护了价值200多万元的1万余种商品。

据开滦马家沟煤矿工人回忆：29日，开平附近的冷食厂仓库倒塌，许多人成箱成箱地往外扛罐头，有人甚至推来了架子车。就在此时，路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年人。他身穿背心、短裤，满面灰土，胳膊上还有血污，手中拎着一支驳壳枪。他朝人群大声喊话：“不许抢东西！不许抢东西！”但任他怎么喊，人们还是照样往外搬。他见喊话没有奏效，就朝天放了一枪。搬东西的人们愣了一下，不知谁说了一句：“他不敢朝我们开枪，赶紧搬。”于是，人们又开始搬箱子。中年人突然端起枪，朝着为首的连打几枪，一个人被击中大腿，躺在地上连声嚎叫。抢罐头的人们害怕了，丢开箱子四散跑掉。一场抢劫被制止了。后来，仓库的食品全部分给了灾民。

在解放军、民兵、公安干警和市民的密切配合下，地震以后，唐山全区的106个银行、储蓄所，708个重要仓库，55座桥梁，22处变电站，8处通信枢纽，1146个粮站都及时得到了保护；唐山市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和重要设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地震毁掉了唐山，那些社会管理者们同样遭到了厄运，但

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灾难发生的关键时刻，在生死攸关的一刹那间，他们舍生取义，毅然履行自身的职责，使自己的生命闪烁出高尚的人格光辉。

唐山地委常委、唐山军分区政委肖刚志被埋在废墟底下，尽管灰土呛人，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意识到发生了强烈地震，需立刻组织救人。黑暗中，他摸到了自己的病理鞋（他的右腿被日寇炸伤致残）和儿子的一只解放鞋，挣扎着爬了出来，迅即跑到机关大院呼唤自己的战友。作战科长王福基、副科长李荣春和政治部主任应声跑来。肖刚志指示政治部主任马上赶到军分区招待所（那里住着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和武装部长）组织救援，李荣春去机关宿舍，王福基设法向北京军区报告灾情。肖刚志自己则去地委机关寻找其他地委领导人。

肖刚志赶到地委，天将破晓。地光闪烁，余震频频；路边的房子还在不断倒塌，呼救声不断传来。地委大院的大门坍塌了，只剩一堆碎石。前面是地委书记何毅的住所，远远望去，何毅的女儿披着一条破床单，坐在坍塌的屋顶上哭泣。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苏天民和另外几个人正在废墟上扒挖石块，进行紧急抢救。但是，几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可以看出，他们虽然竭尽了全力，但进展依然不大。

肖刚志找到苏天民问：“何毅同志怎么样？”

“何毅同志可能遇难了。”苏天民停下了手。地震以后，苏天民从废墟中爬出来，丢下妻子和孩子跑到地委大院汇报灾情，没想到地委办公楼已成一片废墟。何毅是唐山地区防震抗震领导小组组长，曾多次召集地震工作会议，与苏天民工作中交往甚密。如今，地震发生了，何毅首先遇难，苏天民心中格外酸楚。

“缓一下再扒尸体，这里有他们几个，咱们先找找第一书记。”肖刚志说。震前第一书记李悦农因病不能视事，暂时在家养病。

他们向地委后院跑去。

唐山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已被扒救出来。地上铺了一床棉被，李悦农身穿短裤和背心，躺在被子上，地委机关医务室的大夫万国忠正在为他施行人工呼吸。见到肖刚志，万国忠忙站起身来，对肖刚志悄声说：“李书记不行了。”

肖刚志握着李悦农的手，注意到李悦农身上隐约有一两处青黑色的痕迹，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尽管体温尚存，但脉搏已停止了跳动。

“先包起来，抬到一边吧。”肖刚志放开手，低声吩咐道。

肖刚志转过身来，询问代理第一书记牛勇的下落。只见牛勇的司机刘振仕在地上写下“商业楼 239”几个字。显然，这就是牛勇的住所。刘振仕坐在一块水泥板上，身上披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嘴唇肿起，嘴角流着血，显然是受了伤，讲话非常困难。

苏天民忽然想起，刚才他来地委机关路过商业服务楼时，看到楼房从四楼一直垮到一楼。239号房间，苏天民前几天刚刚去过。前不久，京、津、唐、渤地区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时，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查志远曾在那里住宿。当时，苏天民随查志远和国家地震局的几位领导拜访服务楼的主任时，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房子倒是挺漂亮，只是这些高级房间的二层到四层都是悬挑走廊，也看不到有什么防震措施，如有地震发生，抗震性能不会太好。此话不幸言中，如今，房子一塌到底，距查志远讲话只有半个月。

商业服务楼倒塌了，239号房间已不复存在，牛勇究竟被埋在哪儿谁也不知道。面对巨大的废墟，人们赤手空拳，默然无语。然而，苏天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妻姐7月27日晚上由遵化来唐，就住在同一栋楼的137号房间，当时或许已经遇难。她的遗体被从废墟中扒出来，已是震后第十天了。

肖刚志回到地委大院，只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钟占一头上

裹着白布，被人搀扶着走过来。听了钟占一的介绍，肖刚志才知道地委书记付景瑞、副书记强华、秘书长劳恩仓、组织部长耐松等领导人已不幸遇难，他心中不胜悲痛。

肖刚志认为，当时急需组织力量抢救被埋压的群众，并提议到各县调集力量来唐救灾。钟占一同意肖刚志的意见，同时建议向各县发出通知。也不知人们从哪儿找来纸和笔，由钟占一执笔，当下形成五条意见：

1. 各县组织民兵、青壮年，带汽车及救灾工具速来唐山救灾，能来多少来多少，把伤员带回治疗。

2. 迅速检查各处河流堤坝，组织抢险，防止发生水灾。

3. 抢修公路桥梁，哪儿有险情在哪儿修，保证交通干线畅通。

4. 准备熟食、水，陆续送进市里，特别是水。以后算账。

5. 搞好社会治安，各县领导人要搞好分工，做到生产、抢险两不误。

当时，肖刚志和钟占一并不知道地震灾情究竟有多严重，也无从考虑周围各县是否也可能遭受同样的灾难。但是，就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而言，这五条意见不能不说是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救灾应急部署。

条子写好后，由肖刚志、钟占一签名，同时使用中共唐山地委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名义。

人们找到两部汽车，权且充当发送紧急通知的工具。一路由王树荣去乐亭、昌黎等东部各县作口头传达；另一路到玉田、遵化等县。一位腿部受伤的司机，自告奋勇去执行传达任务。人们从乱石堆中勉强清理出了一条通道，汽车摇晃着开出去了。

此时，地委常委曹子栋也从丰润县赶回来。丰润县城紧邻唐山市。震前，曹子栋在丰润县检查工作，住在招待所。地震发生后，当曹子栋从摇摇欲坠的屋子里跑出时，呼救声和哭喊声已经响成一片。他意识到唐山市震灾可能会更为严重，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他赶到丰润县邮局，但电话不通，话务员急得满头大汗，正在排除故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空军某部遵化机场取得了联系。曹子栋随即口授电文，由机场用军用电报向空军司令部报告：

请转告河北省委，唐山发生严重地震，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请即组织救援。

电报署名曹子栋。随后，曹子栋乘车返回唐山。

事有凑巧，正在北京的空军某部副政委曾广富知道曹子栋是唐山地委副书记，见到电报后，立即向首长作了汇报，电报随即转发河北省委。后来查明，这封出自唐山地委领导人的灾情报告，对于中央和河北省委及时掌握灾情、部署抗震救灾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大灾当前，事不迟疑；组织救灾，刻不容缓。三位常委稍作商议，即达成一致意见：由他们三人组成唐山地委抗震救灾的临时领导机构，由肖刚志负责。此时，脱险的地直干部陆续来大院报到，唐山地直系统救灾工作迅速展开。

29日，省委任命了新的地委救灾领导班子，他们这个领导小组也就自动撤销了。没有记载，没有报道，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有过这样一个组织，当事者也不再提起。

时间如流水，似乎已把往事冲刷得无影无踪。但18年后，当笔者坐在肖刚志的面前时，采访触动了他埋在心底的隐痛。他低声呼唤着遇难战友的名字，语调悲怆，神情极度悲哀，情景催人泪下。

市委领导人的伤亡要比地委轻得多。

市武装部政委刘萍被武装部部长孟华从废墟中拉出来，带着满身的伤痕，没顾得看一眼压在废墟底下的妻子和孩子，对孟华说：“走，看看书记们去。”按刘萍当时的想法，找到市委，迅速组织救灾机构，这是开展救灾的关键。

他们首先把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从废墟中扒救出来。许家信、孟华和刘萍只穿背心和短裤，互相搀扶着走了几步。许家信说：“先了解一下开滦的情况。”按常规，开滦煤矿当有几千名工人正在井下作业，他惦记着他们的安危。

许家信等人来到门前的马路上，登上巨大的废墟，环视四周。在闪烁的地光映衬下，右边的唐山煤矿厂房已经倒塌，弥漫的尘土还没有散尽，常转不息的天车也停止了转动；左边的七层大楼，水泥板下落，楼体变成一座由废墟堆成的小山。一阵阵呼啸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情况万分紧急！

“老孟、老刘，咱们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儿！”许家信低沉而坚定地说。

孟华、刘萍紧紧握住许家信的手：“家信同志，下命令吧！”

紧要关头，彼此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体现得清清楚楚。

“老孟，你随我就地指挥；老刘，快到医院去，看能不能接收伤员！”作为侥幸脱险的幸存者，许家信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唐山劫难的严酷程度，或许他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开滦医院早已不复存在。

“是！”刘萍顾不得包扎一下正在流血的伤口，赤着脚向医院跑去。

刘萍在废墟中穿行。哪里还有医院的影子？大地像行驶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颠簸不止；又一阵轰响，危楼残壁彻底坍塌，滚滚烟尘冲天而起……刘萍情知无望，心情焦急万分。

“医院已经倒塌，无法抢救伤员，怎么办？”刘萍气喘吁吁地

跑回来报告。

“设法直接向中央报告灾情。”许家信又一次发出指示。

然而，微微暑色中，西山口邮局已成废墟。震断的电话线从电杆顶端垂下来，伴随着地震波惊惧地抖动。刘萍明白，与外地的联系已被彻底阻断了。

正在慌急间，从远处跑来一个人，向许家信报告说：“我是郊外载波机务站的，那里有地下电缆通向北京，国务院已打来电话，找领导同志了解灾情。”许家信立刻派刘萍前去汇报。恰好，正有一辆吉普车开来。刘萍挥手拦住汽车：“我是武装部政委刘萍，借用一下你的车子，向中央报告唐山的灾情！”

司机急忙调转头：“快上车！我拉你去。”刘萍飞身上车，汽车急驶而去。

地震前，唐山市武装部副政委韩敏带着几位科长和参谋人员在马家沟矿总结民兵训练经验。强烈的地震波把他惊醒，他跑出屋外，余震尚未停息。武装部的同志们陆续集合在一起。韩敏惦记着机关，对马家沟矿民兵负责人稍作指示后，立即带人徒步赶回唐山找市委接头。

此时，许家信和孟华正站在市委门前的废墟上指挥救灾。许多单位的人都来请示对策，许家信告诉他们，快去救人，能救多少救多少。煤炭研究所的老书记跑来，找孟华要部队。孟华说：“没有部队，你快回去组织自救。”老书记调头又往回跑。

说是指挥，其实并没有任何具体措施，无非是告诉人们“马上组织自救”，“开展抗震救灾”。地震毁灭了一切，社会组织体系遭到重创已面临瘫痪，社会管理者也成了灾民，面对在废墟下呻吟的几十万灾民，许家信能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但是，当那些向市委请示办法的人们从这里转身跑开的时候，一扫原有的恐惧和绝望，已是信心倍增，成竹在胸——他们见到

了市委，有了市委的指示，他们心中有了底。全市有组织的自救活动从此展开。

天色发亮，幸存的武装部干部们从废墟中爬出来，从四面八方跑向市委所在地。市武装部动员科科长王克远、作训科副科长李占奎从瓦砾堆里抽出武装部的牌子，拂去上面的尘土，捆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他们说：把武装部的牌子挂起来，让全市人民都知道，武装部还在，唐山市的武装力量还在，这里就是救灾指挥部。

许家信和孟华心里明白，此刻，他们脚下的这片废墟，是市委所在地；他们几个人代表着市委，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每句话都可能关乎许多人生命的安危。目前，必须尽快组织起来，对全市救灾实施有效指挥。然而，他们身边只有三五个人，手中连一块纸片也没有。因此，当韩敏等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当即宣布他们留在指挥部听候调用，并命令韩敏设法组织救灾指挥部。

大地还在颤抖，人们生死难料，到哪儿去找人？指挥部究竟应该怎样设？韩敏想到自己的车，如果有车找人就方便多了。但汽车已被砸坏，留在马家沟矿；而且，远水不解近渴。突然，他脑子一亮：“市汽车公司有汽车，弄一辆来，就可办公，而且可以到处流动，指挥灵活方便。”于是，他向汽车公司跑去。

不多时，一辆大轿车开过来，到许家信身旁嘎然而止。汽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李玉珍和几位职工向许家信报到：“我们的100多辆汽车完好无损，听从市委指挥。”望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许家信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

下午，唐山市基层武装部长紧急会议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轿车旁召开了。刚从废墟下脱险的20多名武装干部，不顾自己尚未脱险的亲人，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顶着一头一身的灰土，来这里领取指示。

在废墟旁，在紧张地扒人救人、尸体遍地的救灾现场，孟华部长和韩敏副政委对围在身边的民兵干部发出指示：“不要哭，要鼓起勇气！市委正在组织抗震救灾，中央也会派人来！要组织力量救人，要组织民兵护厂，维护社会治安。关键时刻，要体现共产党员的本色

会散了，民兵干部们奔向各自的岗位。他们在路上奔跑着，已经在筹划本单位的救灾部署。他们的神色依旧紧张，但与开会前判若两人。其实，当他们来到会场，看到市委书记和武装部领导人，看到作为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大轿车，悲观失望的心情就被打掉了一半。

笔者无从知道这些民兵干部走出会场后的工作情况，但可以肯定，会议以后，唐山市的民兵、职工和市民被迅速组织起来，抢救伤员，掩埋尸体，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在地震后短暂的混乱期间，他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7月28日凌晨，唐山市邮电局郊区载波机务站。

离开唐山市区，这里的震害似乎轻了许多。然而，强烈地震也使这座小小的机务站受到严重的破坏：水塔、烟囱倒塌，通信设备位移，电源中断。在震后的瞬间，机务站失去了工作能力。

大地还在猛烈颤抖，机务站的职工们跑出宿舍，直扑机房。值班员紧急启动柴油发电机给线路供电。干线电缆接通了，耳机中传来外地机务站呼叫唐山的信号，而唐山方向却寂静无声。迹象表明，通往市区的线路已被全部阻断。

5时15分，机务站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职工们向北京报告了机务站的灾情和通信阻断情况，可是唐山市区灾情如何，他们尚无从知晓。机务站负责人史俊海当即决定，派人进市区了解情况 尽快恢复与市区的通信联系

震后的唐山面目全非，邮电局原址已无法辨认。进市区的同

志在瓦砾中穿行，惨烈的震灾使他们心惊胆战。慌乱间，他们遇到了唐山地区长途线务站站长冯志发等几位同志。震后，冯志发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救出遇险职工，马上到郊外检查线路。当发现各方向线路均被阻断、短时间无法修复时，决定赶回市区再想办法，正巧与载波机务站的同志碰在一起。此时，大约是7时左右。

冯志发赶到载波机务站，拨通邮电部值班室电话汇报灾情：“唐山的房子已经全部倒平，通信全部阻断，到处可见遇难者尸体，伤亡人数不详，要求给予支援。”随后，再叫通国务院办公厅进行汇报。与此同时，在另一部电话机旁，通信站工作人员正向石家庄河北省邮电管理局报告灾情，时间是早晨8时。

9时左右，国务院通过北京长途电信局向唐山载波机务站询问灾情，并指示马上找到市委领导向国务院汇报情况。冯志发和史俊海再度赶往市区寻找市委领导人。

当唐山市武装部政委刘萍接通北京电话时，已接近上午10点钟。以后，整整7个小时，刘萍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通过这条线路，不断地把唐山市及其周围地区的灾情收集上来，再向北京作出汇报。当他离开机房的时候，在他站着的地方印下了一片血迹。

11个小时过去了，刘萍水米未进，眼前直冒金星；负了伤的两条腿肿了起来，每迈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可是，当他听说河北省委、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已来到唐山机场的时候，立即振作精神，赶到机场，再次提供震灾情况。

唐山灾区领导人在那灾难降临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主动地担负起抗震救灾的责任和义务，在震后的废墟上竖起了抗震救灾的大旗，使瘫痪的社会组织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生机。他们的形象给受灾群众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增强了他们争取生存的勇气和战胜震灾的信

心 他们的果断决策和有效行动 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工作的全面展开，对于避免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唐山机场距唐山市 9 公里，这座小小的飞机场，也同样遭到地震波的洗劫。解放军官兵们一经脱险，首先想到的是抢救战友和设备，立即进入临战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座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机场，因其在随之而来的抗震救灾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一跃而被全世界所瞩目。

地震后仅仅几分钟，刚刚脱险的机场调度员即来到调度楼前等待命令；家住机场附近的干部们也撇下妻子和孩子，火速赶来报到；机场周围的群众也纷纷跑来报告灾情。在巨大天灾突然降临的危难时刻，唐山机场成了附近灾民寄托希望的惟一所在。

情况十分严峻。由于通信中断，唐山机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再看 9 公里之外的唐山，昔日满城的灯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黑暗。很明显，那里遭到了巨大的灾难，迫切需要救援。但是，要启用机场，必须要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沟通与上级的联系。

飞机场场站党委提出：以临战姿态，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沟通与北京的联络。

通信一连连长李增顺赶到收报房，带领战士们冲进频频摇晃着的器材库，抢出了 6 部收报机；报务员李朝文从倒塌的报房中扒出了电台的全部联络资料；赵海林抢出发报机；肖子琼在伤痕累累的机房开机发电……

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因通信设备损坏严重，对外联络一时竟难以恢复。

细雨霏霏，余震不止，灾难之夜竟有了更多的寒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过，难耐的时光每一秒都显得异常艰涩和沉重。机场首长明白，在通信设备尚未修复的情况下，应当派飞机去北京向党中央直接报告灾情，请中央立即采取救灾措施。

机场调度室主任遇难，副主任李声堂主动挑起了指挥的重担。他和年轻的调度员们一起，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局面：按常规，派飞机去北京，必须首先沟通与北京机场的联络。但是，机场导航台遭到破坏，仅有一台机器尚可使用；指挥密语、导航资料被破碎的砖石埋压在三层楼的值班室里，在阵雨频频、浓云紧锁的情况下，要保障飞机安全升空，其困难可以想见。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抢出飞行资料，做好安全接送飞机的一切准备。

危急时刻，官兵们表现出了卓越的战斗精神和实战才能。

气象台的同志们从房屋的废墟中抢出了仪器和资料，并立即对机场上空的气象条件作了分析，果断地作出了飞机可以起飞和机场可以接受飞机的判断；调度员于振兴、苏悦林等从倾斜欲坠的楼中，两进两出，抢出了指挥密语、代号等航行调度文件；副师长王文礼、副参谋长王章群迅速查看了跑道，确信跑道完好。在唐山机场作短暂停留的甘肃武威空军里-2型飞机机长高永发主动要求执行赴京报告任务；另一架陕西咸阳空军运-5飞机的机长张殿山提出，可启动飞机发动机，利用飞机上的短波电台，临时担当对空联络任务。

唐山机场就像一架遭到破坏的机器，经过简单的修复，强行启动了。

凌晨5时，对飞机起降进行引导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6时51分，机场上空微微放晴，抓住这宝贵的时机，信号弹腾空而起。里-2飞机冲出跑道，射向空中，载着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参谋张先仁，肩负着灾区百万人民的希望，拨云破雾，飞向首都北京。

8时02分，一架米格-8型直升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空军某部副师长王虎坡和调度室副主任李声堂赶到飞机前。“飞机的任务是什么？”李声堂问。

“寻找震中。”飞机上的人回答。这是国务院派往震区寻找宏观震中的飞机，机上有解放军总参谋部、空军航行局、国家地震局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显然，他们还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

“据我们判断，震中在唐山市，机场已有许多从市区跑出来的伤员。”李声堂扼要地介绍了情况。并说：“这里的水泥跑道可以起降飞机，希望马上派飞机组织空运。”他心急如火，尽管并不清楚每一位飞机乘员的身份，但还是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现在我们怎么办？”飞行员有些茫然。

“起飞，继续侦查。”李声堂向飞机驾驶员建议，同时交代了侦查的方向和细节。

飞机再度起飞。

“看到唐山没有？”眼看飞机抵达唐山市区上空，李声堂通过无线电话向飞行员发问。

“看到了，唐山没有了。”耳机里传出飞行员颤抖的声音。是的，他看到了唐山，并第一次把震后毁灭了的唐山摄入镜头。通过这张照片，国家领导人真正了解了唐山震灾的严重性。

眼看着飞机逐渐退出了视野，李声堂心中感到一阵阵恐怖。

第二章

决策紫光阁

一

地震波传到北京，惊动了北京京西宾馆和西郊八大处。

地震之时，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正在北京开会，他们住在京西宾馆。7月27日夜，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接见了他们，到谈话结束时，已近28日凌晨2时。

北京的这个会实际是个马拉松式的“学习班”，是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后期所谓保定问题而专门为河北省委举办的。从6月中旬开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河北省委常委们被集中在京西宾馆，天天讲“认识”、谈“体会”，间或有造反派代表当面进行“开导”，加班熬夜从不间断。27日开了一天会，人们早已头晕目眩，疲惫不堪，又被接见到凌晨2时，加之常委们年事已高，早就难以支持。七八月份的北京，虽然已是深夜，但闷热不减，很难入睡。当他们感到地球的颤动时，不少人的安眠药物尚未发挥作用。

地震之后，人们很快从楼上跑下来。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很着急：“这么大的地震，离北京肯定不远。赶紧给家里打电话，问哪里受灾。马力（河北省委副书记）在哪儿？叫他来。”

石家庄的电话接通了，对方说震中可能在石家庄西南。常委们对此并不相信：“在石家庄西南，北京还这么大的动静，石家庄早就该没有了。”虽然对方回答并不理想，但至少可以认定，

石家庄并非震中地区，常委们的注意力当即转向北京以东。几经周折，找到了廊坊地委副书记贾汉民。贾汉民正在组织勘察灾情，显然，他已经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讲话也透着几分急躁：“这里够呛！有倒房子的，地面有冒水的，街上也乱了套，具体情况正在了解。”

由香河县转天津市电话不通，向唐山打电话也无法取得联系，十有八九是地震所致。虽然没有正式消息，人们心中已经有数：廊坊以东震灾严重。

天刚放亮，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应召前往中南海听取中央指示，其余人则原地待命，继续收集地震情况。

唐山地震，北京强烈有感。中央有关领导人立即赶往中南海，组织抗震救灾。国家地震局的分析人员测定出微观震中，但无法确定宏观震中和具体灾情。中央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迅速查清宏观震中并报告灾情。在对唐山灾情有了概略的了解后，中央当即决定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由纪登奎负责，陈永贵、吴桂贤、陈锡联为成员，并决定由陈锡联负责调动部队，赶赴唐山救灾。为落实抗震救灾工作的部署，中央紧急召开国务院有关部门会议。当刘子厚等人进入中南海时，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临时会议的各部门领导人已陆续抵达。

天低云暗，细雨霏霏。庄严肃穆的紫光阁内气氛更加凝重。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领导人将唐山震情向刘子厚等人作了简短通报。李先念当即指示，学习班暂时停止，河北省委马上飞赴唐山，全面做好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并指示由刘子厚、北京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和一位副政委负责组织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由刘子厚负责，北京军区人选由北京军区自行决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唐山抗震救灾指挥核心的三人小组。

刘子厚从中南海回到京西宾馆，立即召集省委常委们进行紧急部署，决定吕玉兰和尹哲（均为省委常委）赶回石家庄，和省

委留守人员一起，全面部署支唐工作，其余人员到唐山执行救灾任务；由马辉负责与北京军区联系，请北京军区参加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的同志，到南苑机场会合，一起飞赴唐山。

作为军事指挥员，马辉对救灾组织的考虑似乎更为周到。他打完电话，随即对秘书作出指示：“这次去唐山，情况很难说，把有关物品都带上，告诉省军区，叫李（希恩）参谋长检查线路，通信很重要。”

由于河北省军区首先抓紧了唐山救灾现场通信体系的建设工作，对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初期指挥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马辉给北京军区打电话的同时，北京军区肖选进副司令员和万海峰副政委正行进在去机场的路上。

天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天地一片灰蒙蒙，连路边一晃而过的大树都成了黑呼呼的影子。从前排座位上警卫员的肩膀上望出去，只能看见雨点打在车头黑色钢板上溅起的巨大水花。与河北省委领导人不同，肖选进虽然还不曾到达灾区，但通过部队系统收集的情况，他对唐山的灾情已有所估计，清楚地意识到唐山震灾非比寻常。眼下的唐山，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死去，在他的脑海里，不时幻化出唐山灾区的惨烈场面，构思着救灾部署和一个个需要马上采取的措施。责任与使命使他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跨到唐山。

18年后，笔者采访了肖选进。虽然已74岁高龄，但他依然神情矍铄，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7月28日凌晨，肖选进正在军区作战室值班。地震后，他指示作战部立即查明震中位置。很快，各部队有了回音：有震感，破坏不大，惟有天津和唐山联络中断。情况表明，震中极有可能在河北省东部。刚刚向中央军委汇报完毕，随后接到陈锡联司令员打来的电话，指示部队作好救灾准备。

与此同时，各部队纷纷来电报告情况。

8时14分，空军某部报告：“（唐山地区）地震严重，房子几乎全部倒塌，通信中断，现正组织抢救，请中（央）办（公厅）、（河北）省委火速来抢救，唐山机场可降飞机。”

8时58分，炮兵某部报告：“昌黎一带大地震7级，震中渤海湾，伤多人，部分车辆被砸坏。”

位于震中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5医院也与军区沟通联系：“医院建筑物全部倒塌，我们的人95%压在（废墟）下面，无力抢救。”

北京军区判明震中在唐山，并立即上报军委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迅速作出决定，首先派一位副参谋长携带电台，乘飞机赴唐山了解情况；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方向定为唐山；将准备去香河一带救灾的某坦克师调往唐山；同时决定，北京军区立即组织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去唐山工作。

有关部队纷纷作出救灾部署。

北京军区某装甲部队作出决定：坦1师装甲步兵团两个步兵营和其他各团留守人员及相应车辆，立即作好准备，到震中地区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坦1师副师长组织指挥组前往震中地区；师、团首长和参谋人员建立双值班制；指定坦6师准备50辆汽车，坦6师24团作为军区和装甲兵抢险预备队，随时作好机动准备

第38军作出决定：部队进入临战状态，迅速收拢，抓紧进行救灾准备；组建全军先遣组立即前往震中地区。

工程兵某部立即停止施工，准备器材和警戒武器，作好救灾准备。

——老将军双目炯炯有神，侃侃而谈，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年代。

7月28日下午1时20分，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领导人的座机腾空而起，向唐山飞去；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

南军区的 12 万救灾部队向唐山灾区全速开进。

随着唐山灾情的逐步明朗，党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救灾决策。

地震当天，中共中央即给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北京市委、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慰问电：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工人、农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设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直接领导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29 日，中央组成慰问团，分三路赶赴灾区向救灾人员和受灾群众进行慰问。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唐山成立后，国务院派出联合工作组常驻唐山机场，对唐山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并负责协调和组织重大的救灾行动。

为发动全省人民投入抗震救灾，河北省委于 7 月 28 日向各

地区地委和全省人民发出通知：

今晨3点40分左右，在我省唐山、廊坊一带发生7.8级地震，唐山地区和唐山市人员、财产损失严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非常关怀。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采取了措施。子厚、马辉等同志已经赶赴唐山，亲自指挥抢救工作，省委派出了慰问团。省委要求全省动员，支援唐山等地震灾区。

为做好抢救工作，除有的地区组织医疗队出发去唐山外，请你们抓紧再从地、县抽调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由干部带队，自带车辆、医疗器械和药品，随时待命出发去唐山市，各地、市还要组织汽车队，准备好苫布、席子、粮食等抢救物资（数字报省财办），准备随时调用。

中央慰问电和河北省委的通知，是向全国特别是河北省发出的支唐动员令，全国各省、市及河北全省迅速开展了对唐山灾区的大规模支援活动。一场气壮山河的唐山抗震救灾斗争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

18年后，已退出工作岗位的北京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将军，对地震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作了这样的评价：

“唐山抗震救灾是大部队行动，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到达现场发挥作用。向全国和全省人民发出通电，组成前线指挥部奔赴现场，这固然是救灾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使灾区人民树立抗灾的信念。‘全国人民在支援我们，党中央派部队救我们来了’，这对灾区人民的精神鼓舞很大，可以安定人心。特别是在毁灭性灾害突然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有了主心骨，大家团结起来，极大地有利于救灾行动。”

二

由于河北省常委几乎都在北京开会，省会石家庄唱起了“空城计”。省委副书记王金山和省委办公厅主任郭志及少数几位领导人，作为留守人员在石家庄负责处理省内日常事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7月28日凌晨唐山那灾难性的震颤以前。

地震发生后，留守石家庄的河北省常委立即作出反应。7月28日和29日，他们以省委名义就唐山地震向国务院进行过四次正式汇报；此外，就河北省关于唐山抗震救灾的决策和部署，用电报、电话与国务院办公厅进行了频繁的对话，其要点主要包括唐山灾情、河北省救灾决策和请求援助等内容。在这期间，留守石家庄的省委领导人在全省范围内还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这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对唐山抗震救灾采取实质性措施之前，无疑是积极、正确的救灾行动。

地震之后，郭志当即指示迅速查明震中。经过电话联系，初步查明：全省都有震感，廊坊、沧州有倒房现象；唐山联系中断，情况不明。

8时左右，省委副书记王金山收到由北京转来的唐山地委副书记曹子栋从丰润县发来的电报，虽不能了解震灾全貌，但从电报内容看，丰润灾情比廊坊、沧州要严重得多。结合其他资料，他们认定唐山、沧州、廊坊三个地区灾情最重。

9时左右，王金山和郭志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灾情报告：

……我省各地都有地震（感），比较严重的是唐山、沧州、廊坊三个地区。由部队转来的电话说，唐山地区损失严重……昌黎、丰润两个县有7级（度）地震，房屋倒塌，现在和唐山地委联系中断，正在联系。沧州市内两个烟筒倒了；青县倒了20多间房子，河间县城砸死一人，廊坊地区的文安、大城震得厉害，房屋倒塌，安次县有伤亡，天津市围堤道（省委）招待所倒房。省

委领导同志已采取抢救措施。

为尽快查明震中地区的灾情，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派出以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桂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爱希为首的慰问团乘飞机去唐山执行慰问任务，并协助地、市委搞好抗震救灾工作，王金山明确指示，首先要查明情况，速向省委汇报；
派出一部电台赶赴唐山，以沟通唐山与省委（石家庄）的联系，协助省委了解灾情；

向国务院和北京军区发出特急电报，要求派飞机协助沟通省委与唐山的通信联络

12时20分，国务院办公厅打来电话：“在北京开会的省委领导同志，已由北京派飞机送到唐山去了。”虽未提供唐山受灾情况，但地震中心在河北唐山地区已确定无疑。

整个上午，省委办公厅电话不断，震灾资料源源涌来，但大都以廊坊、沧州、承德以及唐山地区远郊县的灾情为主，唐山市区的灾情仍不甚明了。王金山、郭志只能根据对震情的了解，一步一步采取应急措施。

14时，王金山再次向国务院提出震情汇报。在汇报唐山、沧州、承德、廊坊的灾情后，简要地汇报了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

（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和地委副书记曹子栋、军分区领导同志正在现场指挥抢救，我们告诉秦皇岛市委组织大批力量去唐山市抢救压在倒塌房屋下的群众。

……

已抽调700名医务人员赶赴灾区，并组织大量汽车赶运抢救物资，省委、省革委的同志已带领干部赴唐山、廊坊、沧州、承德四个地区，协助地委搞好抢救工

作。同时，向其他地区发出通知，再组织第二批医疗队，立即赶赴灾区，并做好救灾物资的支援工作。

除王爱希副司令员赶赴唐山外，河北省军区还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1. 派廊坊军分区副司令员杨文华带电台去唐山侦查灾情，报告情况；派唐山军分区副政委曹永志赶回唐山。

2. 派在滦县检查工作的伍银德副司令员到唐山救灾；张一波副司令员带队组成慰问组随181医疗队到廊坊救灾。

3. 令独立师、守备师各组成医疗队准备赴唐，省军区门诊部也组成医疗队前往唐山救灾。

4. 省军区第二批干部15人、医疗队6人马上赴唐。

至28日中午，在对灾情尚未全部了解的情况下，河北省委和河北省军区已采取了最初的救灾行动。

28日上午7时30分左右，一辆军用吉普车冲出河北省军区大门，坐在车上的是正在省军区参加学习的唐山军分区副政委曹永志，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他必须尽快赶回唐山，查明情况，为军区组织救灾提供准确信息。

车过霸县，发现了轻微震害；走上去天津的公路，发现公路有裂缝。越向东行，灾情越明显：公路路面断裂，偶有房屋倒塌，汽车、拖拉机翻掉在路沟里……车到天津市，灾情更显严重。大街上，破砖烂瓦遍地；狭窄的街道上人群拥挤，车辆难以通行，秩序十分混乱。曹永志找到天津驻军某部，一面了解灾情，一面向省军区报告情况。为争取时间，驻军某部派出一辆摩托车为他引路，一直将他送上去往唐山的公路。

汽车沿津唐公路疾驶，越往东，房屋倒塌越多，沿路所见，满目疮痍。至下午4时，在玉田县武装部，曹永志看到几名唐山军分区的参谋人员，他们是受伤后从市区转出来的。当曹永志向他们询问灾情时，他们好像尚未从灾难的强烈刺激中恢复，只会说“唐山全完了”，其余什么情况也说不出。

曹永志又往前赶。公路上，不时看到满载伤员的汽车从唐山方向开来。曹永志拦住一辆卡车询问唐山的情况，车上的伤员失魂落魄：“全完了！全完了！”再想多问，汽车已经开走了。

通往唐山的公路上，从市区逃出的扶老携幼的人们越来越多。有的人推着平板车，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挑着担子；车上躺着的，有死尸，也有伤员；包袱里裹着杂物，而担子两头有杂物，也有小孩；有的孩子裹着衣被，不知是死是活。接近唐山市，灾情更显严重。在丰润县城的一个路口，十几具尸体叠放在一起，好像是伤员死后被放在那里，有的身上、头上还缠着绷带。再向前，公路两边村庄的房屋全部倒平，路边不断见到死尸……此时，解放军救灾部队还没有开来，宽阔的丰唐公路上，往唐山市方向去的半边没有人，也没有车；另半边是蜂拥而来的逃难人群。人们慌忙往外逃，曹永志的车拼命往里进。

进入唐山市郊，远望市区，只有唐山电厂的两座圆形冷却塔和凤凰山上的小亭子等极少数建筑物还依稀可见，整个唐山市到处是残垣断壁，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物。曹永志这才意识到，唐山已遭灭顶之灾。

市区内，偶有几幢残存歪斜的楼房，外墙闪倒，露出里边一间间小房，好像一堆叠搭在一起的火柴盒。马路两边的人很多，他们或坐或卧，不说、不哭、不叫，用呆滞的眼神看着仓惶出逃的人们。显然，躺在地下，用被子裹着、用几根电线捆着的，那是死尸；赤裸着身驱躺着，头上盖块破布的，也是死人；那些同样躺着，但身体中部有遮掩的，才是伤员。天黑下来，没有灯光，四周漆黑一片。天上下着小雨，路面湿漉漉的，路边不时传

出轻微的呻吟；远处一片沉寂，间或传出一二声清脆的枪响。

曹永志头皮发紧，这就是唐山？这就是他生活多年的唐山？唐山有他的同事，有他的家人；对他而言，唐山是温馨的缩写，是他寄托希望的所在。他出差才几天，唐山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

曹永志回到了唐山，看到了唐山。然而，他后悔极了。他是来查看灾情的，却没有通讯手段，如何向军区报告；他是来救灾的，赤手空拳，如何采取行动？这时他才恍然明白，自己一开始就错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唐山灾情会如此严重！

三

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领导人的座机是于13时40分飞抵唐山上空的。当时，河北省委的多数同志对唐山受灾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既不知道唐山灾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场与死神殊死搏斗的艰苦抗争。更有小道消息说，七天之后回北京接着开会。对于唐山之行，有人根本没作长远打算，以至在收拾行装时，有的秘书连衣服和文件都没有带，似乎是在准备一次短暂的工作视察。

为了解灾情，飞机在市区和近郊作低空盘旋飞行，透过霏霏细雨，一幅劫后惨景映入眼帘：昔日繁华的唐山市已不复存在，断垣残壁之中，几座危楼歪斜在碎石瓦砾之中。烟囱断成几节，剩下的残体在空旷的瓦砾堆上颓然耸立。凤凰山作为最明显的地物突现出来，显出几分伟岸和苍凉。从并行的两排绿树中，能认出原来的街道；在那绿树织成的格子里，一堆堆废墟清晰可见。地上躺着人，废墟上的人或坐或卧，也有人在忙碌，身体赤裸，好似一群原始的生灵。近郊的公路上，逃生的汽车、自行车和人群，像浊流一样向市外涌动。再往远处，公路断裂，铁轨扭曲；地下翻出的砂堆、黑水绵延成片，掩埋了农田，放眼望去，一片遭劫后的惨景。

万海峰一个念头闪过：像打了一场原子战争，只是没有燃烧的烈焰和蒸腾的烟云。

人们震惊了，座舱里的空气仿佛骤然凝固了。作为身经百战的将军，肖选进对于两军阵前的生死拼杀早已司空见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也多有经历。但是，那毕竟是战争，战争中的伤亡总是难免的，还间或带有某种合理的成分。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从容地思考，准确自如地完成指挥任务。但是，在和平时期，看到千万父老兄弟惨死或受难却难以忍受。只说到唐山抗震救灾，谁也没想到灾情如此惨重。

飞机在唐山机场降落了。与人们在北京的期盼相反，机场没有地、市领导人的影子，甚至没有一个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等待他们的只有两部嘎斯-63型大卡车。蒙蒙细雨中，刘子厚、肖选进、万海峰挤进了驾驶室，其余不论省级、厅级干部还是秘书，统统站在车厢里。汽车向机场边缘驶去。车上的人们默然无语，强忍着压抑的心情，默默地观察着机场周围的环境。

此时的机场，空旷而冷寂，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雨雾中，见不到飞机起落。大部分房屋倒塌，只有残留的几栋岌岌可危的楼房站在废墟中，虽然还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躯，但楼体已是裂缝纵横，伤痕累累，破损不堪了。在跑道北边的乱草丛中，停着一台破旧的塔台指挥车，调度员赵彦彬等3名青年军人，就是在这辆车上，利用目测指挥飞机降落的。

汽车驶近跑道边缘，人们这才发现，机场周围已挤满人群。大树下、空地上，躺满了伤员，呻吟之声不绝于耳。风雨中，落难的群众衣不蔽体，惊魂未定，令人目不忍睹。

机场一角，一块篷布撑起了一顶小帐篷，四面透风，这就是救灾领导人的临时办公地点。天低云暗，帐篷内光线暗淡，一盏小小的灯泡闪着幽暗的光，提供电源的是帐篷外的一台供电车。灯泡下是一张方桌，桌上铺着绿呢军毯，上面放着一部电话机，

桌子周围有几个长凳和几张折叠椅。帐篷里除救灾指挥部领导人外，还有先机抵达的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爱希、副政委贺明、省妇联主任王桂华等。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也许是空间过于狭小，使人透不过气来。

桌子上铺开一张唐山市区图，人们围在桌前。坐在里边一圈的是刘子厚、肖选进、万海峰和马辉，外边一圈是马力及省委、省军区等其他领导人，站在最外层的是秘书和参谋。这不是在开会，因为没有预先规定的议题和特定的参加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场面，为平复“7.28”地震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在进行着紧张的安排和决策；在这里，将决定十几万救灾大军的行动部署，也将决定几十万人生死存亡的命运。

机场上空微微放晴，更多的灾民拥入机场。人多，车辆也多，道路堵塞，秩序开始混乱。飞机的起降次数也开始多了起来，救灾人员和物资源源运进机场。中央机关、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各机关有关人员及各报记者走下飞机。辽宁、上海、北京以及各地的医疗队、矿山救护队和其他救灾人员也陆续抵达机场。

一位带枪的公安干警模样的中年人跑进机场，对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爱希说：“现在市里已经乱了，领导机关没有人（组织），各家自己在救人，群众组织起来也在救人。有人抢劫、扒手表和存折……能不能给我一件上衣，我这么光着身子，怎么去维护治安。”他浑身泥水，只穿一条三角裤，神色慌急，语无伦次，显然刚从废墟下脱险。省妇联主任王桂华把自己的塑料雨衣给了他，他接过雨衣，转身向市区跑去。

下午2时左右，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车振明来到机场，他居然开着一辆吉普车。刘海泉（省委副书记马力的秘书）问他：

“小车，市里情况怎么样？”

“里边不行了，”车振明悲切地说：“房子全倒了，究竟谁死谁活还不知道……”

3时许，唐山市武装部政委刘萍来到机场汇报灾情。他只穿

裤衩和背心，多处受伤，身上残留着斑斑血迹。人们劝他去包扎一下或去外地治疗，他诚恳地说：“不行，我得回去，废墟底下还压着许多人。”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把一块饼递给他，他也顾不上吃，收好饼，转身又向市里跑去。

迹象表明，局势极为严重。通信中断，难以和市委以及周围地区取得联系，唐山地、市领导人生死不明，一般市民难以提供确切的情况，收集到的灾情不足以反映灾区的全貌。鉴于机场的位置和条件，刘子厚决定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机场。下一步，除立即完善指挥系统外，主要领导人马上进入市区，查明灾情，向中央作出汇报，以进一步确定和完善救灾部署。

救灾指挥部领导人是在下午4时陆续进入市区的。市区的许多居民，都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机场。从机场到市区9公里的路上，涌动着逃生的人群。人流中，有相互搀扶的，也有匍匐在地上爬行的。不少人因体力不支，倒在公路边。雨水冲刷着人们的伤口，雨血交融，染红了衣裳，流进公路边的水沟，小沟变成了赤水河。

伴随着余震，汽车缓缓驶进市区。市区建筑几近全部倒塌，幸存者正在抢救被埋在废墟下的人们。刚刚脱险的人们满面灰尘，浑身血迹，大都神色慌急，精疲力竭。街道两旁躺着很多人，死活难分，有的无声无息，有的在呻吟哭泣；倒塌的房屋下面，不时传来时断时续的呼救声……路上到处是尸体，汽车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行；人们有时不得不停下车来搬开尸体，汽车才得以继续前进。

万海峰目睹此状，禁不住泪水潸然而下。对于眼前的所见，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在北京，在飞机上，他曾多少次设想唐山的受灾情景；在唐山上空，看到唐山市的断垣残壁和一片废墟，他已领略到震灾的惨烈；如今，当他踏上这毁灭的土地，置身于灾民中间时，他的心灵更是受到强烈的震撼。由于过度悲伤，他

全身颤抖，泪眼模糊，只觉心脏阵阵绞痛。他不是个意志薄弱者，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经历过的战争场面难以数计。只是，眼前蒙难的是和平百姓，是自己的同胞亲人，说不定眼前的哪具尸体或是哪位伤者就是自己熟悉的战友和同志，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汽车驶入昔日的街道，人群正向市区外涌动，汽车在拥挤的人流中艰难地穿行。幸好人们能认出是军车，自动避让，才使他们得以通过。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知道他们来自北京，随着一声高叫：“北京来人了！”伤员们聚拢在汽车周围，悲伤绝望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惊奇和欣慰。每当汽车停下，人们便蜂拥着围上来，争着问：“北京怎么样？天津怎么样？”当他们得知北京安全，天津灾情也不大时，热泪涌出眼眶：“北京安全就好办了，毛主席、党中央派人来救我们了！”；“唐山有救了！”。危难之时，唐山人惦记着北京，惦记着毛主席，他们把北京当作救命的靠山，表现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深深的信赖之情和巨大的向心力，这使万海峰激动不已。

有几位重伤员的家属，扒着汽车苦苦哀求：“同志，救救我们吧，我家里有位重伤员，已经很危险了，请你们用车子把他送出去吧！”临危不救，实在于心不忍；可是，此时此刻去救少数几名伤员，情况又不允许。只好耐心向他们解释：“我们是来这里了解灾情的，毛主席、党中央在等待我们的消息。救了你一个人，救不了大家。我们如果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更多的人都可以得救……”于是便有人说：“快让开，让他们快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咱们这里的情况！”生死关头，唐山灾区群众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万海峰进入市区，好像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好端端的一个唐山市，仅仅由于那瞬间的震颤，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就连他这样在唐山驻防和生活多年的人，也全然认不出它的本来面

目了。由于房倒屋塌，小街小巷都被废墟堵塞；昔日宽阔的马路，也为两边坍塌的瓦砾所掩埋。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头顶暴雨，脚踏瓦砾泥泞，仔细辨认着每一处街区，艰难地行进。

来唐山救灾，是万海峰主动向秦基伟政委提出的。究其原因，除了一位共产党员、老革命军人的责任外，还有那份对唐山人民炽热的眷恋之情。万海峰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军长，1955年从朝鲜回国后，一直驻防唐山。在唐山期间，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里，他与唐山人民休戚与共，他和他的部队为建设唐山撒下了辛勤的汗水。他熟悉唐山的每一条街道，眼看着唐山从一个破落的开平小镇，建成我国北方工业基地，使这颗渤海之滨的北方明珠放出了耀眼的光彩。后来，他率部北移，这里留下了他的许多战友和同事，也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而今，唐山毁灭了，万海峰的心也碎了。

费了好大劲，终于来到西山口。这里地处新华路，是唐山市区较大的一个路口。新华路东西长4~5公里。马路两旁，以前都是整齐的楼房，是全市最繁华的商贸街区；而现在，这里是地震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从这里向四周望去，一片瓦砾，连一块立着的墙壁也看不到。在这条马路东头的大街上，停放着一辆红色大轿车。在一片废墟联成的空旷场地里十分显眼。车门口贴着一张旧报纸，上面用蓝墨水写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字样，车门口有持枪民兵站岗。这就是当天凌晨刚刚组成的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这辆车上，刘子厚见到了市委领导人许家信、张乾、毕新文等，听取了灾情和已经采取的救灾措施的汇报。许家信上着一件圆领衬衫，下穿短裤，头上和腿上缠着透着血迹的绷带。见到上级领导人突然出现在眼前，许家信愣住了，继而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在轿车上，刘子厚听取了唐山市委关于唐山抗震救灾的汇报。情况万分紧急，首先是要解救倒塌的房屋下面埋压着的遇险

群众。余震不停，时间越长，人们生还的希望就越小。要尽快救人，最关键的是工具，一般的锹、镐之类不行。市区的民居一般为青砖抹灰建造，倒塌后形成一块块巨大的砖坨；而公共设施，大部为水泥预制件结构。一块砖坨或水泥板近千斤重，搬不动，抬不起，尽管扒救者的手指磨出了鲜血，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在废墟下压着，就是救不出来。其次是已经救出的人中重伤员太多，必须立即抢救，治疗不及时，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刘子厚明白，当务之急是尽快向中央汇报情况，落实救灾部署，引导救灾部队尽快进入市区，解决大型救灾工具，抢救生命，并进而解决灾民最低生活需求用品。他再次指示，必须尽快沟通与中央的通信联络，向中央作出汇报，以听取中央指示，同时建立唐山抗震救灾指挥体系，并指示马力具体负责。

刘子厚等人刚刚回到机场，就发生了18时45分的7.1级强烈余震。他们亲耳听到了发自地下的轰鸣，又一次尝到了地壳颠簸般摇晃的苦涩滋味。一天水米未进，耗尽了体力，他们疲惫已极。

20时30分，刘子厚利用北京部队空军某部开通的由唐山机场至北京的无线电接力通讯线路，直接向中央报告灾情。根据中央指示，刘子厚得知，中央已就唐山抗震救灾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部署，大批救灾部队和医疗队正在赶往唐山，各种食品和救灾物资正在紧急调运或组织空投。中央指示河北省委，要将救灾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随时提出，首先要稳定灾区群众情绪，把灾情减小到最低程度。中央对刘子厚提出的救灾要求不仅一一照准，连刘子厚没有提到的救灾措施也作了周密的安排。

放下电话，刘子厚立即召集会议，将中央指示向指挥部全体成员作了传达并对救灾部署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正式宣布成立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确定了指挥部组成机构

和人员分工。指挥部由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迟浩田，沈阳军区副参谋长韩麇，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常委谷奇峰，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等有关方面领导人为成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防疫组、医疗卫生组、物资供应组、交通运输组等办事机构。各组由河北省省直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建。同时决定，由原留守石家庄的省委机关组成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简称“后指”），负责抗震救灾物资的筹集和后方协调工作。这次会议，对全省救灾工作作了全面安排，会议记录这样写道：

会议认为，灾害是毁灭性的，救灾工作量极大。首先要救人，运送伤员，掩埋死者，同时须尽快解决灾民和伤员的吃饭、穿衣、喝水以及运输等问题。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区要立即向灾区运送药品、包扎和消毒材料、熟食、衣服、汽油、照明器材等；规定各地来唐救援人员要自带车辆，伙食一律自行解决。会议还决定，各地运来的救灾物资交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分配使用，各地派来的救灾人员要由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

鉴于唐山市财贸局长尚云汉、公安局长郭志英、市委组织部部长胡芳等震亡，市委领导干部损失严重，决定临时选调干部充实市委领导班子，并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许家信牵头成立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唐山地委有7名书记和常委震亡，决定由在秦皇岛养病的地委书记刘琦主持地委工作（刘于28日深夜即赶回唐山），调抚宁县委书记董静华为地委副书记，加上原地委副书记张一萍、曹子栋以及钟占一、史东升、王德良三位常委以及唐山军分区政委肖刚志、司令员沈光厚等，组成唐山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新的地委。

28日23时25分，北京军区开通了机场指挥部至丰润的无

线电接力通信线路，并与丰润到北京的载波线路相连。通过这条线路，刘子厚和万海峰再次与国务院办公厅和北京军区分别通话。这些直接来自灾区的最高级别的报告，对于国务院了解灾情、调整抗震救灾部署，对于救灾部队的快速调动和救灾计划的快速实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夜深了，唐山机场周围安静了许多，伤员的呻吟声也逐渐减弱，灾民们失去了白天的活力，默默地忍受着饥饿和伤痛的煎熬。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人大多年事已高，整整一天没有进食，加上强烈的外界刺激和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体力已难以支持。在指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刘子厚和马辉钻进两辆吉普车进行短暂的休息。其他人则自找地方，或坐或卧，强迫大脑进入休息状态，暂时放松一下早已疲惫僵硬的身体。

夜，是静谧的，也是难熬的。刘子厚和马辉在吉普车里并没有入睡，他们不时地向警卫员询问时间，计算着救灾部队的行程，盼望部队尽快赶到唐山。

四

按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任务分工，北京军区领导人负责救灾部队的调动和部署。为尽快与北京沟通情况，落实部队救灾部署，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来到位于唐山市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5医院，这里有北京军区的一个通信机务站。震后的255医院，门诊楼、住院楼和新建的宿舍楼全部倒塌，药品仓库失火。在幸存的负责人的指挥下，医院的救灾工作已全面展开，幸存者正忙于救人，将伤员和死难者集中到篮球场。除忙于医院内部救灾外，军医和医院工作人员已经在街头设立了救护站，救护伤员，抢救受伤群众。

28日下午4时，通过设在医院的通信站，肖选进接通了北京军区的电话，向秦基伟政委作了汇报。他言简意赅地叙述了灾情和驻唐部队的救灾情况。同时要求：“请司令部和来唐救灾的

部队联系，让他们尽快到位，并派人先行一步，到机场指挥部领受任务。”万海峰补充说，“灾情极为严重，部队面临着一场苦战，部队‘前指’人少，难以开展工作，建议军区司、政、后增派干部，火速来唐，扩充指挥部。”其时在肖选进和万海峰的身边，只有随飞机抵达的几名参谋和警卫人员。

按照军委指示，唐山抗震救灾需调集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军委各军、兵种部队以及济南军区、昆明军区的医疗队共 14 万余人。这样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不亚于一个战役的军事部署，而且，情况突然，时间紧迫，部队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从驻防训练状态直接进入战斗状态，经过长途行军，到指定地点执行救灾任务，决非轻而易举。这就要求部队收拢快、组织快、开进快，行动环环紧扣，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耽搁和差错。不仅如此，14 万大军聚集唐山，还要根据灾情尽快展开、合理部署，以取得最大的救灾效果，这更是技术性强、要求高、难度大的工作。其具体指挥决策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肖选进、万海峰等军队领导人的肩上。

肖选进和万海峰在前往市区视察之前，就指示参谋人员与地方干部一道，着手安排部队的救灾部署；要求他们结合唐山市的地形特点和部队进入的方向，给来唐救灾的部队划分任务。按照预定方案，参谋们首先进行图上作业，将兵力分三片部署：以流经唐山市区的陡河为界，将沈阳军区所属部队部署在陡河以东；将军委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所属的部队部署在陡河以西；在陡河以西，另以新华路为界，分南北两区再行部署。其余各医疗单位，视情况作合理配备。

为争取时间，各部队指挥员须先于部队到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接受任务，了解灾情，明确职责，而后再由指挥部派出向导，迎接和带领部队迅速展开，使部队直接向指定地域开进。个别任务暂不明确的部队，在市郊集结，明确任务后，再多路进入市区，执行救灾任务。

为使沈阳部队顺利进入唐山，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爱希亲自勘察行进路线。当他的吉普车开到市区文化路时，恰遇7.1级强余震发生。一些经主震破坏但未倒塌的建筑物彻底垮下来，成了一堆堆巨大的废墟。粗大的钢筋水泥梁酥裂了，弯曲缠绕在废墟上，在废墟表面形成打不开、搬不动的坚固外壳。废墟中原有的呻吟声停止了，从破碎的砖石缝中流出一摊摊殷红的鲜血。鲜血很快被雨水冲释，随雨水满街流淌。

王爱希只觉一阵头晕，“尚未救出的同志们完了！”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王爱希赶到滦河边，透过茫茫雨雾，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幅惨景：雄伟宽敞的滦河大桥，桥墩折断，桥面没于水中；滔滔滦河水翻腾着混浊的浪花，冲击着残桥，不时发出“轰轰”的声响。由于7.1级地震的强烈震撼，滦河大桥已遭彻底毁坏——利用滦河大桥引导沈阳部队快速进入唐山的计划破灭了。王爱希不禁喟然长叹。

此时，为与沈阳部队接头，肖选进一行正离开唐山机场行驶在去古冶的路上。7.1级余震使灾区雪上加霜。公路裂缝足有一米宽，大路两旁的田野，喷水冒砂孔一个紧挨一个，喷出的砂包连成一片，覆盖了大片庄稼。7.1级余震又引起了逃难的高潮。刚刚从废墟下脱险的人们衣不蔽体，互相搀扶着，急急逃向市外，惶恐之极，已成惊弓之鸟。

在一个村庄前，肖选进一行停下来。这里距唐山市区虽然并不太远，但灾情骤然减轻。村民们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救灾努力，似乎已恢复了往日农家的平静。震毁的农舍旁边，搭起了简易窝棚，居然还有农民在安然地享用晚饭，而肖选进一行已整整一天水米未进了。同行的河北省委的同志上前联系，得到了几个包子，向农民千谢万谢。农民们决不会想到，在他们“施舍”的对象里，竟有统帅千军万马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肖选进一行见到沈阳部队某部张建奎副参谋长时，时间已是29日凌晨1点多钟了。

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于28日上午接到中央军委救灾命令后迅速出动，沿条条公路向唐山进发。

沈阳军区某军接到援唐任务后，即令部队停止执行其他任务，随即组成指挥、侦察先遣小组，先于大部队向唐山开进。而后，经过简短动员，使全军迅速具备了抗震救灾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后勤部门先后组织了42台履带式拖拉机，用以牵引汽车渡过六股河。部队越过激流，闯过险桥，向唐山迅速开进。

28日夜，沈阳部队浩荡入关。山海关内外，几千组车灯发出耀眼的光芒，组成一条巨大的火龙，绵延百里，向唐山疾进。

某部先遣团江连长坐在先导车的驾驶室里，借着车灯的反光，他看见汽车速度表的指针已经指向80公里。

这是当年参加过辽沈战役的一个英雄连队。在那次战役中，他们主攻锦州，一举突破城防，直插敌人心脏，被誉为“解放锦州尖刀连”。今天，他们赶赴唐山救灾，千里疾行，风驰电掣，依然保持着辽沈战役时的英雄风貌。

天空滚过一阵惊雷，顿时，大雨滂沱，瓢泼而下。车队在雨雾中行进，车轮飞转，泥水四溅。

抵达滦河边时，前方车队停下来。江连长赶紧跳下车，询问情况。

“滦河大桥震坏了，过不去。”战士们向江连长报告。

“附近还有桥吗？”连长小心地问，但明显透出内心的焦急。

“右边有座废弃的木桥，只是雨夜通行，太危险！”

“救灾如救火，时间就是生命。”一个强烈的信念在江连长脑海里闪过。江连长把手一挥，指向右边的木桥：“走，去看看！”

来到木桥桥头，眼前的情景触目惊心：早已废弃不用的滦河旧桥多年失修，又经地震洗劫，桥头下陷，桥栏震落，桥面的朽

木裂痕累累；桥下急流奔涌，浊浪滔滔；河水撞击着桥桩，桥身颤抖着发出“嘎叭嘎叭”的声响；在暴风雨的抽打下，整座桥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垮掉。

“能不能通过？”耳机中传来首长焦急的询问。

“能闯过去！”江连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汽车徐徐驶上桥头，风更狂，雨更猛，余震使桥板频频颤抖。江连长迎着汽车站在桥面上指挥。

汽车在摇摇晃晃的桥上缓慢地行进，每挪动1寸都潜伏着极大的危险。

木桥中央右侧桥面的木板被震落两块，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窟窿，桥身的承载能力受到影响。汽车开到这里，木桥剧烈地抖动起来。随着一阵强烈的震颤，汽车轮子蓦地滑到窟窿的边缘。

“停！”江连长机警地喊了一声。

汽车猛然刹住，打了个倒轮，接着又徐徐向前驶去。

一辆汽车通过了，后边的又跟上来。早已残破的滦河旧桥艰难地承受着车轮滚动的压力。

救灾大军通过了滦河，继续向唐山进发。

7月28日7时48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保定部队接到了准备赶赴灾区的预先号令。当时，军首长正在外地组织三级机关进行军事演习。留守指挥员立即组成各级指挥部，确定行动方案，抓紧进行出发准备，同时，副师长徐恒禄带领先遣组，先于全军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受任务。

8时35分，112师两个团先期出发。在收拢中动员，在开进中完善。10时20分，军前卫团出发；再往后，全军依次启程。部队如钢铁巨龙，掠过华北平原，几千台车辆发出的轰响，震动着原野。

下午4时，前卫团来到蓟运河边。似飞泻的激流嘎然而止，部队失去了前进的道路——地震已将运河大桥拦腰截断。混凝土

桥板从中间断裂，跌落在洪水之中；蓟运河水波涛翻滚，浪花飞溅，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挡在部队面前。

调工兵架桥？短时间难以奏效。怎么办？团政委罗尚利心急如火。他从参谋手中拿过地图仔细查看，他要另辟蹊径。终于，他发现地图上标有一条经玉田、丰润直达唐山的农用机耕道。经向群众访问了解得知，机耕道虽经地震破坏，但仍可勉强通行。他当机立断，指着机耕道对作战参谋说：“全团车队改变行军路线，经玉田、丰润绕道前进！”转身又对通信参谋发出指示：“建议全军改变行动路线，火速向首长报告。”随后指挥全团沿运河逆流而上，继续向唐山前进。

雨天玉田大桥能否通过，罗尚利心中也无底数，但时间紧急，只有一搏。这也是当时可以选择的惟一可行的方案。

军前线指挥部批准了前卫团的报告，命令：“前卫团边开进边侦察道路，如能通过玉田大桥，立即回电报告。”同时命令后续部队暂停待命。

几千台汽车同时停止了轰鸣，四周显得超常的寂静。由汽车组成的钢铁巨龙，静静地卧在路边，绵延几十里。副军长裴飞正、苗敬芬焦急地在路边走来走去，汗水早已湿透了衬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焦急的等待中，时光的流逝格外缓慢。

突然，从侧面叉道上有几台卡车开过来，裴飞正、苗敬芬赶紧迎上去：“同志，你们从哪里开过来？”

“玉田！”司机眼含泪花：“我们从唐山出来运送伤员，那里正盼着你们呢。”显然，司机意识到这是救灾部队。

“玉田大桥能过！”裴飞正和苗敬芬心中霍然一亮。不等前卫团回电，即刻发出命令：“后卫团绕道玉田，经丰润向唐山开进，大部队随后跟进。”

敏锐的判断和果断的决定，使全军抵达唐山的时间至少提前了10个小时。

夜色降临，部队进入雨夜行军。越接近灾区，地震破坏的痕

迹也越明显。光滑的沥青路面裂成了碎块，泥泞的土路拧成了麻花，路面翻浆，布满了胶泥坑。接近唐山市区，一条1米多宽的地震裂缝把公路一分为二：裂缝的一边，是向唐山开进的救灾部队和支援灾区的车队；裂缝的另一边，是从灾区开出的运送伤员的车辆。路窄车多，道路堵塞。战士们只好停止前进，搬石填土，修复道路。趁此机会，炊事班埋锅作饭。火已点着，米已下锅；可是路也修好了。炊事员只好灭了火，收起行军锅，继续前进。

大雨还在下，夜空墨黑墨黑，像倒扣着的锅底。尽管汽车开着大灯，能见度仍然很低。离车头几步远，雾蒙蒙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雨水和着稀泥，淌满了路面。漆黑的夜，余震频频，车轮打滑，稍有大意，汽车就会滑进路沟。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困乏和饥渴一齐袭来，部队极度疲劳。司机们精力高度集中，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一连驾驶员吴耀华出发前得了重感冒，体温升到39.8摄氏度。他让卫生员坐进驾驶室为他针灸，一针两针不顶事，干脆把银针留在穴位上，走一段，捻一下。后来，吴耀华实在支持不住了，晕倒在驾驶室里。连长让他留下，吴耀华苏醒后坚决地说：“留下我就会留下一台车和一车人，拼着命我也要把这台车开到唐山。”吴耀华坐起来，开着汽车继续前进。

北京部队装甲兵某部副司令员程超带领先遣组于28日11时30分抵达唐山机场，他的部队是灾区外围驻军抵达唐山最早的救灾部队。按预定计划，到唐山以后，他率领先遣组首先赶到机场，到抗震救灾指挥部接受任务，再到市区勘察救灾区域，而后指挥部队展开。

装甲兵部队机动性好，配有优良的通信装备。程超带领先遣组一路走，一路侦查，一路指挥，车轻路熟，一路顺畅。然而，到达市区边缘，情况发生了变化。交通秩序混乱，汽车开不动，

只好弃车步行。从机场到市区 9 公里的路程走了 3 个小时。接近市区，街道已全部堵塞。直觉告诉他，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后续救灾部队马上就到，如此路况，摩托化部队根本不可能迅速开进，救灾也无从谈起。于是，他给指挥部打电话通报情况，建议整治交通。指挥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立即实施。

程副司令员把指挥所设在唐山市区的小山附近，他坐阵指挥所，命令所属部队迅速集结。部队按预定位置，沿新华路由西向东依次摆开，搬走尸体，安置伤员，清除瓦砾。经过努力，新华路终于被清理出来。为防止交通再度阻塞，29 日凌晨，救灾指挥部部署专门力量维护交通秩序。

这是唐山灾区路况的第一次调整。此次调整，并无史料记载，也许连程超本人也未曾意识到它对唐山抗震救灾产生的巨大作用。它使随后赶赴灾区的解放军几万官兵迅速展开，争取了救援时间，多少遇险灾民因此而重获生命。

7 月 29 日凌晨 3 时 40 分，经过 18 个小时的急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保定部队开进了唐山。副师长徐恒禄向战士们交代任务：“这里是小山区，是唐山市灾区最严重的地区。你们要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救出每一个遇险的群众。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你们的战斗岗位；哪里有人呼救，你们就在哪里战斗！”接着，大喊一声：“跟我来！”领先向废墟冲去。

第 三 章

生 死 之 间

一

黎明前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解放军指战员们只能循着废墟中发出的呻吟，凭借手电筒发出的微弱的光亮，艰难地寻找、解救幸存者。

天渐渐亮起来，周围的景物无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破碎的瓦砾堆上露出震亡者的肢体；有的尸体赤裸着，雨水冲去了污泥，呈现出可怕的惨白。遇难者被安放在街道上，残破的楼房框架上悬挂着带血的衣物；街道上、废墟上躺着奄奄一息的伤员。地震毁灭了一切，连遮掩身体的东西都难以找到。有的尸体只有一块破布遮盖着头部——这也是区别死者和伤员的标志之一。惨烈的震灾，强烈地震撼了战士们的心。他们不顾一切，全力投入抢救工作。

唐山极震区，多层大楼一塌到底，形成巨大的废墟；震断的墙壁形成巨大的砖坨，横七竖八地埋在废墟当中；震酥的水泥构件裸露着粗大的钢筋，像巨莽一样缠绕在废墟上，扭不断、拉不动；遇险的人们被挤夹在一层层水泥构件之间，呼救声、呻吟声透过碎砖破石的缝隙传出来，凄惨哀绝。

巨大的水泥板给抢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些受伤的遇险者被卡在水泥块缝隙中，虽然能和救灾人员通话，但就是救不出来，人们竟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某女工的一条辫子压在水泥板

下，不得不用手把头发一根根揪断脱险；一位少年的一只胳膊卡在水泥块缝隙中，导致肌肉组织坏死，不得不用小刀把手臂一点点割断，以求得生存

华北地区并不缺乏抗震救灾的经验，但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直下型的7.8级地震所酿成的千古奇灾毕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救灾部队沿用邢台等地震的救灾办法，加之时间紧迫，只携带部分锹、镐即赶赴灾区。然而，面对那一座座由倒塌的楼房形成的废墟，人们才忽然领悟到，这支拥有现代化的甚至特种装备的部队，由于没有携带吊车、电锯、凿岩机、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设备，也缺少钢钎、铁锤等小型应手工具，此时实际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然而，奢谈这些为时已晚，惟有在大型救灾机具运到之前，利用现有的简陋工具，在废墟上与死神进行殊死的搏斗。

为抢救废墟中的遇险者，战士们只能在废墟上打洞，穿过层层断墙和残破的水泥预制板把遇险者救出洞外；有的楼房没有完全垮塌，遇险者被困在楼上，指战员们就攀上摇摇欲坠的楼板，把他们背下楼来；余震频频发生，楼板垮下来，有些战士因此而身受重伤。战士们提出的口号是，“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哪里有呼救，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往哪里冲。工具不够，用手扒；没有吊车，用肩扛；手磨破了，指甲掀掉了，全然不顾。

余震频频，大地颤动，废墟越压越紧，废墟底层的呻吟声、呼救声越来越微弱。抢救者没有应手的工具，眼看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死去而束手无策，急得捶胸顿足。

重型机械调来了，抢救速度明显加快。液压千斤顶把沉重的水泥构件顶开一道缝隙，使废墟底层的遇难者重见天日，遇险的灾民被一个个抢救出来。遇险者在废墟底层的黑暗中时间过长，为保护他们的双眼免受光线刺激，战士们用衣物把他们的眼睛蒙上。有的灾民赤裸着身体，战士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

们身上，有的战士脱得身上只剩一条短裤。为寻找尚存的遇险者，战士们组成了侦听队。他们在废墟上大声呼唤，用木棒敲击砖石，借以发现埋在废墟底下的幸存者。不少幸存者因此而重获生命。

仅仅由于瞬间的震颤，就使 24 万名同胞殁于瓦砾，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从废墟下侥幸脱险的灾民，有的似乎神经已经麻木，他们包裹亲人的尸体，其表情之木然，动作之机械，就像从事一项与己并不相关的工作。一位老人全家震亡，只剩孑然一身。他把死去的小孙子包好，一会儿放在这儿，一会儿放在那儿，似乎总不放心。他要给可爱的孩子找一个更好的安身之地。老人的心已经破碎，残酷的打击使他失去了常人的理智。

一位母亲把自己 19 岁儿子的尸体用被子裹着，用自行车推到机场，找到医生问：“这个孩子还有没有救，若没救，我去救别人了。”她丈夫早亡，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她的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总觉得孩子没有死。直到医生告诉她，孩子早已死去，她才把孩子用塑料布包好，放在地上，然后去救别人。这位女同志是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也许她早就意识到儿子已经死去，自己应该去救别人。但是，作为母亲，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要等待医生的最后判决。很难想象，当她把孩子放在地上转身离去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对于救灾部队而言，抢救生命毕竟伴随着希望与欣慰，而面对昨天还是活鲜鲜生灵的数以万计的尸体，战士们心中充满了悲哀。在弹丸之地的唐山，不要说在短时间内集中处理如此多的尸体，就是看上一眼而不产生心灵的震颤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掩埋者而言，这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要用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忍受心理和情感的折磨。

善待死者，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以求得生

者心灵的慰藉。为尊重灾区人民的感情，救灾部队对尸体的掩埋十分慎重。家属要求单独掩埋，则单独掩埋；对于无主尸体也要男女分开，尽量辨明身份，以备查找。由于压砸严重，有的尸体难以成形，指挥部紧急调用大量装尸塑料袋，把尸体装入袋子封口，再把写有名字的小牌挂在袋子上，一同掩埋。

地面尸体掩埋了，废墟中的尸体还源源不断地挖出来。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尸体很快肿胀、发黑。掩埋工作刻不容缓。此时，灾民对尸体的掩埋形式似乎也不再讲究，他们不忍眼看亲人的尸体腐烂发臭，只求快快掩埋。人们把尸体包好，放到街道旁，等待运尸汽车开过来，运到指定地点掩埋。

由于对地震灾情估计不足和缺乏抗御大灾的经验，解放军救灾部队没有准备清尸防护用具和消毒药品。面对很快肿胀、腐烂的尸体，战士们只有战胜震灾的信念和双手。他们冒着余震，顶着阴雨和烈日，夜以继日地工作。战士们把腐败的尸体背在身上，尸水顺着脖子流下来，浇满全身。天气太热，有的尸体被装进袋子，来不及运走，太阳一晒，尸臭熏人，带上三层口罩，气味还直往鼻孔里钻，使人头疼欲裂。

饥饿和疲劳困扰着战士们。累极了，不管是站着、走着，还是偶尔跌倒，只要一闭眼就可睡去。有时，人们去搬尸体，“尸体”会突然动起来——那是累极了的战士。由于时间太紧，后勤一时供应不上，连压缩饼干也没有，更没有水喝。实际上，就是有，也难以下咽——强烈的尸臭使人们根本无法进食。

8月1日以后，用以扒埋尸体的器械和消毒药品才陆续运到灾区，其中，包括工作服、胶皮手套和15000具防毒面具、13000个防毒口罩，工作条件略有改善。

时隔20年，人们谈起解放军掩埋震亡群众尸体时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至今仍赞不绝口：没有解放军彻底掩埋尸体，唐山不可能灾后无大疫；没有以解放军为主力的大批抗震救灾工作人员，就没有唐山的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原副军长苗敬

芬对他的部队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十分满意：“我们的战士是好样的，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关键时刻顶得住。事实再一次说明，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子厚谈起当年抗震救灾，对解放军盛赞不已：“人民解放军真是伟大的军队，哪里艰苦哪里去。唐山抗震救灾，掩埋尸体，抢救群众，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

随着抢救工作的全面展开，救治伤员的任务越来越重。

震后的灾区，侥幸脱险的人们几乎个个带伤，急需救治。但是，震灾毁灭了一切，缺医少药，食水皆无；偏偏老天也来作对，忽而暴雨倾盆，忽而暑热难熬。伤员无栖身之所，重伤员气息奄奄，轻伤员伤口也很快溃烂、恶化，情况万分紧急。

7月29日8时，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人从唐山机场给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打来电话：“机场里的伤员越来越多，要家里（石家庄）赶快送血浆来……还要急救药品。”此时，拥入唐山机场的地震伤员已达8000余人。

为管理灾区伤员的医疗救护工作，7月29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了医疗卫生组，由省委常委王世惠以及省革委副主任王桂花、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刘贞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医疗卫生组内设医疗救护组、伤员转运组和药品组，各组人员来自省委、省革委、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省卫生局、省体委、省商业局等单位。

从地震发生的当天起，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11个省、直辖市，解放军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昆明军区，军委各军、兵种救灾部队及当地驻军，卫生部、铁路系统，河北省省直医疗卫生单位和河北省各地区，计有283个医疗队、近万名医务工作者，携带药械，从四面八方赶赴唐山，展开了大规模的抢险医疗

救灾工作。

从各地赶来的医疗队来不及与指挥部取得联系，立即投入救护工作，先救人，然后再寻机向指挥部报到。医疗队在伤员集中的地方建立起医疗抢救站，在废墟上架起木板代替手术台，用脸盆代替消毒容器，用树枝代替夹板……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凭着超常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凭着训练有素的技术不停地操作。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最佳医疗效果，按照“先救命、后治伤，先重伤、后轻伤”的治疗原则，救灾医疗队打破原有建制，进行重新组合，统一组成一支支功能齐全的综合医疗小分队。每个分队由一二人负责伤员的流动检伤分类，及时发现重伤员；同时组织少量精干手术班子和急救人员，就地做应急手术以抢救危重伤员；其余大部分队员医护结合，进行骨折固定、外伤包扎、清创缝合、止痛和抗感染处理等一般性治疗。这样，既保证了重伤员的优先抢救，又能迅速处理大批轻伤员。

为便于解决医疗队的药械供应和生活保障，最大限度地发挥医疗队的作用，指挥部将唐山灾区的军、地医疗队统一部署，按救灾区域直接配属救灾部队，由军、师、团机关统一指挥。医疗队的工作指挥关系由现场救灾部队负责，医药和生活用品由部队保障，派到各县的军、地医疗队则由县政府统一领导。

医疗队员们以他们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抢救灾区人民生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感人至深的模范事迹，永远为灾区人民所传颂。

过度疲劳使沈阳第七医院医疗队的10名医务人员晕倒在手术现场。沈阳第四、第八医院医疗队员冒着生命危险钻到濒于倒塌的药品仓库里挖掘药品，以解决医疗急需。沈阳部队第46野战医院提出：救治伤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一位胸腔大出血的工人因失血过多而休克，需要马上输血。已经连续工作五天五夜的医护人员翟福祥、袁志才立即把自己的鲜血输进这位工人的血管。一名伤员的输尿管破裂，三

天没有排尿，腹胀如鼓。解放军某部卫生员朱贤权用导尿管给他导尿，由于淤血过多，未能奏效，小朱立即拿起导尿管用嘴吸，连续吸出四大碗血尿，使伤员转危为安，感动得在场群众热泪横流……

三

按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最初构想，为收治地震伤员，要在唐山市及其周围地区设立6座野战医院。救灾领导人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地震伤员蜂拥出现，不仅危重伤员生命垂危，亟待救治，就是大量轻伤员的一般性处理也是一项十分急迫和艰巨的工作。由各路救灾医疗队维持的本来十分脆弱的医疗救护体系，实在难以应付这危重的局面。

救灾指挥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在灾区临时组建医院救治伤员，一方面物质条件不允许，更重要的是时间也来不及。危急之中，他们决定，暂缓实施建立野战医院的计划，在重灾区对伤员进行就地抢救的同时，向附近受灾较轻的地区和唐山市周围的轻灾区就近转移伤员，以缓解重灾区的压力。

河北省所有轻灾和未遭灾地、市，纷纷向省委提出报告，主动要求收治伤员。至7月30日，唐山市附近的县，如丰润、玉田、昌黎、滦县和秦皇岛市以及廊坊地区，在抢救当地伤员的同时，都收治了成万名由唐山市区转去的伤员。

部分伤员的顺利外运，虽使灾区的医疗救护局面稍有缓解，但新的矛盾很快突出出来。唐山市周围及廊坊地区各县因本身受灾医疗力量并不宽裕，外地救灾医疗队伍又主要集中在唐山市区，骤然增多的当地伤员已经给医疗机构造成很大压力，唐山市区伤员的转入更使医疗救护局面变得十分严峻。由于伤员数量集中，大都不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通往外地的交通运输渠道尚未完全恢复，药品难以补充；由于医治不及时，一些伤员伤势迅速恶化。特别是唐山市的近邻地区，由于生活设施损失严重，防震

防雨等设备奇缺，伤员中患感冒、肠炎者急剧增加，死亡数字开始上升。情况表明，唐山附近地区已不能继续承担地震伤员的收治任务。

在此情况下，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旋即采取紧急措施，决定扩大伤员外转的地域范围，将伤员运往省内距灾区更远的地区进行治疗，以减轻灾区压力。7月31日凌晨，鉴于陆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指示：“要安排飞机把重伤员运往石家庄。”31日11时，省委副书记马力用电话通知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唐山机场有三四千名伤员，需用飞机送往石家庄。从今天下午开始，每次500人，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先送石（家庄）、邢（台）两市，再送各县。”关于伤员的转运范围，刘子厚曾明确指示：“大骨折、软组织损伤严重、感染，几天治不好的一律外运；（当地）住院一个月治不好的外运。”

为运送伤员，唐山机场准备了3架运输飞机。仅8月1日一天，即空运伤员2179名，安置在石家庄市各医院进行治疗抢救。

两千余名重症伤员骤然拥来，给石家庄市的医疗系统增添了很大压力。两千多名伤员几乎全部需施行外科手术，尽管动员了全市的外科医生，仍有伤员因治疗不及时而病情恶化，急需手术的伤员仍在不断增多。其他接收伤员的地区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深感事态严重，经反复权衡，遂于8月1日晚给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写出报告：

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他地、市参加抗震救灾的积极性，大家都承担任务，除石家庄继续接收一部分伤员外，拟在保定、邢台、邯郸市和衡水各安排一部分（伤员），由指挥部分配数字，我们提前通知上述地区作好接收准备。如用火车运输，请指挥部予以安排。伤员专列直接开到所去的地、市车站，以免中途倒车影响伤员治疗。

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于8月2日回电表示同意，并具体作了详细指示。全省各地区立即行动，连夜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

邯郸地区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3000余人的救护力量，临时赶制了500块能从火车窗口出人的窄木板，地委副书记王春荣、李文标，市委第一书记力矢亲自带队到车站接运伤员。石家庄军分区由安副司令员，李副政委、谭参谋长等7名负责同志，带领一连解放军官兵赶到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临时搭建了11个帐篷，使伤员得到及时安置。其余已接收伤员的地区要求继续接收，尚无接收任务的地区也频频致电申请。

据不完全统计，至8月3日，河北省各地区接收的地震伤员已达8786人。其中石家庄3499人，沧州1844人，邯郸1086人，承德1119人，廊坊722人，省直机关453人；保定、张家口、衡水也都有接收。

为对伤员对症治疗，各伤员接收单位在对伤员进行全面普查、一般性处理的同时，还组成抢救小组，重点抓紧对危重、疑难症伤员的抢救治疗。尤其对挤压综合症、颅脑外伤、气性坏疽、破伤风等危重伤员施行重点看护，昼夜抢救。为解决医疗力量不足的困难和保障较好的医疗效果，从各地抽调有较高医疗水平的医务工作者组成专家小组到各医院巡回治疗。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崔永升等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抢救治疗方案。为对伤员高度负责，沧州地委作出决定，凡对伤员实施致残性医疗手术，必须经市委或县委研究同意。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共同制定医疗方案，先后进行了66例较大的手术，挽救了42名危重伤员的生命。

为接收并治疗伤员，石家庄各医疗单位进行了充分动员。从伤员被抬下飞机到入院治疗，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为抢救伤员，医务人员日夜辛勤工作。河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王玉芳的爱人带着孩子，于地震前一天去唐山探望父母，震后

音信全无，但她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抢救现场。河北省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外科医生孙洪恩，患甲状腺瘤（作了手术）、心脏病、胃病，正在住院治疗，但他坚持和医护人员一起救治伤员。空军医院医生王宪华患严重胃病，24小时水米未进，靠注射葡萄糖维持体力，坚持为伤员施行手术。

为救治伤员，各有关行业也主动配合。省假肢工厂主动承担了生产3000副木拐的任务。为尽快拿出产品，他们打破车间、工种界限，从领导干部到工人，人人到车间参加劳动；仅用三天时间，就生产木拐230多副，骨折夹板83套。石家庄市粮食局发动粮站干部职工，对接收伤员的医院进行慰问，主动为医护人员送粮上门。不少人到医院献血、献皮，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河北省委对外转伤员十分关心。省委、省军区和石家庄地、市委负责同志20人，分别带领5个小组，到石家庄市各大医院看望伤员，鼓励他们安心养伤，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为妥善安排伤员的吃、住和治疗，省财办召集民政、粮食等部门提出具体措施：伤员医疗所需药品，先由当地解决，不足部分向省反映解决；伤员住院的药费、饭费、口粮，先由医院垫付；如资金、粮食周转不开，由当地民政、粮食部门酌情预拨。8月2日，省民政局、财政局根据各地伤员的接收情况，向各地预拨救灾款260万元。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向省内各地区发出通知，就唐山灾区转往各地伤员治疗期间的生活开支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1. 伙食费和口粮。伤员每人每天伙食费平均0.8元，由医院掌握，按病情轻重统筹安排。口粮标准1斤。陪同家属伙食费每天0.5元，口粮按当地城镇居民标准供应。

2. 伤员生活必需品。根据需要，每人可发给毛巾、

肥皂各一条，牙缸一个，牙刷、牙膏各一支，没有裤衩、背心、鞋子的，可酌情发给。每人平均在8元内实报实销。所需布票由市、县暂垫，最后向省商业局报销。

3. 医药费。按实际消耗单独计算，实报实销。

4. 死亡安葬费。如有伤员死亡，须整容、照像后火化。给死者穿平布衣服一身，鞋、袜各一双，男人加布帽一顶；骨灰盒不超过10元。所需费用按实报销；布票由市、县垫付，最后向省商业局报销。

5. 出院路费和途中生活费。伤员出院，根据票价发给车费；根据路途远近，每人每天发给生活费0.8元，粮票1斤。

6. 搭棚开支。需要给伤员搭棚的，采取包干办法，平均每个伤员不超过15元。所需物料由当地解决。

7. 各医疗单位接收伤员后，如需增加医疗器械和购置一般商品时，原则上由各医疗单位自行解决。

四

就在河北省各地积极救治伤员的同时，唐山灾区的伤员救治情况再度告急。

随着抢救工作的全面展开，伤员源源不断地被扒救出来，并且，由于在废墟中被埋压时间过长，伤情往往更重。各医疗点人满为患，医护力量和药品严重不足。尽管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伤员还是得不到及时抢救，死亡率明显上升。据玉田县统计，三天内，仅治疗中死亡的伤员已达1821名。

至8月2日，玉田县共收容伤员22836人，其中包括危重伤员、继续留在当地治疗难以见效者6000余人。由解放军某部110医疗队负责的县灯光球场医疗站集中了404名伤员，其中，上、下肢多发性骨折141人，腰椎骨折（有的大小便失禁）100

人，肋骨、骨盆骨折 27 人、胸部伤（包括血、气胸）14 人，胯骨脱臼 9 人。重伤员中，感染的多，截瘫的多，少数伤员出现了败血症和坏疽现象。由于受伤时伤口混进泥土，加之天气炎热，医药治疗不及时，绝大部分重伤员伤口化脓或生蛆。医疗队虽已竭尽全力，伤员死亡现象仍不断发生。

伤员反映：“处理伤口后，两三天看不到医生。医生太少，换不了药。”

医生不无焦虑：“伤员不断运来，医疗队仅处理伤口就忙不过来。外伤处理后，马上转走可以，如果长期收治，条件不具备，恐怕伤员死亡率还要增高。”

许多医疗站的药械供应不足，急需解决敷料（纱布、绷带、药棉等），小器械（注射器、导尿管等），外用药、抗菌素、消炎止痛药及预防性药物等。而伤员中腹泄、肠炎患者已散在出现，形势万分危急。

时间刻不容缓。8 月 2 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终于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外省市协助救治唐山伤员。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随即答复，作出了将唐山地震伤员外转他省治疗的决定，于当日 19 时 40 分通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并且，为争取时间，决定由空军承担运送危重伤员的任务。

震后的唐山，社会组织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组织一般运输尚且不易，要把十多万名重伤员紧急疏散，途中不出任何差错，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规模伤员运输，空中、陆地同时行动，需要严格的组织和周密的协调，在我国史无前例，经验尚属空白。但广大救灾工作者，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成功。

据河北省卫生局后来总结的资料看，伤员转运程序颇为细致有效，组织工作相当出色。

为做好伤员的转运工作，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了伤员转运组，由一位省委常委、省军区副司令员统一组织。为便于工作，转运组空运部分又设联络组、现场指挥组、医疗救护组和生活保障组，具体负责各项组织事宜。

联络组根据待运伤员的数量负责组织卫生人员、机场运送人员、运输车辆和运输直升飞机，了解每日空运数量、地点，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现场指挥组负责指挥进入机场的运送伤员的车辆；根据检伤组意见，确定伤员登机顺序和随机护理人员，并统计每架飞机运送伤员的人数和运往地点。医疗护送组根据拟定的条件，对送入机场的伤员进行检伤分类，以确定可否外转，同时负责对危重伤员进行现场急救，为伤员安排机上位置，确定登机人数。生活保障组则与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协同，负责伤员及伤员护送人员的饮食保障。

陆路交通恢复后，通过铁路运送了大批伤员。与空运相比，利用铁路运送伤员，转运环节更多，工作量更大，组织指挥工作更为复杂。

接运伤员的列车抵达唐山车站后，转运工作人员首先了解列车的设备状况。列车医疗队在车厢门口对伤员进行初步检诊分类，遇有呼吸、循环系统衰竭者，立即组织抢救。每节车厢安排3至5名医护人员，负责开车后对伤员进行伤情复查；对危重伤员作出治疗和特殊护理计划，对垂危伤员立即组织抢救；对不合适的包扎、固定给予纠正；对严重感染的伤口进行冲洗和更换敷料；对重伤员较集中的车厢，进行重点护理；对个别伤情特别严重、难以完成长途旅行的伤员，预先安排沿途车站下车并送医院抢救。

在列车到达终点站前，转运工作人员将各类伤员的数量和状况通知终点站，使接收单位作好准备。列车到站后，由车上医疗队向接收单位交代伤员伤情特点、初步分类和处理情况，交代医疗文书。伤员下车后，立即清理车厢卫生，并由当地卫生人员进

行车身消毒。

为使分散的伤员得以迅速集中运送，在灾区适宜的地方设立了兵站医院，其主要任务是用汽车和直升飞机将伤员临时运到兵站医院集中，然后由医务人员进行检诊治疗；对适宜外转者，再转往外地治疗。兵站医院伤员多，收转频繁，工作量大，在伤员转运中起着重要的中间作用。仅 81876 部队医疗队设在滦县、昌黎的兵站医院，在震后 21 天内就接收伤员 21902 人，外转伤员 21457 人，抢救危重伤员 239 人，做紧急手术 49 例，换药 7039 人次，清创、上石膏和夹板固定 2498 人次，巡诊、门诊伤员达 12142 人次。

据统计，在伤员转运期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先后动用飞机 474 架次，转运伤员 20734 人，占外转伤员总数的 22%；直升飞机 90 架次，短距离接运伤员 950 人；铁路专列 159 个，转运伤员 72818 人。这些伤员分别转送到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江苏、湖北 9 省和河北省石家庄等地区。

为顺利完成伤员转运任务，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进行了周密部署。8 月 3 日 1 时 30 分，后勤指挥部向省内铁路沿线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4 个地区发出指示，就伤员转运途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指示：

从今日开始，由唐山向河南、湖北用火车运送重伤员。有的（伤员）伤势过重，中途可能死亡。对死亡者分别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就地处理，不要运到目的地。处理时要登记姓名、年龄、单位、性别、职务，如实在查不清楚，要照相，以备将来查找。尸体要火化处理，装骨灰盒，请你们立即成立接收小组，做好接收准备工作。

8月4日，河北省革委会对保定、石家庄、邯郸、沧州4市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对过境的伤员列车做好接待服务工作。要求：

在车站成立接待组，当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的时候，接待组要代表地、市革委会（石家庄代表省、地、市）对伤员进行慰问。把党中央的慰问电送给他们，强调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极大关怀；对列车的工作人员和护送人员要表示感谢；要准备一些汽水、西瓜、面包、饼干以及急需的药品，供给伤员和列车服务人员。要把车站的政治气氛搞浓一些，贴些（关于）抗震救灾的大标语。

接到通知后，有关地、市立即对车站环境进行美化，安装有线广播。列车到站后，接待组首先登车慰问，把中央的慰问电送到每个车厢。邯郸地委副书记王宝成、沧州市委第一书记贾然、市委常委杨树青等都亲自上车对伤员和随车工作人员进行慰问。沧州市委副书记刘怀中和常委杨树青到接待站听取汇报，指导工作。石家庄车站的工作人员，把西瓜、汽水、桔子汁和苹果送到每个伤员手中。在保定车站，工作人员还给伤员送上洗脸水和衣服。4天内，邢台车站为伤员列车供应西瓜6500斤，饼干360斤，还供应了急救药品。截至8月7日上午，河北省沿铁路线5个市的车站共接待75次伤员专列，接待、慰问伤员2900人次。

五

各省接到收治唐山灾区伤员的指示后，立即紧急制定收治方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主要领导人亲自进行部署。陕西、安徽等省及一些地、市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担架接送第一批伤员。吉林省长春市和白城子市，伤

员列车一到站，各级领导进站迎接；伤员进城时，道路两旁彩旗招展，群众列队欢迎，口号声响彻云霄。兄弟省份广大群众对唐山伤员的无限关怀之情得到了充分体现。

为收治伤员，安徽省在全省设立了 84 个收治点，组织了万人担架队。列车到达合肥市，6000 名担架队员早已等候多时。在医院，所有病房全部进行了冲洗，挂上了崭新的蚊帐。伤员一进病房，医护人员马上照顾洗澡换衣，打针输液。河南、湖北两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将自己使用的数百台电扇送到伤员床边。在短短几天内，沈阳市机车车辆厂就为医院赶制出 1000 多件医疗器械和配件。各地被服厂连夜缝制了大量的被褥和衣服。商业部门准备了大量的蔬菜、水果、肉类和蛋品。伤员一入院，每个床头都摆有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和卫生纸等日用品。

在入院前，不少伤员的伤口已发生严重感染，造成大面积褥疮，有的已处于瘫痪、昏迷和生命垂危状态。时间紧急，伤员集中而且量大，治疗抢救工作繁重而艰巨。各省对抢救治疗工作提出严格要求，要求收治单位“精心治疗，伤口不感染，不加重病情，保证不出医疗事故。”各医院提出：“攻褥疮，抗感染，战瘫痪”；“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

各地医院多次组织会战，召开各种攻关会和经验交流会，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在治疗期间，各医疗单位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陕西中医学院应用驴蹄散去腐，用定县八宝眼药生肌治疗褥疮；江苏、安徽总结出“勤翻身、勤换药、及时植皮”的防治褥疮护理法；山东省乡村医生用 5% 枯矾液冲洗膀胱控制绿脓杆菌，用大蒜液控制霉菌感染等，都收到了显著疗效；徐州市的医护人员用糠锌油或三黄膏外敷等中西医结合疗法，使两例大面积褥疮患者在 30 天内治愈。

江苏鼓楼医院把治疗挤压综合症作为攻关内容，使用中、西医综合疗法，使伤员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西安新城医院运用中医辩证施治的原则，使 35 例软组织损伤伤员，分别在 6~20 天

内治愈出院。

对于截瘫的治疗，各省投入的力量最大，积累的经验也最丰富。西安红十字医院以前曾有规定，凡有褥疮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均为手术禁忌症。在给截瘫伤员做脊椎椎板减压术时，冲破了框框，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旅大市（现大连市）卫生局中、西医结合治疗截瘫小组，采用大重量牵引复位法治疗截瘫，简便易行，复位快，疗效高，没有负损伤，病人痛苦少，易于推广。用这种方法治疗不完全截瘫，绝大部分伤员经两个月牵引，即可离床自行走动。

徐州、平顶山、沈阳、长春等地的卫生、体育、工业和有关部门为截瘫伤员制做了各种各样的锻炼用具，如床上单杠、双杠、哑铃、手脚吊环、牵引架、护腰、手摇车等。为配合治疗，不少单位还多次举行截瘫人员运动会，让伤员在床上、地面、攀梯上进行娱乐竞赛，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仅据8月4日至8月15日统计，9个省共接收唐山伤员75898人，再加上河北省各地收治的11495人以及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收治的伤员，共有10万多名地震伤员转运外地，并得到良好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这在世界救灾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为抢救治疗外转伤员，国务院有关部门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部署。

1976年8月上旬，卫生部给所有接收唐山地震伤员的省、市卫生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凡已接收伤员的地区的卫生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医药卫生人员和医学院校师生紧急动员起来，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加强思想工作，准备足够的药品、器械，把伤员的接收、诊治、护理和生活，安排妥当，件件落实。要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作用，积极

采用中、西两法进行诊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减少残废和死亡，力争伤员早日恢复健康……

8月11日，卫生部系统召开紧急会议，为救治灾区伤员和增产药品、器械进行专门部署。

为巩固医疗成果，推进伤员的康复进程，8月17日至19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抢救、转运、治疗地震伤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接收伤员的省、市卫生局负责人和卫生部派往这些省份的联络员。会议在总结、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再次重申了抢救治疗灾区10万名伤员的意义，对下一步治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收治伤员的日日夜夜里，全国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干部、医护工作者和各界群众献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宝贵的生命，感人事迹层出不穷。

吉林省长春市职业病医院医生共产党员张百，爱人首批参加支唐工作，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给母亲看管，自己带病投入到收治伤员的工作中去。在工作中，她精益求精，勤勤恳恳，深得伤员的尊重。过度的劳累使张百心脏病复发，倒在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噩耗传到病房，伤员们泣不成声，悲痛万分。

为给伤员献血，不少人把自己的年龄减了又减，他们说：我们和灾区人民心相连，血也流在一起。安徽省涡阳一中教师许云章，上年子宫大出血，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她说：“我为灾区伤员献上一滴血也算尽了一份心意。”她献出了230毫升鲜血。

安徽省怀远县干部群众，给本县收治的383名地震伤员送去肉945斤、白糖599斤、米面800斤、鸡蛋7408斤、鸡870只以及毛巾、绿豆、红糖、西瓜、挂面、鲜鱼、冬瓜，还有扑克牌、象棋、连环画。他们还给治愈返唐人员赠送慰问袋，袋内装有毛巾、罐头、香烟，还有怀远县的特产石榴。

各地邮电局、新华书店的职工，及时把报刊杂志、新书送到病房。许多医疗单位还特意给伤员订了《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一些文艺宣传队、电影队，深入病房慰问伤员。陕西省许多学校还到医院病房办学，派教师每天为小伤员补课，使孩子们在养伤期间也能继续学习。

惨烈的地震灾难毁灭了家园，使灾区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然而，作为危重伤员被紧急疏散到外地的十万灾民却另有一番感慨。地震以后，他们死里逃生，被送上飞机、火车，远去千里，异地疗伤，在经受巨大伤痛的同时，还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温暖和社会援助的巨大力量。

六

经过及时抢救和精心治疗，至8月下旬，转往外地治疗的地震伤员已基本转危为安。为做好治愈伤员的返唐运输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于8月28日向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

运往你省的地震灾区伤员，经过你们积极治疗，有些伤员已恢复健康，要求返回唐山。鉴于京山铁路通车后，（只）办理救灾和抢修的物资运输，还不办理客运业务。因此，对治愈伤员要尽量组织专列（凑够600~1000人）直接运回唐山，不要零星运回唐山，以免增加治愈伤员中转换车和食宿的困难。如果组织专列确实有困难时，可加挂车厢。山东、安徽、江苏（的伤员）可运到沧州；河南、湖北、山西、陕西（的伤员）可运到石家庄。在沧州、石家庄由河北省负责组织专列，再送回唐山。

8月30日，铁道部发出第630号令，转发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指示铁路部门要对返唐人员的运输工作，提供一切

方便。

为使伤员愉快返回唐山，山东省对治愈伤员编队划组，由省革委常委、卫生局副局长徐金华带领干部及医务人员专程陪送到唐山；辽宁省民政部门对治愈伤员进行登记，每集中 500 人派出专列运送一次，并派医务人员专程护送。各地对治愈返乡人员发了秋季衣裤，赠送了慰问品，并为他们带足了途中食品和生活补助费。对老、幼而又无人照管的治愈伤员暂不送回，由民政部门安排寄养或组织参观学习，安排休养。

在青岛市为第一批返唐人员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市委常委、市委革委副主任武杰代表青岛市委和青岛人民致辞，热烈祝贺唐山伤员恢复健康，返回家园。返唐专列路过济南市，山东省委、济南市委和济南军区、济南铁路局以及各部门负责同志厉日耐、徐建春、王一民、常山林、毕思云等以及 400 多名群众举行迎送仪式。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200 余名学生挥动花束，向返唐人员频频致意。省、市负责同志登上列车向全体返唐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目睹党和政府以及兄弟省、市人民作出的种种努力，广大伤员感慨万千。时过 20 余年，唐山伤员们讲述往事，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在那令人心酸而又激动的日子里，唐山伤员深深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与收治地区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做好伤员返唐工作，1976 年 9 月 10 日，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再次向各地区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就保障伤员生活发出指示：

1. 唐山灾区转往省内各地治疗的伤员，由于气候转冷需要补发衣服的，可根据季节变化情况，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神办理。近期能治愈返回唐山的，可发秋衣或布单衣。到冬季需要穿棉衣时还不能治愈返回唐山的，还要发棉衣。

2. 转往兄弟省、市治疗的伤员，伤愈后回唐山路经石家庄、沧州接待站时，对先住下而后再转运的伤员，确实缺衣服的可本着个别解决的精神办理。

为接运唐山伤员返回家园，沧州地委派人到有关省了解治愈伤员底数，组织直达唐山专列，同时积极组织对零星治愈伤员的接待工作。在沧州市，有关部门突击两昼夜，搭起能容纳 500 人的帐篷，以对治愈伤员进行中转安置。9 月 20 日，因铁路桥塌方，由安徽方面开来的 696 次专列不能通过宁河，需经沧州转运。沧州地委即刻组织 30 多部汽车，备足 2000 余斤食品，对 800 名治愈伤员，进行了妥善安置。至 9 月 27 日，由沧州地区转运的伤员全部安全返回唐山。

为感谢各省对唐山地震伤员的治疗，河北省委于 10 月初组织了赴 9 省慰问团，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及唐山灾区人民，向各省党、政、军、民和广大医务工作者表达由衷的谢意，并看望仍在接受治疗的唐山地震伤员。

在近一个月的慰问活动中，慰问团走遍 9 省 41 个地区、155 个县、市。慰问医疗单位 1052 个，慰问伤员 33452 人，受到被慰问省份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受到各省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唐山伤员的热烈欢迎。

11 月 8 日，根据赴 9 省慰问团向河北省委提出的工作报告，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综合组就外转地震伤员治疗期间出现的某些情况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其中包括：

关于截瘫人员的治疗：转外省、市治疗的截瘫人员共 4122 人。在短期内很难治愈，久留外省非长远之计。为此，前指已于 11 月 1 日通知唐山地区市、县，本着“依靠集体，国家辅助，分散管理”的原则，尽快接回。有条件的应接回自家疗养；无条件的依靠集体，以大队、街道或公社为单位建立截瘫病人疗养所（室），进

行妥善安置。

关于伤员中的慢性病患者，如患有高血压、肺结核、精神病、骨髓炎、癌瘤、脑血管等病症的伤员，大部分人震伤已基本治愈，兄弟省未组织返唐，为减轻各省、市负担，如果创伤已治愈，病情又比较稳定的，各有关单位应接回，在当地安排治疗。

关于伤员中孤儿和五保户的安置：有的团反映部分孤儿和五保户的伤已治愈，由外省、市安置确有困难。对此，可通知有关省、市分别送到石家庄、沧州两市接待站进行安置。已治愈的五保户，由原单位接回，妥善安排好食、宿、治（疗）等方面的问题。

十万伤员大疏散，对于地震伤员而言，其经历终生难忘；作为挽救生命的成功之举和国家救灾措施的光辉范例，已被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第 四 章

走 出 困 境

—

由于建筑物的毁坏，唐山市几十万人被埋在废墟下。作为救灾决策，首要的是组织足够的救援队伍，挽救废墟底下的生命；其次就是解决生者的吃喝需求。这是当时唐山抗震救灾指挥决策的主导思想。

7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曾从唐山致电石家庄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通报情况并发出指示：

1. 看了唐山市区的一角，灾情十分严重。据说四五十万人被砸。楼房倒塌80%~90%，平房全部倒完。房子里的人除跑出来的以外全砸在里面，现在正调部队救人。

2. 开滦煤矿的情况。唐山矿从风井里跑出2000人，井下还有多少人不清楚。吕家坨矿受灾轻，其他矿都较重，但情况不明。给国务院吴庆彤同志汇报后，国务院从全国十几个大矿用飞机接来抢救队伍。市民、机关干部靠部队和地委组织轻灾区的人抢救。但多数县失去联系。

唐山的电源全断了，请示水电部从天津送电，要求京、津支援抢修工程人员。

3. 唐山市医院全垮了，伤病员全砸进去了，医护人员跑出来的也不多，要求商业部从北京、天津送药。我省也要马上送药、派医护人员。

4. 送饼干面包。市区既无电也无水，先送面包、饼干，接着送面粉、大米。迅速把车队组织起来。

5. 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住处成问题，要把我省现有的席、帐篷、毡布、塑料布送来。

6. 跑出来的人没有衣服，要把现有的成衣和旧军衣送来。

7. 电讯、电话现在不通，要组织省、地、县邮电局抢修。

8. 据了解，李悦农、牛勇、何毅、强华、劳恩仓等地委负责人牺牲，市委的两名常委、市公安局局长也牺牲了。

9. 现在全国都在支援唐山。要打电话告诉全省支援唐山。

根据马力指示，后勤指挥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1. 除第一、第二批派出医疗队 1500 人以外，组织第三批医疗队 1400 多人，赴昌黎、乐亭、丰南、滦县、丰润、滦南等六县和柏各庄农场救灾。

2. 省直和各地区组织 800 辆汽车运送救灾物资。近二三天内运送熟食，接着运送小米、白面，每天运送 150 万斤，保证灾区人民的吃用。由保定地区送苇席 30 万片；省军区收集旧军装 4000 套、鞋 3000 双，于 28 日和 29 日派车送去。从石家庄市调 10 万斤饼干，从石家庄市医药公司调药品 10 卡车，送到唐山。省直机关动员捐献衣物，连夜运送唐山。请示国务院救灾办公室，从 29 日起由沧州、廊坊准备熟食，分别送往杨村、

静海机场空运到唐山机场。

3. 省直组织 300 多人到唐山市和唐山地区受灾各县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帮助当地党委组织防震抗灾。

4. 从省直和石家庄、沧州、廊坊三个地区抽派电讯工程技术人员，携带电讯器材赴唐架设临时电话交换台，抢修被破坏的电讯设施。

5. 考虑到唐山陡河水库发现纵向裂缝，派四个组去协助采取补救（维修）措施，协助当地检查水库、河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6. 省地震局组织力量到唐山监视震情，发现异常现象后立即报告。

7. 省委（石家庄）成立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设邮电通信、卫生医疗、交通运输、财粮物资、防汛、情况综合等六个小组，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从以上情况看，在 28 日，救灾指挥者首先注重的是抢救遇险者的生命和救护伤员，同时解决灾区人民的吃喝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灾民的生存问题更突出地摆在了救灾领导者面前。

就在救灾队伍从废墟中抢救遇险群众、医疗救护伤员的工作遇到空前困难的同时，幸存的几十万唐山市民也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困境，地震毁灭了一切，也毁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和水源。至 29 日，在大地震发生 30 个小时以后，灾民们已吃光了所有能挖掘出来的一切食物，喝光了所有池塘和水坑的存水。新的严重灾难，正在一步步地向灾区人民逼近。

解放军救灾部队是于 29 日凌晨陆续赶到唐山的，到 29 日中午，还没有吃上饭。当时，他们已连续行军、投入救灾 24 个小时了。救灾部队某部炊事班的战士们，好不容易从水坑里弄来清水，拣来树枝干草，生火作饭。稀饭还没煮好，早已围上来一群

灾民，他们不说话，呆滞的眼睛看着饭锅直发愣。一个孩子只有十来岁，一件大人的背心挂在赤裸的身体上。他站在人群以外，绝望的眼神茫然地看着做饭的战士们，似乎并没有显出对饭的渴望。一位战士忍不住递给他一碗饭，谁知这似乎提醒了灾民：解放军的饭不是可以吃么！饿极了的灾民们拥上来，把饭一扫而光。战士们只好重新找水做饭。做好一锅灾民们吃一锅，找饭吃的灾民也越来越多。救灾的战士们来吃饭，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他们实在不能同老百姓抢东西吃。望着战士们嘴唇上泛起的一层白泡和疲惫不堪的身体，炊事班的战士们急得直掉泪：同志们吃不饱饭怎么能完成救灾任务。最后，首长采取折衷办法，炊事班一分为二，部分战士在原地继续做饭，供应灾民；在远离市区两公里处另起锅灶做饭，以供救灾部队食用。

灾民要吃要喝以维持生命，救灾部队要吃要喝以解救更多的遇难群众，然而，部队带来的粮食毕竟有限，毁灭的唐山食水皆无。整个灾区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7月29日，前指领导人向后指发出指示：

灾害是毁灭性的，工作量很大，首先是抢救人、运伤员、掩埋死者，解决吃饭、喝水、医疗、运输等。省里（石家庄）要准时解决：

1. 运送药品、包扎和消毒材料；
2. 先大量组织送熟食，然后再送粮食；
3. 筹集若干外套、救灾衣服；
4. 地方用汽油由地方负责，请派人送来，若来不及请向北京市联系，紧急支援汽油；
5. 办公用的照明器材如马灯、蜡烛、灯油也快送来；
6. 省里来人要带汽车，伙食一律自理。炊事员、管理员、炊具由自己解决，各地区来人（生活）也要自

理；

7. 来一辆大轿车给省委办公用，运来的东西送唐山机场，交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医疗人员也到机场报到，省和各地来的工作人员，由地、市指挥。

与28日的灾情通报相比，上述指示已把解决吃喝问题摆到了与抢险救人同等重要的位置。

为解决灾区危机，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除继续向灾区派出医疗队外，动员一切力量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特别是加紧运送食品。省委向邯郸、邢台、石家庄、沧州、廊坊、保定、衡水等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筹集熟食、衣物、医药以及帐篷、苇席等救灾物资，由各地直接运往唐山市。为解决急需，由驻石空军第4航校派飞机空运熟食、衣服。并决定前两三天内运送熟食，接着再运大米、白面，每天运送150万斤，连运半月。

29日，国务院救灾办公室通知河北省委：28日深夜，天津、北京已向唐山紧急发运压缩饼干15万斤；29日从辽宁发运饼干12万斤。上海、黑龙江等地也都发出了救灾食品。

为了向唐山供应熟食，河北省各地紧急动员起来，连夜加工。

石家庄市食品加工企业紧急加工饼干、面包，29日用汽车发运2万多斤。石家庄市饮食公司于7月30日0点接到加工1万斤熟食的任务后，立即动员35个单位的339名干部、职工，开动各种加工机具，5个小时加工熟食12180斤，及时运往灾区。邢台地区有着丰富的抗震救灾经验，一昼夜烙大饼59万斤，连同药品、粮食等其他救灾物资，装好170辆汽车，于29日凌晨发往灾区。至30日下午，省直各部门和9个地区已累计发往灾区熟食83万斤，糕点31万斤，粮食524万斤；另有新旧服装41.7万件，鞋袜11.6万双。

石家庄市原来日产糕点能力为3.5万斤，为支援唐山，日产量猛增到5万斤；邢台市原日产糕点1.2万斤，灾后达到2万

斤；衡水镇原日产糕点 5000 斤，灾后增加到近万斤；沧州市由日产糕点 1 万斤增加到 2 万斤。邯郸市食品一厂为了保证灾区食品供应，由每日两班生产改为三班生产，日产量由 3 万斤增加到 4 万斤。石家庄机场也作出空运安排：每日运送石家庄组织的饼干 3 万斤、咸菜 1 万斤，运送邯郸组织的饼干 2 万斤，另调大葱 1 万斤空运唐山。

至 31 日，灾区食品供应状况稍有缓解。鉴于熟食易出现霉变现象，7 月 31 日，河北省给各地区发出电话通知：

现在灾区急缺饼干、馒头干、咸菜等，要按省下达的计划及时组织加工和运送。今后不再送大饼、馒头等容易霉变的食品。

根据中央指示，从 8 月 3 日至 13 日，由上海市和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南四省调给唐山灾区饼干 895 吨，平均每天 80 吨。鉴于市区已开始供粮及大量伤员外运，每日由省内调运唐山的 1 万斤饼干也转运到丰润车站，主要供伤员和医疗队及运输车队的司机食用。

在唐山机场的直升飞机基地，解放军某部“爱民模范连”指战员执行向灾区空投食品的装机任务。他们冒着飞机发动机喷出的高热气流，把食品装上飞机。最初装满一架飞机需 5 分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一次次改进操作方法，一次次缩短装机时间，后来，装好一架飞机只用两分钟。

谁也不记得第一袋食品从飞机上抛下来的确切时间，然而，飞机空投食品的情景却令人终生难忘。当一包包食品像撒豆子一样从空中抛下时，饱经煎熬的灾民们呆滞的脸上有了一丝活气。饥饿的人们跟着飘飞的食品袋奔跑，衰弱的身躯跌倒了，爬着往前凑；袋子摔破了，食品滚到混有尸水的泥土里，人们照样抓过来就吃。

解放军战士们把落到眼前的食品袋让给灾民，尽管他们自己

也饥饿难忍，但他们绝不能与灾民争食。作为军人和救灾者，他们只能冒着高温酷暑，忍受着饥渴的煎熬，继续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

在唐山地震现场，有人说，“渴比饿更难受；实在渴得没办法，就到附近的臭水坑中打水喝，那水的味可难闻了。当时有的人家在掩埋遇难亲人时，就在坑边为死者清洗，可这边还得喝这些水。人们明知喝这种水要坏肚子，但解渴救命要紧，谁也顾不上别的了。”还有人说：“地震过后，那天气也真怪，一会儿雨水淋，一会儿太阳晒，太阳蒸干了雨水，烤得人焦渴难受。一般人还能熬着，可孩子和伤病人员就受不住了。一个伤员被人救出来放在路边，一个劲地叫渴，可哪有水喝？过一段时间，不叫了。再去看他，他已死了。”

这是唐山地震灾区 29 日、30 日缺水情况的真实写照。

地震使唐山市供水管网遭到彻底破坏，短短两天内，游泳池、浴池存水一抢而光。有了饼干可以充饥，可是吃了两块，再也难以下咽。暑热蒸人，早已精疲力尽的灾民们已经没有了汗水，他们似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伤员们躺在路边，紧闭着双眼，嘴里发出微弱的叫渴声，奄奄一息。为了活命，人们只好到下水道、污水场和有污染的陡河去提水。

7 月 31 日凌晨，省委副书记马力打电话给（石家庄）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

现在吃的送上来了，没有水喝……首先解决自来水，打算先解决 7 口井，要安装发电机组，用 60 千瓦发电机组，让石家庄自来水公司抽 30 名老工人，带工具去作技术指导。明天先乘飞机去一些人，其余人员随后乘汽车星夜前往。施工由国家建委在陡河施工的一公司负责，需要的管子由国家解决。

为临时解决灾民用水，指挥部紧急调用各种水车往灾区运水。解放军救灾部队把帆布铺在卡车上盛水，用架桥铁舟和冲锋舟装水，从农村、郊区向市区紧急运送。

29日晨1时，北京重型电机厂接到指示，尽快把30辆加油车改装成运水车发往唐山。3时，全厂开始改装会战；下午5时，30辆车即改装完毕。绿色的车身喷上了“慰问灾区人民”6个金黄醒目的大字。当晚，30辆装满清水的水车，开出北京，直驶灾区。

30日凌晨4时，水车开进了唐山的大街小巷，开到了饱受干渴煎熬的伤员和灾民面前。与此同时，从灾区附近地区抽调的200部各种运水车，也从四面八方赶到灾区。灾民们手拿各种盛水用具在水车前排起了长队。战士们把水送到灾民身边，用勺子把清水喂进伤员的嘴里。当清亮的水花在盛水容器中跳动、甘甜的清水湿润灾民的喉咙时，唐山市街头响起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唐山沸腾了。灾民和伤员们无不欢欣鼓舞，心情万分激动。

但是，救灾指挥者们的心情并不轻松：200部水车供应几十万灾民和救灾部队，无异于杯水车薪，灾区用水问题依然严峻。必须立即开辟水源，就地解决唐山市区用水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增加供水能力，抗震救灾指挥部除继续组织水车日夜运水外，还向有关部门再次提出要求：

1. 继续增援供水车辆，以扩大供水面；
2. 提供大量水缸、水桶等储水和运水工具，增加供水车供水次数以解决群众用水急需；
3. 为抢修市内的给水工程，增加自来水工人；
4. 解决部分消防用30千瓦以上的柴油机等抽水工具，以扩展水源，扩大供水面。

面对灾区的缺水局面，唐山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心急如焚。他们带着废墟中的尘土冲向水厂，抢修设施，组织供水。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左玉峰不顾家中4位亲人遇难、自己腿部受伤，及时召开党总支会议，安排抢险自救，制定紧急抢水方案。他们首先把水厂尚存的清水提出来，分给群众，再发动各厂矿、企业和生产大队利用自备水源井就近供水；同时抓紧修复市区补压井，安装取水点，首先做到单井分片供水。

8月3日和4日，上海抗震救灾指挥部派专人两次空运50厘米麻水龙带5000米，水管接头360副，用于市区铺放临时水管，向灾民供水。

至8月4日，唐山市区已临时修复供水井4眼、自来水厂一个，一次供水管道4000余米、二次供水管道500米，恢复单井15眼。尽管那些距水源较远、水车不能通行的偏僻街区用水仍较困难，但大部分灾民已基本解除了水荒。唐山救灾现场再次克服了危机。

二

由于灾区周围的公路交通全部瘫痪，短时间内难以修复，直接影响了救灾物资的输送能力。为使灾区渡过难关，唐山市民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全部实行供给制，即由国家按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全部生活用品。

关于吃粮标准，马力曾具体指示：部队及救灾人员和厂矿职工按原定量供应；一般居民和机关干部，每人每天供粮0.9斤。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灾区物资极度缺乏，其供给标准只能保证每人每天4两蔬菜，每月每人4两食油、半斤猪肉、一斤食盐、一斤咸菜和生活必需的碱面、肥皂、煤油、火柴和卫生纸。每个居民委员会（生产大队）配给半导体收音机一架。按马力指示，必须保证每户居民有一只暖瓶和一条被子。其他生活物资加紧组织运送，随到随供。考虑到当时的窘迫形势，省委第一书记

刘子厚不无忧虑地说：“供给制至少要搞3个月，以后看情况再定。”

尽管物质供应极为有限，但在当时，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确已竭尽了全力。据10月底统计，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门，军委总后勤部和河北省各地送达灾区的救灾物品已达530多种，70万吨，总价值2.4亿多元。这些物资是用1.8万个火车皮、4500辆次汽车和1038架次飞机运来的。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把食品和各种物资及时分发到居民手中，唐山市政府在市区各街道设立了供应点。供应点以粮站为基础，每个点安排职工4~7人，其供应范围仍以粮站原供应范围为准。为维护供应秩序，建立了由粮站干部职工、解放军代表和居委会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小组，具体领导物资发放工作。在摸清现有居民底数的情况下，街道居委会又设立了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发一个粮油供应证，由居民小组统一领粮、领物资，再由居民小组分发到户。

在所有救灾物资中，以粮食供应任务最为繁重。地震以后，进入唐山市区的外地救灾人员达30万人，加上唐山市民和郊区人口，需供粮人口达110万人。粗略估算，每天需成品粮120~130万斤。地震前，唐山市库存面粉2500万斤，只有140万斤未受损失。唐山地区库存小麦约3.2亿斤，大部分存在各县粮库，虽无太大损失，但由于唐山、秦皇岛两市的粮食加工厂均遭破坏，短时间内无法开工生产，形不成对灾区的供应能力，仍需由外地调入成品粮。

为解决灾区用粮，北京市向唐山调入成品粮2500万斤，河南省调入3200万斤；已运抵丰润县的面粉，也组织汽车向唐山市突击抢运。为保证居民生活供应并逐步充实唐山市内的成品粮库存，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每天再由省内往丰润县调用成品粮100万斤。仅8月份，即调入唐山市成品粮8484万斤，其

中省内 4033 万斤。至 8 月中旬，唐山市区各户居民存粮已足够半月之需。并且，各粮站均有部分储备，多者已达八九万斤，市区 52 个粮站存粮已达 210 万斤。为防不测，9 月份又调入成品粮 2000 万斤。至 10 月份，唐山市成品粮已自给有余。

与此同时，唐山灾区也加紧恢复食品的加工运作能力。唐山地区原有的 42 个粮食加工厂，都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至 10 月底，除市内第二面粉厂因破坏严重没有恢复外，其余都已全部或部分恢复生产，加上新调入的小型磨粉机 125 台，月产成品粮已达 4600 万斤，接近震前水平。唐山市 6 个糕点厂都已恢复生产，月产糕点 75 万斤，占震前的 60%。唐山市原有调味厂 2 个，月生产酱油 180 万斤，食醋 16 万斤；在全市恢复生产之前，先用原有的半成品土法生产，至 8 月底，其生产能力已达日产酱油 2 万斤，食醋 0.4 万斤；至 10 月份，已恢复到震前生产水平。

唐山市尚存 450 万斤食油未受损失，短期内可保障按计划供应。但是，由于丰南县胥各庄、塘坊轧花厂和滦南县司各庄轧花厂因地震受到严重损失，影响秋季棉绒油加工能力，造成食油续供困难。鉴于棉花加工旺季即将来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尽快恢复唐山地区食油加工能力，为此，指示省供销社：

1. 由石家庄抽调（技术人员）20 名，支援司各庄轧花厂；邯郸地区抽调 25 名，支援胥各庄油棉厂；邢台地区抽调 18 名，支援塘坊轧花厂。要求各地区棉麻公司要有一名负责人带队。

2. 抽调的技术人员每人须携带两个月粮票、生活费和生活用品。并带足……住宿用的被褥和抢修用随手工具。

3. 支唐人员和所调设备，于 9 月 12 日前抵达受灾厂，把设备安装好，不误旺季开工生产。

至10月底，唐山地区食油加工能力已恢复到月产90万斤水平，占震前加工能力的70%。

为解决灾民吃菜困难，抗震救灾指挥部向全省发出号召，要求各地对唐山灾区的居民用菜大力支援。指示一经发出，很短时间内，各种蔬菜从全省各地源源运往灾区。邢台县上百个生产大队的社员冒雨淌水，行程百里，把蔬菜运往车站，辗转运往灾区，一天运送蔬菜达10万斤。石家庄市财贸部门与农业部门互相配合，把支援任务落实到生产队，农民每天采摘豆角、西红柿、辣椒3万斤，紧急空运唐山。

为保证唐山灾区蔬菜供应，国务院决定，由上海、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南五省（市），从8月3日至13日，每日发运咸菜3万斤，土豆、冬瓜、葱头、洋白菜等不易腐烂的蔬菜一车皮。另外发运大蒜25万斤。

为保证秋菜供应，河北省委给有关地区下达蔬菜援唐任务，指示各地区按指标落实种植面积，切实完成秋菜外调任务；并特别拨出化肥1000吨，专为增产秋菜之用。

石家庄地委有关部门召开各县负责人会议，安排落实秋菜种植计划，并超额分配计划500万斤。邯郸、邢台等地区迅速把任务落实到各县，随后层层分解，直到农村生产队。

至9月份，省内各地区每天往唐山市调入蔬菜5万斤，加上当地生产的（日上市量）18万斤，平均每户居民一天能达到1斤鲜菜。9月底，商业部又调入芋头60万斤，元白菜100万斤，大葱、萝卜20万斤。冬季，内蒙古自治区支援土豆1500万斤。至此，灾区居民吃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三

解决灾区人民的住房问题，也是震后的当务之急。

在震后极短的时间内，灾区人民就在废墟上搭起了许多防雨棚勉强栖身。没有建筑材料，把一根根棍子两头架起来，棍子上

面搭一些破帘子、破席片，就建成一个防雨棚。据唐山地委原副书记曹子栋的爱人回忆：震后与邻居合住一个防雨棚，曹子栋在地委指挥抗震，无暇顾及她们。她们白天出去找吃的，晚上回来挤在一起。防雨棚并不防雨，雨天，外边下大雨，棚里边下小雨；外边雨过天晴，里边还在下。十多天后，街道组织给了一领席子和几米塑料布；她们把席子用木棍架起来，再把塑料布盖在席子外边，作成一个小棚子。棚子虽小，但总算不漏雨了。几个人或几家人挤在一起，总算有个栖身之所。

8月6日上午，马力主持专门会议，研究为灾区群众搭盖简易房屋的问题，并决定成立建房领导小组。8月上旬，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滦县召开了建房会议。会议以后，为灾区群众搭建防震房的工作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震后的唐山余震不断发生，不可能马上建设永久性住宅；建筑材料用量巨大，一时也难以筹集。作为救灾应急措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设防震、防雨、防寒的简易临时住所。

实际上，解放军救灾部队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以后，救灾工作重点即转到为居民搭盖简易防震房方面。对于此项工作，第38军的战士们开展得最早，几乎是在扒救遇险群众的工作稍微有缓解之后即开始进行。当时，救灾物资没有大批运来，建材极为缺乏，简易房也搭得十分简陋。沈阳部队曾参加过海城地震救灾，搭建简易防震房颇有经验，加之以后搭建材料陆续运来，他们搭的简易房既防雨又防寒，像模像样。救灾指挥部召开现场观摩会，要求各救灾部队互相参观学习。第38军的同志一看兄弟部队搭建的简易房比他们的好，就把自己负责地段的居民防震棚统统拆掉重建。1.2米以下用砖垒，中部用苇席扎壁，外表抹上泥灰，顶部使用油毡和塑料布，结构轻巧，防雨防寒防地震，可用作半永久性居住。

随着救灾工作的逐步深入，唐山地委组建了群众生活领导小组，由曹子栋任组长，专门负责建房，救济孤儿、孤老以及唐山

市民的生活安置工作。从此，为解决唐山市民的衣、食、住行，曹子栋开始了昼夜奔波。

按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要求，曹子栋必须保证唐山市区的灾民在10月份全部住进简易房。这在当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急需的建房用塑料布、苫布、席子、竹杆等材料极缺，省内塑料布资源已竭，苫布也很少，除继续使用省内苇席外，其余部分只好请求中央解决。后来，兄弟省支援塑料布117.7吨，加上省内支援的37.5吨，总共155吨塑料布全部用于搭建简易房。塑料布用完了，就用油毡；油毡用完了，就另行组织生产。为此，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给河北省的7家企业下达紧急任务，为灾区生产22万卷油毡。至9月14日，生产企业已向唐山市发运油毡81896卷，暂时满足了建房之需。

为根本解决唐山灾区的建房用料，省委决定由宣化造纸厂承担试制油毡纸的任务。至9月15日，宣化造纸厂已生产油毡原纸49吨，且纸面平整、拉力强、吸油性好，达到了设计要求。

10月底，唐山市区基本完成建房计划，家园被彻底毁灭的唐山市人民总算有了固定的居所。在全市居民中，曹子栋一家是最后搬出简易防雨棚的。问其原因，答曰：“当时有条规定，在全市人民住进简易房之前，震后尚存的地、市领导及其家属，不许住进简易房。”曹子栋任地委建房组长，其家属的搬迁顺序排在全市人民及其他领导及其家属之后，也算理所当然。

进入11月份，唐山地、市、县有关部门对全市防震简易房进行检查和验收。对不能过冬的棚户登记造册，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责成有关部门限期解决。为此，至1976年底，唐山地区又续建抗震房10.43万间（唐山市区3.25万间，农村7.18万间）。

尽管如此，整个唐山灾区的住房困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时，唐山市还有外转归来的伤员、暂住集体宿舍的双职工和临时投亲靠友回来的市民急需解决住房；农村还有部分农民住着震

坏的危房，且多是老、弱、孤、寡户。唐山地委、市委除责成各地继续突击抢建外，决定对一些虽破损但尚能使用的房屋暂不拆除，留待次年春季再行重建。同时，考虑到已建成的早期简易房大部分不能防雨，另准备了石灰、沥青、木料和油毡等建筑材料以备次年春季维修使用。

唐山的冬季是寒冷的，而 1976 年的冬季似乎来得特别早。刚刚进入 11 月，人们已感到深深的寒意。加之简易房毕竟防寒性能较差，白天尚可将就，夜间则愈加难过。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唐山人民刚刚经受了地震灾难，绝不能使其再受到严寒的威胁，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保证灾区取暖用煤的供应。

由于地震的影响，唐山原煤产量下降，城市居民的存煤因废墟埋压也受到大量损失；农村大量庄稼秸秆用于搭建防震简易房，影响了农民的烧用；再加上海河工程用煤和农村作坊用煤数量增大，一时煤源紧缺，灾区用煤较为紧张。据测算，1976 年冬季，唐山灾区至少需要生活用煤 76 万吨。由于煤源不足，国家统配煤矿只能供应居民生活用煤 29 万吨，地方煤矿用于市民生活的煤源只有 17.5 万吨，合起来只有 46.5 万吨。尽管省内可再调济解决 15 万吨，整个灾区仍有 15 万吨生活用煤没有着落。

为解决灾区用煤，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于 1976 年 12 月 5 日发出《关于切实作好生活用煤和取暖用煤供应的通知》，要求唐山地、市有关部门把解决群众冬季生活和取暖用煤列入议事日程，专人负责，保证不冻伤一人；要求充分利用煤矸石资源，并要求厂矿、机关带头烧用。对受灾较轻或交通方便的地方和单位，要适当多供煤矸石；对受灾较重，距铁路、公路较远的农村社队，要优先多供好煤；此外，人民生活用煤必须全部供应给群众，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挤占或挪用；

地方小煤矿生产的煤炭，在首先保证生活和供应部分重点企业外，其余全部供应市场；从外地调入的生活用煤，必须按计划完成。

为解决冬季烤火用具，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生产取暖用炉 15 万个、炉子零件 17 万个以及配套的铁壶、炉钩、炉铲，由省计委、财办、工办负责组织生产。为解决炉具生产用料，由国家专项拨给薄板 4300 吨、生铁 5000 吨和焦炭 1400 吨。此外，为生产取暖用烟筒 170 万节，国家拨给薄铁板 3214 吨。商业部还拨给镀锌板 300 吨，用以加工马蹄壶 25 万个。

为确保灾区特困人口安全过冬，政府专门拨出救济款物。经测算，唐山市区和农村，加上廊坊、沧州地区受灾较重地区，共需棉布 969 万米，棉花 415 万斤。除省内解决 1/3 外，中央另拨给棉布 646 万米，棉花 277 万斤。为将救灾物资尽快送到灾民手中，省棉麻公司按系统向 5 个地区统一下达任务，各地党委和救灾指挥部给加工部门调集人力和设备，仅 10 天即完成 400 余万斤的絮棉加工任务，一举解决了灾区人民过冬防寒之需。

四

地震使唐山市商业系统遭受严重损失，约有一半的商业职工受伤、震亡或下落不明，粮食和商业网点遭到极大破坏。地震后，唐山财贸系统的干部、职工不顾个人伤痛和家人的安危，迅速组织起来，护店、护库，保卫国家财产。为使灾区人民生活尽早步入正轨，8 月上旬，当抢救遇难者和掩埋尸体的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后，唐山地区商业职工就已着手进行恢复商品供应的准备工作。据统计，至 8 月 20 日，唐山市商业系统已从倒塌的仓库和商店挖掘和清理出价值 1621 万元的商品，其中包括药品 9000 多件、肥皂 15000 多箱以及大量灯泡、手电筒等，为恢复灾区人民商品供应迈出了第一步。

从8月中旬开始，全市重点进行了商业网点的建设工作。8月14日，市区百货商店恢复营业。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前，售货员出售刚从废墟底下扒出来的商品，有些商品还带有压埋过的痕迹。在昔日高大漂亮的商店的废墟上搭建的简易售货棚，四面透风，下雨漏水。有的营业点连棚子也没有，只是一个用破砖架起的露天售货摊。看到这种情形，最能让人回忆起刚刚过去的那场灾难，又不能不被售货员那种勤恳敬业、忠于职守的精神所感动。

最初的商店，定量供应和商品销售服务兼顾。除蔬菜、果品统一分配、生活用煤按“斤粮斤煤”统一配发外，其他商品均实行货币交换。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渐恢复，商店营业范围也日益扩大。每个商店经营的商品也由几种增加到几十种至几百种，日营业额少则几十元、多则近千元不等。缸么区受灾较轻，百货点经营商品150种，日营业额达1200~2000元。

在所有的商业网点中，粮食供应点恢复最早。作为震后供给制物资配给的窗口，最初并没有粮食储备，只是随到随供。至8月下旬以后，全市已恢复、建立售粮点110个，比原来还多两个。9月14日，新市区百货商场由一个营的解放军指战员协助建设并筹备恢复开业，650平方米的半永久性营业场地，经营4800种商品，日营业额达3000余元，接近震前水平。

至10月底统计，全市商业网点已恢复484个，占震前的68.8%，另外建立代销点和流动售货点252个。10月份商品销售总额1860万元，相当于上年10月份销售额的65.8%，基本保证了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全市银行营业部和储蓄所原有60个，恢复51个，各种业务均已恢复。其他如饭馆、旅馆、理发馆也相继开业。农村财贸网点也恢复很快，商品供应逐步恢复正常。

商品流通的的恢复不仅是震后唐山市社会生活进一步恢复的标志，对于稳定群众情绪，保持社会安定也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灾区人民吃、喝、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特别是部分商业网点恢复营业以后，人们迫切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于是，给城镇职工补发工资的问题提上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日程。

8月29日，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给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写出报告，对向灾区职工发放工资问题专门进行了说明：

据指挥部调查，震前唐山市共有职工33.7万人，地震死亡3.37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0%。至8月底仍未查明下落者1.7万人，占职工总数5%。据对11个单位2413户职工进行调查，全家没有死亡（人员）的1111户，占调查户数的46%；全家遇难的91户，占3.8%；家庭人口部分死亡、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仍在12元以上者970户，占调查户数的40.2%。依此综合计算，发放工资后，85%的职工家庭生活不会出现困难。因主要家庭劳动力死亡而造成生活困难的241户，占调查总户数的10%左右，这部分家庭的生活，需通过抚恤和救济的办法，妥善加以解决。

关于工资的发放办法，指挥部规定：本人已死亡的发给家属，全家死亡的不发；对于下落不明的职工，在未查清之前，工资暂时照发。对国家已经发放的生活物资不再折价扣款；区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可参照上述办法处理，工资暂从公积金中开支。本单位发不了工资的，由企业主管部门统筹解决或用银行贷款解决，待企业恢复生产后逐步归还。街道办的“五七”组织，其工资问题待恢复生产后解决。

至9月10日，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职工的工资已全部发放完毕。所谓少数人是指在抗震救灾中犯有错误或表现不佳者，包括地震以后偷抢财物、见死不救、逃跑情节严重、长期旷工者

等。据唐山煤矿、唐山钢铁厂、唐山地区建筑公司和地区印刷厂4个单位调查，在所有38631名职工中，暂未发给工资的有144人，只占职工总数的0.37%。

职工工资的发放，结束了地震灾区一个多月的灾时供给体制，标志着灾区人民开始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也标志着抗震救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让唐山人民过好震后的第一个春节是稳定灾区社会的重要措施，对于巩固和体现抗震救灾成果也十分必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唐山市委为此而竭尽了全力。

让唐山人民过好春节，使唐山的物质供应再上一个台阶，不仅是抗震救灾决策内容之一，也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省人民的一个共同心愿。为保证春节供应，春节前唐山地区计划收购16万头猪，加上库存的1万头，不包括春节后计划再调运的2万头，春节期间，唐山市至少能保证供应肥猪17万头。全市组织春节货源总价值达1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4%。

对于唐山人民而言，1977年春节的物质供应是丰盛的。除元旦增供食品外，政府规定每人定量内调剂面粉5斤、大米3斤，增供猪肉2.5斤、食糖4两以及粉条、豆腐、饅头、鲜鱼、白酒、鸡蛋；另安排大白菜货源1.23亿斤，春节吃菜可以得到充分保证。这在副食品凭票供应的年代，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程度。

但是，就在年夜饭端上餐桌的同时，唐山市再度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恶梦刚刚醒来，理智已经恢复，遇难亲人的音容笑貌似乎更加清晰；眼前的美酒佳肴更加剧了亲人离去后在心底形成的巨大痛苦。街头也有爆竹在炸响，但并无多少喜庆气氛。在街头和郊外，祭奠亲人焚烧纸钱时的一簇簇火光在夜色中闪烁，烧剩的纸灰在寒风中漫天飞舞，更加剧了周围的悲凉气氛。简易防震房中，不时传出隐隐的哭声。

1977年春节，是唐山人民最难度过的春节，有庆幸和喜悦，但更多的是心酸和苦涩……

五

强烈地震夺去了24万余人的生命，另有16万余人身受重伤，还出现了大批的孤儿和孤寡老人。为对死者善后和对孤儿、孤老以及伤残人员的生活进行妥善安置，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对于震亡和受伤的职工、干部，首先划分因公和非因公伤亡的界限。凡震时在工作岗位执行任务，震后抢险救灾造成伤、亡或负伤后治疗期间死亡的，均按因公伤、亡处理；其他按非因公处理。同时规定，无论因公和非因公负伤、致残，均按《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和有关规定执行。死亡的职工、干部，已得到安葬的，无论因公和非因公，一律不再发给丧葬费或丧葬补助费。

因公死亡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其收入加上应发的抚恤金，达到或超过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者，按《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规定，每月由政府发给抚恤金；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者，不发抚恤费，改按基本生活水平标准按月发给补助费，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非因公死亡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其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者，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者，不执行一次性支付救济费的办法，按月发给基本生活补助费。

死亡职工的子女符合招工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和生产需要，有计划地安排顶工或优先就业。

唐山地震造成伤残、截瘫伤员约5450人。为解决伤残人员的安置、疗养问题，本着依靠集体、国家补助、分散管理的原则，大体采取了以下办法：

1. 有条件的尽量由其亲属接回家中疗养。

2. 家居农村而无条件疗养的，由所在（生产）大队或公社建立疗养所（室）进行安置。其经费原则上由集体公益金解决，社、队确有困难的由社会救济费酌情补助。

3. 家居城市而家中无法疗养的，属于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截瘫伤员（包括职工家属），由所在单位或系统负责安置。一般市民由街道办事处建立截瘫伤员疗养所（室）进行安置。其生活费原则上自理，确有困难的分别由劳保、福利费补助，一般市民由社会救济费补助。

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求由工会、劳动、财政、卫生、民政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并由有关部门建立办事机构，负责伤残人员的接收、管理和治疗工作。以后，唐山市为震残人员建起伤残福利工厂 35 个，安置震残伤员 2200 多人。

经过地震灾难的变故，唐山灾区留下了数千名孤儿和孤寡老人。他们失去了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且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特别是老人们，大都身患这样那样的疾病，生活十分艰难。妥善安排和照顾这些人的生活，不仅是人民政府的责任，也是医治地震创伤的一项重要内容。

抗震救灾决策者们对孤儿和孤老的安排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76 年 8 月 29 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给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报告中，把对孤儿、孤老的安置意见进行了汇报：

……为了更好地安排他们（孤儿、孤老）今后的生活，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有条件的单位可筹办敬老院、孤儿院，使其各得其所。自愿投亲靠友的，死亡职工所在单位要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帮助联

系安排，定期发给生活补助费。对于其中生活能够自理而又愿意独立生活的，可按上述办法发给生活补助费。

1976年11月5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唐指〔76〕14号文件，对由震灾造成的孤儿、孤老的生活安置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属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幼、老灾民（包括唐山市郊区），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0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规定的精神，凡是应安置的人数较多的（生产）大队，由大队办敬老院、幼儿园，应安置人数很少的队，可由（人民）公社统一办敬老院、幼儿园，切实把吃、住、穿、烧、教安排好，使他们的生、养、死、葬有指靠。……唐山现有的无依无靠幼、老灾民，属于干部、职工家属的，由干部、职工所在机关厂矿等单位办敬老院、幼儿园进行安置。属于城市居民的，由市、区或街道办事处负责安置。

据统计，地震以后，仅唐山市区就出现孤儿1700余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本该享受他们童年时代的幸福时光，但无情的震灾夺去了他们的一切，使他们过早地体验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在抗震救灾最紧张的阶段，不少孤儿被亲属领走，无依无靠的孩子则被邻居、父母的同事或单位临时收养，也有稍大一些的孩子四处流浪。当时，援唐医疗队和解放军救灾部队都收养了大批孤儿，在完成救灾任务的同时，也给予孤儿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抚养这些可爱的娃娃，给那些叔叔、阿姨们紧张劳累的救灾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那些刚生下不久的小“震生”们得到人们的特殊护理，在那食水皆缺的地震灾区，从废墟中扒出的每一点点食品，都要给他们优先享用。稍大一点的男孩与解放军战士

有着天然的缘分，那些稚气未脱的解放军战士成了他们最好的伙伴。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到驾驶室里坐着孩子。孩子们裹着军大衣，啃着大苹果，好像已经忘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被战士们偷偷带进军营，管吃、管喝，随战士们一起执行救灾任务。后来，秘密公开了，孩子们也就成了堂而皇之的小客人。他们穿着改小的军衣，吃着可口的饭菜，白天，同战士们一起执行任务，晚上，睡在战士的被窝里。这些天真的孩子激发了战士们的男子汉柔情，给钢铁军营带来了家庭般的欢乐。还有的军营干脆另辟一角，把 10 多个孩子集中起来，找一位战士临时充当“阿叔”，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看小人书。在这平和、安宁的气氛中，孩子们暂时远离了地震劫难在他们心灵之中所造成的巨大阴影。

早在抗震救灾初期，不少外地无儿无女的夫妇们就给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河北省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领养孤儿。当时正值救灾紧张时期，来信一般未作答复。后来，不少人托救灾人员直接到灾区领养，虽然他们出于好意，但事关孩子的未来，也不能允许他们随意领走，有关部门发现此事，一般都进行了制止。但是，热心的领养者们依旧纷纷来信来访，提出种种理由要求领养孤儿。为慎重起见，河北省民政局于 1976 年 12 月 1 日发出 [76] 冀革民字第 141 号文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

……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任何无依无靠的幼儿，国家都有义务、有能力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因此，工农群众要求领养幼儿的，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讲明这些幼儿由国家统一收养，不予领养。

幼儿的可靠亲属，如亲兄、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愿意接回抚养、幼儿同意跟随者，经过批准可以抚养。除上述以外的亲属要求领养幼儿者，一般的不准领养；个别领养者政治可靠、有抚养能力、要求迫切而幼儿又

愿意跟随者，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同时规定：

领养幼儿者所在单位，要经常关怀幼儿的成长，发现有虐待幼儿者，要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要进行处理，并根据情况可以随时收回幼儿，仍由国家抚养。

震后的唐山，物质供应十分紧张，大人生活尚属不易，要保证孩子的日常生活就更加困难。况且，瘟疫和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危险时刻威胁着灾区，孩子们稚嫩的身体尤其令人担忧。为慎重起见，河北省委决定在外地为孩子们开办育红学校，由国家将孩子们抚养成才。

育红学校是仓促创办的。在石家庄市，为接待唐山孤儿，市委调集工会、教育部门、青年团、妇联等有关方面工作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腾出工人夜校校舍用作孩子们的临时宿舍，配备了专门的医生、炊事员、保育员，并给孩子们规定了优厚的生活待遇。

1976年9月8日上午，唐山灾区第一批144名孤儿（最大的15岁，最小的7个月）到达石家庄。石家庄各界群众给孩子们送了许多礼物，从玩具、学习用具到体育器材，应有尽有。孩子们生活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受伤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小学生于文香在给唐山邻居的信中说：“离开唐山后，真是祖国到处都是家，处处有亲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请叔叔、婶婶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

灾区条件稍有好转，一些孤儿较多的单位也办起了育红学校（班）。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唐山原地直机关育红学校的教师韩淑华女士，这位地震孤儿学校的早期工作者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孩子们是一个个从街上被找回来的。年龄悬殊很大，为便于管理，孩子们被分成幼儿组、小学组和中学组，各组配有专门老

师。按规定，孩子们每年生活费为200元，入校首先解决冬衣、夏衣各两套，其他生活用具备齐。当时唐山市学校还没有复课，由老师对孩子们全方位负责。我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课余管理生活，督促辅导作业，晚上还要照顾孩子们睡觉。既当老师又当保姆。”

孩子们从废墟下逃生，地震的可怕瞬间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震后的唐山余震频繁，一发生地震孩子们就吓得心惊胆颤，争相跑向屋外。连刮风下雨也以为是发生地震，跑到外边空地上，两眼发直，浑身直打哆嗦——他们已被地震吓坏了。孩子们本该有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可在当时却始终难以挣脱恐怖的地震魔影。每到此时，老师们心中涌起无限怜悯和柔情，把孩子们紧紧搂在怀中。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学校作出了取消老师宿舍的决定。老师与自己负责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就像真正的母亲和孩子一样。在统一的大宿舍里，孩子们玩耍一天，晚上睡得很香；老师们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睁着眼睛直到天明。

1977年初，唐山市的学校也开学了，孩子们就到正规学校去念书。早晨，老师把孩子们送到门口，抻平他们衣服上的折痕，目送他们背着书包远去；晚上，辅导他们写作业。学校开家长会，老师们坐在教室里成了当然的“家长”。

地直机关育红学校曾接收过一名出生仅两个月的女婴，交给一位老师专门看管。这位还没有结婚的女同志，整天抱着孩子，喂奶、换尿布，天天睡湿褥子。一位姑娘所应拥有的幸福和甜蜜暂时离她而去，她却过早地品味了作母亲的艰辛。韩淑华对此感慨万端：她是1976年10月从昌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育红学校的。在创业阶段，一切都要建设，一切都要从头搞起。她们清墟、建房、做教具，亲手建起了育红学校。以后既当老师又作“母亲”，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生活得很充实。转眼几年过去了，眼看着孩子们长大了，有的升学、参军，还有的参加工作，相继

离去，老师心里当然也十分高兴。可是，也不知是哪个夜晚，在品味成功的喜悦和自信的满足时，突然觉得身边缺少了什么，寂寞和冷清油然而生，一丝酸楚和惆怅爬上心头。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赶不走，挥不去。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在那单身并不“贵族”的时代，她们已悄悄进入了大龄未婚青年的行列。为了唐山孤儿，她们献出了自己的热情，也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们为唐山恢复和重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 五 章

决战生命线

—

地震使唐山地区发、供电设备遭到严重破坏。陡河电站的生产和生活设施毁坏殆尽，输煤栈桥震断，主厂房运转层以上震塌，烟囱断成两截，人员伤亡近半。遭到破坏的发电设备达 110 万千瓦，占京津唐电网发电总容量的 30%。唐山地区 36 座 3.5 万千瓦以上的变电站中，有 10 多座配电室倒塌；室内配电、通信设备损坏殆尽。电力供应系统全部瘫痪。

电力设施的破坏，不仅使唐山失去了最后的活力，也给抢险救灾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夜幕降临，沉沉的黑暗笼罩了灾区。为保障遇险者的安全，救灾者不得不用手电照明，小心翼翼地进行扒挖作业，扒救速度明显减慢。为及时实施手术，医疗队不得不打开车灯照明。然而，电池容量毕竟有限，没有了光亮，抢救工作被迫停止。耳闻遇险者的呼救声和呻吟声，人们恍然意识到，黑暗已成为抢险救灾的最大障碍。解决照明就是抢救生命，迅速为灾区通电照明，顷刻之间成为抢险救灾的关键。

为灾区恢复照明，一开始就成为抗震救灾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鉴于电力工程对于抢险救灾和保障人们的生存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抢救生命的同时，抗震救灾指挥部即组织了对电力工程的应急抢修工作。抗震救灾应急阶段尚未结束，电力工程的

恢复工作已显示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加速了地震应急任务的完成，有效地推进了唐山抗震救灾工作的进程。

7月28日晨，北京市电管局革委会副主任潘燕生、水电部生产司负责人杨雪林等即分赴灾区了解电力设备损毁情况。当日中午，北京市电管局副局长杜书润乘直升飞机到达陡河电厂组织救灾，希望能通过恢复电厂生产就地组织供电。但是，由于电厂破坏严重，这一设想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鉴于唐山市区急需用电照明的紧迫形势，除采取某些临时供电措施外，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直接取京津电网电力向灾区供电，并采取了多路迂回、直取唐山市区的抢修方案，组织各方面抢修突击力量互相配合，首先保障唐山市区尽快供电。

为在区域电网抢通之前给唐山救灾现场紧急供电，水电部从北京调运了两部发电车，从旅大（大连）等地调了四台列车电站，紧急开赴唐山。与此同时，组织东北、北京电管局共900余人，赴唐山抢修线路和变电设施，引京津电网电力向唐山供电；并决定由北京电力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李鹏担任唐山地区的电力恢复现场总指挥。7月28日晚10时，李鹏率抢修队伍从北京向唐山进发，沿途组织抢修工作，于29日凌晨3时抵达玉田县。

28日18时28分，北京经通县、蓟县、玉田等变电站向贾安子变电站临时送电获得成功；15分钟后发生宁河7.1级强余震，使玉田变电所11万伏线路避雷器倒塌，发生跳闸停电；经抢修，19时19分，第二次送电成功。

为使极震区唐山市首先得到照明，28日21时，从北京调来的两部汽车发电设备抵达唐山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但终因低压配电线路尚未恢复而未能供电。29日，贾安子变电站至唐山的11万伏线路修通两路，一路通唐山市区西北郊变电站，一路通唐山电厂变电站；该两站母线虽已受电，但由于低压配电线路尚未修复，仍然达不到为市区照明的目的。为尽快把电力输入唐山，李鹏把电力抢修指挥所设在贾安子，集中抢修唐山市区及其

周围的低压输电线路，组织力量，昼夜施工。

7月28日下午4时，华北电力管理局总指挥张桂楠用电话给保定电力管理局副局长胡汝尔下达指示：

“震中在唐山，你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唐山救灾。”

胡汝尔，36岁，1965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听说去唐山救灾，一下来了精神。当时，胡汝尔并不清楚唐山灾区供电线路的损毁情况。与总指挥通话本来有些拘束，但事关重大，他还是贸然问了一句：

“我们准备什么？”

“唐山全平了，你什么都得带，连水也要带。”对方语气严厉，哪里容他啰嗦。

29日上午，蒙蒙细雨中，胡汝尔的车队离开保定。他们是从欢送会的会场直接出发的。车上有连夜筹集的器材、家属们赶烙的大饼和他亲自选定的41名精兵强将。这支队伍的调动，是首先向唐山市区供电的重要措施之一。

29日下午4时，胡汝尔在贾安子电站见到了抢修总指挥李鹏。两天一夜的紧张工作，李鹏的脸上明显现出疲倦的神色。

“小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尽快实现唐山市的照明。现在进去了几个指挥部，都在新华路，无论如何，明天新华路要亮起来。”

李鹏知道，胡汝尔带的队伍以搞线路为主，对抢修唐山市的低压配电线路正好派上用场。这支队伍的到来，使李鹏欣喜万分，情急用人之际，他对眼前这支生力军充满了希望。

29日夜间，唐山市新华路。

天气依然闷热阴沉，不远处，救灾部队的汽车灯光刺破了黑暗，送来了少许光亮，那是医疗队凭借汽车灯光在施行紧急手术。战士们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翻动水泥砖块救人，粗重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废墟里不断传出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令人揪心，谁也

不知道那声音什么时候会突然停止。

胡汝尔带队考察现场。微弱的手电光下，一具具尸体横陈，一摊摊血迹未干。楼房垮下来，把电线杆砸得东倒西歪。变压器摔在路边，成了一堆废铁。电线崩断了，落在废墟上，缠在树枝上，大段大段的电线被人割走捆扎了尸体。胡汝尔心中沉重万分：灾区的低压输电设备已遭到彻底破坏。

30日天刚蒙蒙亮，胡汝尔的队伍开上了新华路。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耳闻废墟中发出的痛苦呻吟，不去抢救；眼前的尸体，也不去掩埋。他们把一根根歪斜的电杆扶起，爬到电线杆上接线、换灯泡。他们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操作，似乎对眼前的惨景和紧张忙碌的救人场面无动于衷。其时，人们哪里知道，他们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日日夜夜的工作耗尽了体力，随身带来的大饼早已发馊发霉，水也没有了。尸体的臭味一阵阵飘来，呛得人直反胃口；耳边的呼救声更令人撕心裂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尽快修好线路，加快救灾步伐，让灾区人民尽早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晚8时，低压照明线路与供电车接通，电闸一合，新华路全路通亮。黑暗中，飘起了一条闪亮的光带，给惨遭劫难的唐山大地注入了一线生机。明亮而柔和的灯光首次照亮了惨遭毁灭的大地，使灾民心中升起了无限的希望。

就在新华路低压输电线路紧张抢修的同时，市区居民用电网络和工业用电网的抢修也在紧张进行。

31日凌晨，北京电力引入唐山市区，市区西北面的三个大探照灯开始工作。同时，龙王庙水厂受电供水。继而，唐山机场通电，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信、指挥条件大大改善。至31日14时，寿王坟变电站送电至遵化，遵化县恢复供电。

照明的恢复，加快了抢救速度。上海市建工局职工医院医疗队的15名医生，在3昼夜的时间里先后抢救了近3000名受伤群众；北京部队268医院医疗队连续工作3天3夜，诊治伤员

2000 多名，实施手术 100 多例，抢救危重伤员 70 多人……

地震以后，东北电力管理局和沈阳、抚顺、鞍山、朝阳、锦州电力局以及北京市供电局，东北送变电工程公司，石家庄供电局，石家庄地区电力工业局，邢台地区电力局，承德电力局等单位的 1000 余名职工，从四面八方汇集唐山，共同参加抢修供、变电设施的战斗。辽宁地区电业职工 409 人，自带食宿用具，在震中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寻着震灾痕迹，跋涉千里，日夜兼程，于 29 日赶到唐山地震现场。东北电管局抢修队仅几天时间，就完成了 27 条输电线路全长 601 公里的检修任务和 18 个变电站的检查工作，表现出极强的独立作战能力和很高的工作效率。河北省电力系统赴唐山抢修队的 87 名干部职工，从 8 月 3 日至 11 日，徒步查线 480 公里，检查修复送电线路 217 公里、35 千伏以上变电站 21 座，修复市内照明线路 13 条、照明电杆 560 余根，排除设备故障 376 处，为灾区电力恢复作出了贡献。

唐山灾区的电力职工也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唐山地区水电局财务科李科长，爱人和一个孩子遇难，本人腰部受伤不能站立，被人从废墟中抢救出来后，在水电局门口趴着坚持工作。供电局党委书记滕玉廷、生产技术科长李玉祥带伤指挥抢险救灾，给周围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灾区电力部门干部、职工及早投入抢修工作，有效地推动了抢修工作的快速进行。

8 月 6 日，唐山市区 15 条主要街道已恢复电力照明，开滦煤矿所属 8 个矿全部恢复供电，其中 5 个矿开始排水，揭开了保矿、恢复生产的序幕。

至 8 月 9 日，唐山地区 8 个 11 万伏变电站已全部修复；受不同程度损坏的 55 个 35000 伏变电站，也有 36 个恢复工作；车站、飞机场导航设施、郊区广播站等重要电力用户优先恢复供电。继而，唐山地区 9 个县全部恢复供电，提前两天完成了县县通电任务。供电网络的及时恢复，大大缩短了灾区恢复重

建的进程。

二

地震使唐山市区的供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22座泵房全部倒塌，供水及配电设备全部毁坏，4座配水厂的二次加压泵房有3座严重震裂。地下输水管道接口拔脱，水管扭裂，供水管网漏水达4000余处，绝大多数给水栓被废墟砸毁覆盖。全市436名给水工人，死亡92人，重伤41人。市区供水系统全部瘫痪。在唐山市区，炎炎烈日下，近百万地震灾民和救灾人员忍受着干渴的煎熬。因过度疲劳和干渴，救灾部队战士屡屡晕倒，伤员因干渴致死的事件时有发生。尽管抗震救灾指挥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用各种办法抢运饮用水，但灾区用水形势依然严峻。百余万人的生命仅靠车辆运水维持决不是长久之计。水，成了与死神争夺生命的筹码。尽快恢复灾区供水工程是挽救生命的需要，也是使抗震救灾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之一。

7月30日，石家庄市自来水公司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行38人乘飞机抵达唐山，与唐山市自来水公司职工一起，揭开了夺水会战的序幕。此后，张家口、保定、邯郸、秦皇岛、承德和辽宁省营口市等地近200人的抢修队伍陆续紧急赶赴唐山；北京、山东、河南、辽宁、山西、吉林等省、市消防队和给水职工也相继赶到。解放军救灾部队某部和清华大学赴唐实习的近百名师生也加入了夺水行列。北京、天津和国家物资总局运来大批急需的设备、器材和车辆。为协调各方面力量，发挥最大工作效益，唐山市成立了水源指挥部，统一指挥唐山市区供水管网的修复工作。在抢救生命的同时，一场激动人心的夺水会战在地震灾区迅速展开。

唐山市区供水设施布局有其鲜明的特色，以新华路为界，市

区全部水源补压井均在路北区。修复路北区，唐山市的抢水供水任务即完成大半。路北区受灾比路南区轻，易于部署修复队伍，修复工作量比路南区相对较小。按照尽快供水的原则，指挥部决定先易后难，先抢路北，兼顾路南，而后再集中队伍进行路南区决战。

根据抢修程序，必须首先抢修水源。为尽快产生效益，对于供水井，修复一眼，投产一眼。根据管网破坏特点，采取关闭支管闸门、干管强行送水、分段试水的方法，先打通干线，再修复支线，以逐次展开，全面修复。各抢修队分别以补压井为中心，首先抢修补压井及其附近管网，由线到面，先局部再区域，最后连通，构成环网。

抢水就是抢救生命，也是使市区恢复生机的关键环节。抢修办公室一经成立，各级负责人即与施工队伍一起昼夜坚持工作。各抢修工段坚持每天召开碰头会议，就地解决困难，及时调整力量，协调修复进度。在用马灯和车灯照明的工地上，人们忍着饥饿和疲劳，进行高强度快速施工，以保障抢修工作有计划、高速地进行。

抢修是在没有任何条件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抢修中遇到困难，只有依靠人们的智慧和拼命精神去解决。营口市抢修队员贾洪才，冒着频繁强余震，在已被震裂、随时可能倒塌的原二次加压泵房内拆卸、安装设备，沉着冷静，出色完成了任务。在抢修西北郊水厂 600 毫米口径的水源干管时，在陡河中心发现一处大漏洞，破口位于管道插口部位，压力大，破口长，用橡胶水搅拌水泥和胶皮缠铅丝堵漏均遭失败。老工人薛振京提出了在破口两端打水泥垛堵漏的施工方案，终于获得成功。张家口市工人史占平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身体止住了即将发生的塌方，保证了其他作业职工的安全；马万洲等人，不顾疫病传染的危险，从闸门井里掏出两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及时关闭了管道分段闸门。解放军某部炮兵 3 营，负责抢修从水井到水厂的 5000 米进水管。

整个管道有 9 处遭到破坏，其中最大一处是在一条 5 米宽、1 米深的河的中心部位，要修复管道，必须先要在管道两边的河中打坝，抽出河水，然后才能施工。在开挖工程中，遇到了黏性胶土层，黏土沾在铁锹上足有几十斤重。战士们扔掉铁锹，硬是用手“抠”出了 30 多立方米的修复坑。不少战士因过度疲劳，晕倒在河中。

为争取时间，指挥部加强协调，调动一切相关力量。人力不足，就打破工种界限，统一调配，统一安排施工计划；机械设备少，就调济使用，充分挖掘设备潜力。下水道引管一时难以修复，取水栓尽量靠近下水道安装；废墟压住施工现场，由街道居民委员会及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帮助清理；为迅速查清管道破口，发动群众及时报漏。在恢复水源井、管网、水栓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泵房及水栓过冬保护；配合修复水栓，疏通下水道，使临时抢险和永久性恢复相结合，争取供水工程修复一步到位。恢复工程一环紧扣一环，环环见到成效。

至 8 月底，唐山市新华路以北地区基本恢复管网供水；路南区胜利路以北地区的主要干管也已打通。市区恢复水源井 17 眼，日产水 5.5 万吨，接近震前产量的 60%；东矿区恢复 3 眼井，日产水 1.05 万吨，相当于震前的 42%；修复 75 毫米以上干管 112.9 公里，为原供水干线总长的 55.5%。另外，还恢复公用水栓 255 个，新设取水栓 32 个，总共建成取水点达 300 余处，占原有取水点的 47%。至此，唐山市区居民生活用水问题基本解决，抢水初战告捷。

唐山市给水工程的初步修复，标志着唐山市居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也标志着唐山市抗震救灾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为彻底修复唐山市给水工程，9 月 4 日，唐山市水源指挥部召开全面修复水源誓师大会，恢复水源工程二期会战全面展开。

二期会战以恢复路南区供水为目标，同时对前一阶段修复的

供水管线进行检查加固。在首先抢通主干管线，打通外环路干管的基础上，同时开出四条干管支线，进行大面积强行通水。各抢修队分段检漏，多路同时修复，迅速打通三条断裂带，使路南区水网干管很快连通。9月16日，吉祥路主干管和复兴路2500米干管全部通水。至9月18日，路南区大部分街区、路北区的交大路以北、王谢庄大街以南已恢复管网供水。至此，唐山市主要街区已基本恢复通水，实现了指挥部提出的“大干40天，修复唐山市给水工程”的会战目标。

9月20日至30日，在各地抢修队、运水车队相继撤出的情况下，由唐山市城建局、自来水公司再次组织抢修分队，按路南区、路北区、河滨区三片部署力量，对由于水压升高和余震影响而出现的新漏管线进行加固抢修，并逐个消灭小块无水区。至10月10日，路北区城子庄、老增盛里、新华东路、机场路一带，以及路南区小山、大红桥、马家屯一带无水区基本解决供水问题。简易水泵房建设完成80%以上，水栓保温筒砌筑也全部完成。唐山市给水工程抢修恢复取得了彻底胜利。

三

鉴于通信网络在抗震救灾指挥和社会管理工作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刚刚成立，即根据邮电部党的核心小组的要求，组成了以河北省邮电管理局为主的抗震通信领导小组，下设通信指挥组、物资供应组、生活组以及其他工作参谋机构，统一指挥唐山灾区的通信设备抢修和建设工作。

为确保抗震救灾指挥任务的完成，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挥位置确定后，即由河北省邮电部门、邮电部所属单位、各省（市）邮电部门援唐队伍、解放军救灾部队四个系统组成了通信抢修队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首先建成了以唐山机场为中心的抗震救灾指挥通信网络。以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不断扩充和完善，对唐山灾区通信系统进行逐步恢复，最终形成了唐山地区新

的通信网络。

地震发生以后，河北省委于 28 日当天即采取了一系列与地震灾区沟通通信联络的措施：

凌晨 5 时，省邮电管理局从廊坊派出线路抢修队，对通往石家庄和唐山的长途电信线路进行沿途抢修；至上午 9 时，调通石家庄至秦皇岛通信线路一条。

上午 10 时，省邮电管理局派出无线电台，随省委负责同志乘飞机赶往唐山。随后，又派无线通信车赶往唐山。中午，河北省委由石家庄派出的无线电台乘飞机抵达唐山机场，13 时 20 分，唐山机场至河北省委（石家庄）的无线通信联通。

22 时，河北省邮电管理局经青龙县、迁西县调通了石家庄到唐山地委的电话线路一条，并开通了石家庄到唐山机场明码和密码电台各一部。

由于经历过海城地震，辽宁省邮电职工有着丰富的抗震救灾经验，他们出色的工作，为组建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通信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地震刚刚发生，辽宁省邮电管理局立即组成了 300 人的抢修队伍，抽调战备通信车一部，汽车 24 辆，携带抢修器材和野外生活用品紧急开赴灾区，于 28 日晚抢通机场至唐山市郊外载波机务站的线路，沟通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与外界的联系。

29 日 9 时 30 分，沈阳市长途电信局的抗震救灾小分队抵达唐山机场。他们架设了 20 对市话电缆 2 条、被覆线 50 多公里，安装 100 门和 30 门磁石电话交换机各一部，电话机 50 多部，及时沟通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与所属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保障了抗震救灾的通信要求。

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在唐山机场架设抗震救灾专线的同时，派往昌黎县的抢修队伍也于 31 日沟通了抚宁县至秦皇岛、昌黎县至唐山的通信线路，以及昌黎县至秦皇岛市的 3 路载波线路，并

努力开通昌黎县至沈阳间的 12 路载波线路。

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挥应急通信优势，为紧急沟通灾区与中央的联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28 日早 7 时，北京部队接到赴唐山保障抗震救灾通信联络的任务。10 时，某部通信科一名副科长带一部 15 瓦电台乘飞机到达唐山机场，下飞机后 15 分钟同北京沟通了联络；12 时 45 分向北京发出了第一份电报，至 18 时共收发电报 8 份。23 时 25 分，北京军区派往唐山机场的另一部电台也同北京军区沟通了联络。

28 日中午 12 时，北京军区从机场向空军某部敷设被覆线一条；18 时 30 分又延伸至军区通信站唐山分站。北京军区于占海副部长以及军区通信团前指分队 277 人，于 21 时 30 分左右陆续抵达唐山机场，立即开设通信枢纽。至 29 日，唐山机场已调通对中央军委、辽宁省委、北京部队空军和北京军区的直达线路 9 条，基本保证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对中央、北京军区及有关方面的联络需要。随着各抗震救灾部队的陆续到达，部队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对各部队也分别沟通了有线电、无线电接力和无线电台通信。

解放军救灾部队的通信联络随着各部队的陆续到达而迅速完善，逐步形成了多手段、多路迂回的通信系统，迅速形成了部队抗震救灾指挥通信体系。

在抢通灾区邮电通信的工作中，唐山地区邮电管理局的干部、职工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地震以后，幸存的领导者们不约而同地赶到管理局指挥抢险。副局长周泽兰年近 6 旬，震前在家养病，震时脚被砸伤，震后由女儿搀扶，赶到倒塌的长途通信楼前，与载波机务站和线务站的职工一起，通过通信大楼废墟底下的电缆，沟通了市区与郊外载波机务站的电话。通过这惟一的

通信孔道，首先把唐山市区和全国各地连在了一起。副局长孙永印正在滦县出差。地震时，他头部受伤，行动困难。震后，他立即指派司机回唐山勘查情况，一经确定唐山受灾，立即赶回唐山；两个儿子不幸遇难，他无暇多顾，立即建议召开党委紧急会议部署救灾工作。这位刚刚转业4个月的部队通信干部，义无反顾地担负起紧急疏通灾区通信的任务。

唐山灾区的邮电职工坚守岗位，临危不惧。丰南、滦南、迁西、遵化、抚宁5个局共有职工464人，震后半小时，有437人奔赴工作岗位。唐山邮电局原有职工1000余人，震亡257人，重伤114人，地震当天，就有173人到局报到。另有206人带伤坚持工作，不少值机员因坚守岗位而英勇牺牲。

唐山邮电局长途话务员王淑华，母亲和弟弟震亡，另一个弟弟和妹妹重伤，她自己于震后5小时被抢救脱险。脱险后，她顾不得照料家人，光着脚到邮局报到。由于头部和右腿受伤，从家门到邮电局平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她竟走了两小时。在通信楼地下电缆入口处，她遇到了周泽兰副局长，被指派在那里值班守机。作为地震以后市区第一位值机话务员，她带着创伤，冒着大雨，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日夜守护着市区对外联系的惟一通道。

此时的通信设施，虽满足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对外联系和内部通信的需要，但尚未全面形成对整个唐山灾区现场的指挥能力。

为恢复唐山地区的通信网络，河北邮电管理局及时组织通信维修队伍前往唐山，并运去大量抢修物资。

7月28日12时20分，河北省邮电管理局发往唐山两卡车电信抢修物资，计有100门磁石交换机3台、50门磁石交换机4台、电话机500部、被覆线100公里等；14时，又组织25人的机线设备抢修队赶往唐山；16时，以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刘占高为组长的恢复唐山通信领导小组一行6人赶往唐山；同时，省

邮电管理局抗震救灾办事机构成立。

28日上午11时30分，秦皇岛市邮电局局长一行20人携带无线电台两部和其他物资赶往唐山；下午，邢台地区电信抢救队33人、衡水地区抢救队30人、邯郸地区抢救队49人陆续出发赴唐，石家庄、张家口、承德地区电信系统职工也做好了前往唐山救灾的准备。

至8月1日，河北省及各地区邮电管理部门和单位，已有270余人赶赴灾区抢险救灾。

与此同时，其他兄弟省、市的邮电工作人员也迅速赶往灾区，投入抢通和恢复通信网络的工作。继天津市邮电管理局于28日午夜在唐山载波机务站安装12路载波机之后，29日8时至10时，唐山机场又陆续开通北京39局、北京专线台、北京长途台、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电话电路共9条，拓宽了唐山灾区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的通信联络渠道。8月1日8时，由上海市邮电部门支援的8部电台、40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到达北京；当日下午5时转乘汽车前往唐山。内蒙古自治区两部电台、10名工作人员也于2日晨到达北京。

邮电部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开展支唐工作，在唐山灾区通信网络的恢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

地震发生后，邮电部部长钟夫翔推迟了原定的出国访问日程，召开紧急会议对唐山抗震救灾作出部署，并与申光副部长一起领导灾区的通信恢复工作。此外，朱春和副部长参加中央慰问团去唐山灾区进行慰问；李玉奎、刘澄清、罗淑珍副部长直接负责灾区通信系统组建的指挥调度和人员、物资的调配；韩国忠副部长负责抗震救灾工作的后勤保障；彭洪志副部长负责邮电部机关和在京单位的抗震工作及安全保卫工作。为加强工作管理，部机关充实10名局级干部昼夜值班，各位部级领导均昼夜值班坚守岗位，除每天三次听取抗震救灾汇报外，还组织了第二通信值班室，另配通信设备组成应急备用系统。与此同时，邮电部设备

维护局副局长张季荣等 104 人赴唐山组织抗震救灾，并派出通信车队、线路抢修小分队和市话抢修队，携带通信设备，以迅速建立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信网络。

29 日 8 时，邮电部发运的首批抗震救灾通信物资运抵唐山，计有 50 门和 100 门磁石交换机各两台，磁石携带式话机 500 部，干电池 1000 个，市话电缆 30 多公里，被覆线 50 公里。与此同时，第二批救灾物资也从北京启运。为应付急需，邮电部还从战备仓库抽调了一批通信物资备用。

截至 7 月 29 日，邮电部共组织 9 批通信支援队伍 593 人，通信车 13 部，急需的设备器材 7 卡车赴唐。经抢修队的昼夜工作，除机要文件的传递和报纸的邮运尚无法解决外，唐山灾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的通信干线已经沟通，唐山市区的 12 个县已有 4 个县与市区通话。

根据以上情况，邮电部党的核心小组于 30 日凌晨召开会议，决心进一步扩大战果。要求于 30 日晚以前再增开 12 路载波电路；利用北京到秦皇岛的 60 路对称电缆在唐山载波机务站开口，增开唐山到北京的 60 路载波电路；派出抢修队伍，前往京、津之间抢修 1800 路中铜轴电缆载波干线。同时，要求到达唐山的抢修队伍最迟于 31 日 6 时以前，对尚未沟通通信联络的 8 个县，用通信车、被覆线等建立临时通信联络，并尽快抢修明线线路；沟通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到各基层指挥部、各大厂矿以及迁安铁矿的联络；另准备好 20 部报话机和机务人员，以备当地短距离通信使用。

此外，派邮电部物资局副局长安智广从邮电部天津供应处携带部分通信器材前往唐山，设立通信物资供应站，统一接收和分配外地支援唐山的各类通信物资，并根据灾区恢复情况，继续了解救灾电信物资需求情况并组织调运。

截至 7 月 31 日上午 8 时，邮电部和北京、河北、辽宁等省、市邮电部门前往唐山灾区的队伍已达 13 批、789 人。除支援大

量通信器材外，还派出各种车辆 50 部，基本满足了唐山地震现场抗震救灾指挥的需要。

至 8 月 2 日，从唐山市到地区内各县的长途线路均已抢通，在邮电科学研究院协助下，增开了唐山到北京、石家庄的传真电路。这不仅标志着以保障抗震救灾指挥为主要任务的唐山灾区通信系统达到了新的水平，也标志着唐山地区震后通信网络骨架的基本形成。

唐山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指挥通信系统的形成，标志着唐山抗震救灾指挥体系的最后完善，使救灾指挥进入了高效、有序的新阶段。

截至 8 月 15 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通信联络人员已达 5500 多人，敷设野战电缆 30 公里、被覆线 2200 公里，开通单路载波机 32 套、三路载波机 4 套、12 路载波机 5 套，开设电话总机 128 部，装电话单机 1736 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对上调用电（报）路 29 条，与设在唐山市区的各救灾机构也建立了专线通信联系。

在此期间，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市电信局，山东、上海、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直辖市、自治区邮电部门，邮电部所属第一工程公司、研究院、物资部门，河北电信工程大队、线务总站的抢修队伍，以及北京邮电学院的大批师生，也相继赶到灾区。

为适应灾区工作需要，赴唐山恢复通信工作的队伍除随队带有可供短期生活用生熟食品外，还及时组织了后勤生活物资供应系统。仅邮电部机关和北京地区邮电部门就分三批向唐山运送生熟食品 2000 斤、蔬菜 2700 斤以及帐篷、苫布、行军床、炊具等。经历过海城地震的辽宁省邮电管理局所属单位，带有全套的野战工作、生活保障用具，自成体系，独立作战，在抗震救灾前线为河北人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8月中旬，唐山地区的通信系统进入全面恢复阶段。8月18日，河北省邮电局召开了有石家庄邮电局和9个地区通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和安排从全省邮电系统借调专业技术人员支援唐山邮电通信网络的恢复建设工作。会议决定，从全省邮电系统紧急抽调邮政、电信、机要、维修等各工种生产技术人员294人，以接替兄弟省、市援唐人员陆续撤出的工作岗位。要求借调人员既能坚持工作，又要带好新手，为唐山地区邮电通信系统培养一批新生力量。

至8月27日，全面恢复了市区到各县（区）的电报电路。其时，唐山市区共安装各种通信设备64台，其中载波机数量接近震前水平；开通长途线路116条（比震前增加了13条）。其中，向中央和省的有关机关及军队系统提供的专线电话达34条。市内电话临时安装了人工磁石交换机11台950门，装用户话机230部；增开了市区到各县的14条无线电路，并于9月1日全面恢复受理各类民用电报业务。

地震以后，邮局积压的邮件达700多袋，由于街道阻塞，用户迁移频繁，给邮政通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尽快投递积压邮件，职工们把邮件摊在地上分捡。阴雨天，席棚漏雨，职工们脚踩泥水，头顶雨水坚持工作，而雨衣都用于保护邮件。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里，为恢复唐山邮电通信事业，职工们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为恢复唐山灾区的民用邮电通信业务，邮电部自7月30日开始，开辟了北京至唐山的自办汽车邮路，运送北京、唐山之间的报纸和普通邮件。与此同时，邮电部责成北京市邮电部门组成临时邮电局开赴唐山，承担唐山地区各抗震救灾指挥部，党、政、军机关和与抗震救灾有关部门的报纸、邮件、电报的收寄、投递任务。临时邮局备有邮运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全套邮政设备，由北京市邮电局负责人张关基率领，于30日23时连夜出

发赶赴唐山。

为及时传送中央与唐山抗震救灾领导机关的机要文件和报纸，自31日开始，由飞机专门承担每天的运送任务。其余各县的机要文件和报纸，由北京市邮电局和天津市邮电局用汽车运送，投递报纸达42万份。经多方采取措施，至8月8日，唐山灾区的机要通信能力已恢复到震前水平。

8月12日，唐山市邮政营业正式恢复。职工们用三辆流动服务车到部队、厂矿、街头为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收寄平信，出售信纸、信封、邮票。14日，5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车又开上了街头。路北区百货公司旁边设立了固定服务点，并设立了一部分邮政信箱。

市内邮政业务的恢复，受到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救灾部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邮政流动服务车所到之处，人们奔走相告，纷纷购买邮票、信纸、信封，交寄信件。信函收寄量大量增加。12日收寄平信555件，13日2500件，14日达到4136件。两天时间，出售邮票3700多元，出售信封28400多个。

至8月底，唐山市区、郊区原有邮电营业点已恢复60个；市内原有的88个投递道段，恢复71个；全市所属19个人民公社、340个大队、22个街道办事处、300多个居民委员会以及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都恢复了邮政投递业务；除唐山市、丰南县的包裹和电报汇款业务暂未恢复外，其他各局邮政业务均恢复到震前水平。

唐山灾区人民十分感谢党和政府为迅速恢复灾区邮电事业作出的种种努力，感谢外地救援人员和当地邮电职工的辛勤劳动。许多人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在信封背面写道：“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邮电职工，尽快把信送到。”

市内邮政业务的恢复，给唐山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城市运转功能的进一步复苏。

四

唐山地震灾区的交通是在边治理、边修复中得以最后恢复的。

强烈地震使唐山地区的交通网络受到严重破坏。71座大、中型桥梁，160座小型桥梁，14座涵洞受损；唐山至天津、唐山至东北、唐山至承德、唐山至北京以及到沿海各地的主要公路干线，路面下沉、开裂，路基液化积水；京山、通坨铁路路基下沉、开裂，路轨扭曲变形，个别地段路基下沉达3米，纵向开裂宽达2米。被破坏的铁路桥梁达63座（其中500米以上特大桥梁两座），铁路信号、给水、电力及其他运输设施亦严重损坏，房屋塌毁近75万平方米，受灾线路正线总长达403公里。唐山及其附近地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

在唐山市区及其近郊地区，交通形势更是极为严峻。唐山是一座较老的城市，街道狭窄，震后房倒屋塌，废墟连片；路旁的建筑物垮下来，破砖碎石把道路全部堵塞。市内街道和城郊公路上，执行救灾任务的汽车和外逃的幸存者挤在一起，进退两难。地震伤员的不断增多和外转任务的不断加大，以及各地救灾人员和救灾物资源源抵达灾区，致使灾区的交通堵塞现象更为严重。

唐山市文化路口成了制约灾区交通的瓶颈地段。文化路口人口密度大，受灾严重，并且是连通市区和机场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频繁。进出市区的车辆分属几个大军区和各省、市，各单位互不隶属，难以协调。灾情重，任务急，人人心急如火，车辆争相行驶，文化路口及其附近的周围地段，千百辆汽车挤在一起，不能出，不能进。至29日，文化路口彻底堵塞，由市区通往机场的公路交通也陷于瘫痪。

医疗队、抢险救灾人员必须迅速进入市区，危重伤员急需外转治疗，大批救灾物资亟待运送。对于灾区而言，交通线已成了决定抗震救灾成败的关键和百余万军民命运的生命线。因此，即

刻疏通市区交通，尽快修复灾区周围陆路交通，已成为燃眉之急。

7月29日20时，交通部副部长陶琦用电话通知河北省交通局：

目前，唐山灾区东西运不进去，伤员也运不出来。中央决定成立交通指挥所，责成公安部和交通部负责这项工作。今天上午，公安部和交通部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内容中央已同意，等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发出，孙健副总理把内容先告诉我们，让先做好准备工作：

1. 关于交通指挥所的组织。由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交通部陶琦副部长参加，并组织抗震救灾交通指挥所。指挥所办公室设在北京。

2. 交通指挥所的任务是维持交通秩序，保证运输畅通。

3. 在河北、天津、北京设交通指挥分所，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下，接受交通指挥所和省、市委的领导。交通指挥分所由公安局、交通局、当地驻军和省民兵指挥部的负责同志组成。人员由省委指定。交通指挥分所要考虑两条主要干线，北线由玉田经唐山到山海关，南线由北京经天津到山海关，各省、市根据所辖地区分别包干。指挥分所要派出足够的交通检查员，佩带中央统发的袖章，负责线路的抢险，保证交通运输畅通。交通检查员由四部分人员组成：公安交通警察；交通公路管理员、监理人员、交通局工作人员；当地驻军；民兵指挥部领导的沿线民兵。根据线路长短组成相应力量，选派（素质）较好的人员做好这项工作。

接通知以后，（省交通局）马上与省公安局联系，一起给省委写出报告，做好准备，待电报一下，立即

行动。

遵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示，30日凌晨，解放军救灾部队组织兵力，重点对新华路及其附近地区的交通进行强行疏理，采取迁移临建棚户、清理街道、疏散车辆等措施改变交通堵塞状况。而后，由解放军某部派出三个连的兵力，负责丰润至唐山间的道路交通调整勤务，保障救灾车辆顺利通行。

7月30日上午，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了由地、市军分区、武装部和公安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省委副书记马力对交通保卫工作的指示和公安部的电话通知，宣布成立河北省交通指挥分所领导小组，有关地、市也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河北省抽调的百名交通民警和北京市派往灾区的71名交通指挥管理干警迅速赶往唐山，与解放军和民兵一起维护交通秩序。

各级交通保障组织制发了通行证和交通指挥袖标，发出了维护交通秩序的通告。交通管理人员组织力量整修路面，去除路障，设立路标，加强了对拖拉机、马车、人力车的管理，并对救灾车辆的集散路线作了统一规定。至31日，唐山市区及其附近的主要公路已基本畅通。

与此同时，在唐山市周围，一场规模更大的紧急抢通陆路交通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

连日大雨，唐山地区的河流洪水暴涨、浊浪翻滚。桥梁大多已遭地震严重破坏，桥头路堤普遍下沉，不少桥墩断裂，桥梁移位，桥体落地。大河两边，一边是历经千辛万苦向唐山进发的救灾车队；一边是死里逃生、亟待外运治疗的伤员。受阻车队排出几公里，进退两难。

地震发生后，河北省省直工办和工交系统各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对恢复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省交通部门成立公路、桥梁抢修办公室，并派出调查小组，连夜赶赴灾区各干线勘查灾情，以确定抢修方案；同时，调动各地抢修队伍，星夜开赴灾区，尽最

大努力，首先沟通灾区对外通道。

29日，河北省交通部门向抗震救灾指挥部提出公路抢修部署：

秦皇岛至唐山的公路，如（由）交通部公路三处承担抢修，河北省则集中力量抢修廊坊至唐山、北京至唐山路段；否则，河北省将安排：滦河以东至秦皇岛路段，由秦皇岛市、昌黎县交通部门负责抢修；滦河以西至古冶路段由承德地区交通部门负责抢修；古冶至唐山路段由张家口地区交通部门负责抢修。省工程大队负责抢修滦河旧桥面，配合解放军架设便桥。同时电告各有关地区（交通部门）做好救灾准备。

为首先打开救灾通道，交通部一局三处、承德地区工程队和省交通工程大队等单位，先后派出4500余人维修、加固重点桥梁。唐山地区地方公路部门组织当地群众15000余人整修公路，架设临时便桥。解放军工程兵部队25000名指战员携带器材先行开进，架设舟桥，排险修路，以保障救灾部队快速通过。

张家口、秦皇岛、邯郸、邢台、衡水、石家庄、沧州等地、市交通部门，除积极抢修通往北京、天津、唐山的区段线路外，都组成了后备抢修工程队伍，随时准备开赴唐山灾区执行修路、架桥和抢险任务。

遭受地震灾害的唐山地区玉田、丰南、滦县、滦南、乐亭等县也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材料，积极修复公路。处于震中地区的丰南县，一边救灾，一边筹集材料，调动大批人力抢修起魏庄、毕家坨、稻地等木便桥，加紧维修受灾公路。

为争取时间，各抢修单位采取架设舟桥和临时木便桥、借助摆渡和浅水沙滩通行等多种措施，千方百计接续交通，争取尽可能多的救灾人员和救灾车辆提早进入唐山。

至29日下午，唐山地区公路的路基路面已基本可以通过车

辆，但尚未形成规模通行能力。于是，抢通线路的焦点集中在整修桥梁方面。

7月31日，交通部作出决定，重点突击抢修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公路和桥梁。由交通部公路三处负责抢修雷庄沙河桥和唐山市胜利桥，并调出承德存放的贝雷梁钢架运往唐山胜利桥施工现场。保定地区存放的520片贝雷梁钢架也由交通部运往卢台大桥工地。

8月1日下午，河北省交通工程大队抢修队70余人出发，前往灾区抢修滦河旧铁路桥。随后，承德地区交通局公路处组成的抢修队伍赶往滦县至古冶，负责抢修被毁路面和桥涵。

在修桥工地上，各路抢修队伍忍着饥饿和疲劳，昼夜苦战。

经过地震的洗劫，沙河大桥已无法使用。29个水泥桥孔有17个被扭断；残存的桥身裂痕累累，在余震和洪水的冲击下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吞没。为应急，必须尽快修复早已废弃的原有木架桥梁，以应临时通车之需，这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入夜，下起了大雨，给抢修工作造成了新的困难。工地上，哗哗的雨声，嘈杂的呐喊声，洪水的咆哮声和车辆的马达声响成一片。茫茫雨雾中，手电筒光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根本不起作用。两岸的车灯全部打开，为工地照明；条条光柱，透过雨雾射向河中。在波涛汹涌的河水中间，在布满泥泞的大河两岸，在随波颤抖的大桥上下，到处都是紧张施工的人群。

31日，当救灾车队首次爬上临时抢通的摇摇晃晃的桥面时，两岸的战士和民工们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第一辆汽车抵达彼岸，两岸欢呼声四起；汽车鱼贯驶过大桥，车上的人们向修桥大军挥手致意。修桥的战士和民工们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泥水，伫立桥头，目送着救灾车辆渐渐远去。热腾腾的包子送来了，人们顾不上吃，东倒西歪地倒在地上，在泥水里和沙滩上呼呼睡去——他们实在累极了。

继沙河大桥通车后，滦河旧桥，唐山1、2号胜利桥也相继通车。解放军舟桥部队还在滦河、蓟运河架设浮桥3座，低水桥一座。至8月2日，津秦线所有桥梁均已抢通。

8月中旬，地震应急阶段刚刚结束，唐山灾区的公路建设即进入全面恢复阶段。

8月25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交通组提出了《关于唐山、廊坊地区主要公路震毁情况及修复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

“强烈地震对公路破坏严重，经解放军、交通部一局三处和全省交通部门奋力抢修，取得了很大成绩……除滦县至迁安县爪村桥被毁用渡船维持通车外，其余均能维持临时通车，基本上保证了抗震救灾对公路交通的需要。”但为保证公路运输畅通无阻，唐山公路“亦需要作进一步修复”；同时指出：“尽快恢复交通，不仅对抗震救灾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都有重要意义。”报告本着“交通干线优先修复、重灾区优先修复、不通车线路优先修复”的原则，作出了恢复唐山公路的工程规划。救灾指挥部交通组于9月3日召开施工单位会议，部署任务。随后各施工单位陆续进场。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队员对工程质量严格要求，工期也一再前提。冷大线爪村大桥全长695米，是迁安县通往津秦公路的重要桥梁。震后桥板塌落，桥墩倾斜，支座位移。省交通工程大队从30公里外拆运来230吨滦河废桥钢材，节约了大批原材料和投资；经过90天的艰苦拼搏，完成了原定半年的施工任务。邯郸地区工程队仅用60天时间，就建成了90米长的永久性曲荒店大桥。邢台地区工程队用50天时间，完成了60米长的育牛店桥施工任务。至1977年元月20日，除滦河大桥计划于1977年汛期前完工外，其余工程均已告竣，标志着唐山地区震毁公路交通工程已基本恢复。

在公路运输工作中，唐山地方专业车辆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区运输公司自8月4日开始陆续恢复生产运输，到15日已开通

班车线路 31 条、90 个班次，有 71 部客车、212 部货车参加了抗震救灾运输。在铁路中断的日子里，灾区铁路沿线滞留旅客较多，汽车客运部门组织所有班车，加班加点运送旅客。到 12 月中旬，客运班线和车次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震后 5 个月，共运送旅客 166.4 万人次。

货运部门克服种种困难，全力组织汽车运输。唐山地区第二车场震后没停一部车；1977 年元月份，全场货车创造了全省运输最好水平。

截止到 1976 年 12 月底，唐山地区各车队共抢运物资 801.3 万吨，周转量 2.1 亿吨公里，其中外地支援车辆完成 64.7 万吨，周转量 4098 万吨公里，保证了灾区人民生活和生产恢复的需要。

铁路工程抢修是以集中会战的形式进行的。沈阳铁路局大连分局大修队震后 45 分钟即组成抢险队伍；驻蓟县的铁道兵某师 4 个连队，排除地震造成的交通障碍，很快进入了通坨铁路抢修工地；锦州、沈阳以及郑州铁路局第一、四工程局抢险队伍，解放军工程兵第 14 师等单位，都冒着暴雨和酷暑紧急开赴震区。

为便于统一指挥，国务院成立了铁道部、铁道兵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以使两支队伍配合作战，发挥更大作用。指挥部先后从 12 个铁路局、6 个工程局和铁道兵 3 个师、一个舟桥团等 28 个单位调集 42300 余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抢修突击力量。同时，对人员、物资和运输实行统一部署，对灾区几百公里范围内铁路线上的抢修工作实行全面安排，保证了抢修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快速进行。

京山、通坨铁路是联结我国东北、华北地区和北京的重要运输干线，迅速抢通这两条铁路，使之尽快恢复运输能力，对于抢险救灾、恢复生产、加强战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务院指示，指挥部本着“先通后善”的原则，调集万余人突击抢修对一时抢不通的蓟运河大桥，采用舟桥通过。

8月3日，京山、通坨铁路联通，列车可经通坨线和京山线从北京进入唐山，迈出了铁路恢复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14000余人的抢修大军在京山线西段发起全面突击。8月7日，京山全线单线通车，10日抢通复线。至此，京山铁路全线恢复。抢通铁路，初战告捷。

短短时间内；被震毁的陆路交通基本得到恢复；在地震灾区周围已形成临时铁路、公路救灾运输网络，保障了抗震救灾第一阶段抢运伤员和救灾物资的顺利进行。

继京山铁路全线恢复以后，铁路部门于8月10日后进入线路整修和生产恢复阶段。根据指挥部的安排，对于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100多条总长400多公里的铁路支、专线，不论线路产权归属，一律尽快修复，并本着先干线后支、专线，既要恢复运输生产、又要安排好职工生活的原则部署施工力量。8月份，以主要力量整修线路，加固桥梁，提高行车速度；同时抽调部分力量抢修厂矿企业支、专线，排除险情，修复设备。为了提高线路质量，北京铁路局组织天津、北京、石家庄三个分局10个工务段近3000名职工，担负京山、通坨线的整修工作。抢修队伍8天拿下南堡运装支线，一天抢通了唐山动力厂专用线；蓟运河大桥加固工程比原计划提前18天完成任务。经昼夜苦战，使线路质量迅速恢复，行车速度不断提高。

9月25日，唐山市正式开行旅客列车；10月中旬，京山、通坨铁路的运输能力达到震前水平。至10月底，共整修正线、站线897公里，支线、专用线146条、413公里，修复桥梁63座，临时修建和加固房屋近33万平方米。唐山地区铁路运输基本得到恢复。

第六章

驱逐瘟神

一

唐山地震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震亡的人畜尸体迅速腐烂变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加之城建设施全部被毁，水源破坏，厕所、下水道严重堵塞，粪便、垃圾、污物大量堆积，苍蝇大量孳生，致使环境迅速恶化。河北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防疫灭病负责人訾维廉在18年后谈起当时情形仍心有余悸：“一批批苍蝇从孳生地生出来，到处乱飞。大个的绿豆蝇嗡嗡声刺耳，每平方米达到500~600只。白色的帐篷顶上黑呼呼一片，用喷雾器喷一下，落满一地；用扫帚一扫能积半簸箕，令人触目惊心。入夜，苍蝇不飞了，蚊子又来了。蚊子又黑又大，叮在人身上赶不走，拍一下一片血。蚊蝇是传播疾病的媒介，人们对此深恶痛绝，又感到十分可怕。”

由于市区供水系统遭到破坏，市区群众不得已而饮用游泳池水、澡塘水和坑水。这些饮水中，大肠杆菌超过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几十、几百、成千上万倍。震后第三天，即在灾民中发现大量肠炎、痢疾病人。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包括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人员在内的大批救灾人员染上了疾病。唐山市区人员患病率达到10%~20%，农村患病率高达20%~30%。

解放军救灾部队昼夜兼程赶赴灾区，连续工作几昼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极易受到疾病的传

染。部队指战员纷纷染病，已严重影响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唐山市区人员密集，传染病人缺乏隔离条件，许多病人发病后仍留在灾区与救灾人员和灾民共同生活，更增加了疾病的传染机会，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震后不几天，灾区即发现传染病流行的征兆。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派往灾区了解灾情的工作组写出报告称：“……由于伤员多，加之天热，阴雨连绵，感冒、痢疾、肠炎等传染病开始发生，各单位普遍提出缺少消炎药、麻醉剂、止痛药、抗菌素等，医疗发生严重困难。”

唐山地处京东要地，平原坦荡，人口稠密，为联结山海关内外之要冲，万一疫病流行，后果不堪设想。抗震救灾的决策者们密切注视着灾区流行疾病的发展动向。

8月2日，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防疫领导小组，请求国务院派出防疫队伍；明确提出，要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肠炎、痢疾压下去。

河北省卫生局发出的〔76〕冀革卫防字第37号文件即《关于加强灾区防病治病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

当前，地震灾区的饮食和环境卫生状况存在很多问题，痢疾、肠炎等肠道传染病已开始发生和流行。为了保障灾区人民健康，支援抗震救灾斗争，在做好抢救、转运、收治伤员（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做好防病治病工作。

充分发动群众，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医生、卫生员和灾区医疗卫生机构、各救灾医疗队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救灾医疗队要积极抢救伤员，要大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动员灾区人民行动起来，进行防病灭病的斗争。

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水源，要进行饮水消毒；修建简易厕所，加强对粪便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消灭蚊蝇。加

强疫情报告，搞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对发生疫情的地方，要采取有力措施就地扑灭。要大力采用土、单、验方防病治病（如推广用杨树叶煎汤防治痢疾的新经验等）。

非灾区的各级卫生防疫单位要作好人力、技术、药品、器械的准备，随时准备支援灾区的防病灭病工作。

8月3日，由省军区副政委贺明、省工会主席樊德玲牵头，北京军区卫生部、省军区、省工会、省卫生局和解放军救灾部队各军负责人参加，成立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防疫领导小组，并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防疫工作计划》。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军民结合，专业防治队伍与群众队伍结合，采取综合措施，土洋并举，把瘟疫消灭在萌芽之中。随后，唐山地、市、县、区、公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救灾部队各军、师、团、营也普遍建立了相应的防疫组织，制定了防疫措施。为对疫病发生有所准备，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预备1000张病床，在唐山市分几处建立传染病房。

8月5日前后，七个省、市、自治区和河北省各地区防疫队伍1200多人，火速赶到灾区。5万多件防疫器械和400多吨防疫药品、100万人份疫苗菌苗，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运到灾区。整个唐山灾区，紧急动员起来，紧锣密鼓，为迎击瘟神作好一切准备。

8月9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抢救伤员和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就灾区防疫工作发出号召：

灾区卫生部门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一手抓治，一手抓防，在积极抢救伤员的同时，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深埋尸体，清除垃圾、污物和蚊蝇孳生场所，消灭蚊蝇，尽快改变灾区的

环境卫生状况。要教育群众，不吃生冷和腐败变质食物，搞好饮水消毒，加强粪便管理。

要抓好疫情报告，落实各项卫生预防措施。对于灾区现有的传染病，如痢疾、肠炎、乙脑等，要加紧防治，勿使蔓延。

为根除蚊蝇，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统计，摸清了蚊蝇孳生规律，为大规模消杀蚊蝇提供了科学依据。唐山市及所属区、县动用防化消洒车 31 台、各种喷雾器 1900 多架、家庭用灭蚊蝇小喷子 5 万具、消毒药物 240 吨、杀虫药物 176 吨，广泛开展了地面消杀活动。成千上万名医疗队员、防疫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身背各种喷雾器，顶烈日、冒余震、攀危楼、下坑洞，对蚊蝇聚集和孳生地反复喷药施治。

考虑到灭蝇任务太重，人工消杀不解决根本问题，8 月 5 日，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调用灭虫飞机，对唐山市区、郊区、东矿区和丰南县城进行药物喷洒灭蝇。一时间，唐山上空机声隆隆，喷云吐雾，构成一副壮观的立体消杀场面，使饱受蚊蝇困扰和疾病威胁的唐山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原抗震救灾指挥部防疫办公室副主任郭宗彦对当时的工作情形记忆犹新：“喷药，要经过局部试验才能全面推开，不仅药物浓度和药量要作试验，飞机飞行高度也要经过试验。一定的气象条件下，飞机飞高了，药液飘走了；飞低了，药液洒不开。为了取得最佳数据，我们都要亲自跟机试验。”

但是，唐山、丰南地震重灾区面积约 10 万亩，用两架常规飞机需 10 天才能喷洒一遍，而蚊蝇 6~7 天就能繁殖一代，防治速度远远赶不上蚊蝇繁殖速度，用常规飞机喷洒药物很难完成消杀任务。为保证灭蝇质量，国务院救灾办公室紧急调用超低容量喷药飞机到唐山执行扑灭蚊蝇的任务。

两架超低容量喷药飞机，喷洒马拉松、杀螟松和敌敌畏油剂，10 万亩重灾区一天半即可喷洒一遍。8 月 5 日~9 月 6 日，

飞机常规喷洒药物作业 95 架次，喷洒量 2.5 万亩次；超低容量作业 46 架次，喷洒量 39 万亩次。

飞机杀虫效果十分显著，喷药半小时后，苍蝇密度比喷药前下降了 52%~95%。往常，每年 8 月是唐山地区乙脑高发期，1976 年下半年大有改观。1975 年 8 月发生乙脑病例 91 例，1976 年大灾后至 9 月 20 日仅发生 43 例，发病率比往年还低；肠胃道传染病发病率也从 20% 下降到 10%。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在杀虫灭菌的工作中，解放军救灾部队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彻底消毒灭菌，8 月 4 日，北京部队防化团派出了喷洒车分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尸体消毒 8280 具，对街道废墟消毒 464.5 万平方米。对于巨大的废墟，因喷枪胶管长度不够，残墙断壁死角消毒不易彻底，战士们打破常规，把 3 根喷枪胶管和两根发烟胶管连接起来，长达 60 余米，对高大废墟和死角进行消毒。在车辆开不进去的地方，战士们就用脸盆和水桶把消毒液均匀地洒在地上。有的战士裤角和袖口被药物烧破，皮肤被药物烧伤，但仍昼夜坚持工作。

为保障灾区用水卫生，防止病从口入，救灾部队四处寻找水源，修复震坏的水井，启封战备深井，调集数以百计的车辆拉水供人们饮用。除对找到的水源除进行检验、消毒外，还派战士和民兵到取水现场维护秩序。运水时，卫生人员随车护送，对拉水车辆进行消毒处理。为保证部队战士饮水卫生，部队领导机关向救灾官兵发放了 500 万片净水片。卫生人员走街串帐篷，对所有水缸、水桶进行消毒。在农村，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及时修复了被震坏的机井和自来水供水系统。对大口井进行了清洁和消毒，各水源点定时取样化验。设在唐山市中心某军驻地的灾区中心化验室，配备有一辆先进的野战化验车，每天 24 小时坚持工作，负责灾区全部水样的检测化验，一经查出水样异常，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消毒处理。

地震后几天内，虽然大雨连绵，水源污染严重，但由于注意了饮水卫生的管理，整个灾区没有发生一起水型暴发流行病。

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染和流行，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调运几十吨大蒜到灾区。灾区卫生部门一方面突击治疗现患，对患者进行隔离，杜绝传染病源；另一方面通过医疗队免费发放大量药品，用以防病治病，还发动医务工作者、乡村医生和广大群众，采集大量中草药，如马齿苋、野芝麻草、杨树花等，中、西医结合，土、洋并举，广泛开展群防群治。

为提高灾区人民免疫能力，灾区普遍开展了预防接种。地震初期，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时调来 80 万人份的伤寒三、四、五菌苗，20 万人份的乙脑疫苗，在唐山市和丰南等重灾区广泛进行预防接种。

为了提高部队抗病能力，对 10 万救灾大军紧急进行了五联（四联）、乙脑疫苗接种。部队卫生部门还发动部队采集杨树叶、马齿苋、铁苋菜等制成草药进行自防自治，收到良好效果。

经过艰苦的工作，到 8 月下旬，唐山灾区基本控制了肠炎、痢疾的流行；城市人口患病率从 10%~20% 降到 3% 以下，农村人口患病率从 20%~30% 降到 5% 以下。唐山地震灾区又一次化险为夷。

初期防疫灭病的胜利，极大地稳定了唐山灾区的局势，标志着唐山军民完全掌握了抗震救灾的主动权。

二

9 月上旬，正当唐山抗震救灾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生活逐步转入正常之际，丰润县左家坞公社却发现了“炭疽”病毒，导致不少牲畜死亡；紧接着，在城市、在农村，也有好几处发现了流行性传染病征兆。病情传播十分迅速，唐山灾区传染性疾病暴发流行的危险又一次出现，局势相当严峻。

如果说 8 月初出现的流行性疾病是以肠炎、痢疾为主，发病

的起因主要在于恶劣的环境条件，那么9月中旬出现的传染性疾病则明显带有病毒性特征，虽然其起因尚不完全清楚，但人们似乎已经认定，一旦暴发流行，将可能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瘟疫。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似乎已成为人类灾害史上的必然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曾记载着多少悲惨的史实：1556年1月在陕西发生大地震，当时仅死亡10万余人；而第二年震中地区发生的大瘟疫，却致使70多万人死亡。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大地震，“尸压败垣”，除“人多无食”致死者外，绝大部分死于第二年的春瘟。1668年山东郯城莒州大地震后发生瘟疫，病死的人比震亡的还多。时人冯可曾作《地震歌》云：“……先时自谓灾已过，谁知灾后病还来，恨不当时同日死，于今病死有谁哀。”再看看唐山地区，1945年滦县发生6.3级地震，地处震中的兴隆庄于第二年夏、秋之际发生疫病，死亡人数比地震时还多。有人“午前为父刚送葬，过午自己又身亡”；几天之内，兴隆庄有100多人死亡。

而今，地震之后仅一个半月，灾区疫病流行的迹象再次出现，人们不能不产生更多的忧虑。抗震救灾指挥部当机立断，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全力投入防疫工作。在唐山抗震救灾现场，一场意义更为深远、规模更为宏大的防疫灭病活动又拉开了序幕。

抗震救灾初期，大量尸体突击掩埋，因时间短促，掩埋地点来不及规划，掩埋质量不高；有的临时埋在水源地附近，对水源造成了污染；慌乱之中，更有不少灾民把自己的遇难亲属埋在生活区内。这不仅不合乎卫生要求，还给灾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那可能发生瘟疫的阴云笼罩唐山大地的日子里，埋在地下的20万具尸体就像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成了唐山人民的心病。在人们的眼里，那是孳生瘟疫的温床，是即将降临的危险的根源，人们无不为之胆战心惊。

不论流行性传染病究竟是否与尸体有关，进一步清理和掩埋

遇难者的尸体，总是必要的。随着灾区恢复建设的逐步开展，对遇难者的尸体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唐山灾区而言，已成为净化环境、使唐山灾区的规划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

9月5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基建组在《关于自来水修复情况及议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大红桥水源井附近上游埋有数百具尸体，严重污染水源，自来水每毫升含杂菌12万个，超过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1200倍，大肠杆菌每毫升300个，超过标准100倍。其他污染物尚未进行化验。议定，由市组成专门小组，弄清情况，立即着手清理。”

9月20日，由市城建局、市环境办公室、市防疫站、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组成的调查组，对市区两个水源地及25眼补压井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埋在水源井附近100米内的尸体多达410具。据此情况，他们向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写出报告，提出了关于尸体的处理意见：

在水源井周围100米以内的死尸全部迁出（包括牲畜的尸体及粪坑），埋过死尸的地点加以消毒处理。并建议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指定（重新掩埋）地点，解放军具体掩埋，并注意做好死者家属的思想动员工作，于9月25日前处理完毕。

对自来水管网附近的死尸，要继续调查清楚，边查边清理，争取在10月底前清理完毕。

9月24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清尸方案。

9月26日，担负东水源附近清尸任务的某军120师高炮营连夜开展工作，至29日上午，清出尸体1264具。某师炮团负责西北郊水源（即龙王庙水厂）三号、四号和七号井附近尸体的清理工作，共清出尸体62具，死牲畜5匹。负责新市区补压井附近地域的某师598团，共清出尸体65具。清理出的尸体全部被

重新掩埋在郊区公墓。

清尸工作是艰难的，难就难在面对尸体，生者所产生的心理障碍。凡是在地震灾区渡过那一段非常时期的人们，无不对那呛人的尸臭留下深刻的印象，每每忆及，总觉得头晕恶心，不能自己。许多人产生了恐惧心理，想到尸体，就联想到瘟疫。清尸人员似乎成了三等公民，人们不愿与之接触。清尸人员去食堂吃饭，炊事员也要把饭勺举得高高的，生怕他们那与尸体接触过的手把病菌传给饭盒，再通过饭盒带给饭勺。

清尸工作是艰苦的。清尸使用的工具很简陋，每当扒到掩埋较深的尸体时，这些工具便失去了作用，需要清尸人员跳到尸坑里，用双手把尸体托出来。防护用品也很简单，每人只有一套旧军装，一双高筒胶靴，一副布手套和用酒精浸过的口罩。布手套不一会儿就被尸液浸透了，三层口罩仍抵御不住尸臭的侵袭。因此，参加清尸工作，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极大的献身精神。

一位刚出校门的青年工人积极要求参加清尸工作。他在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时说：“我们一家在地震中没有人受伤，像我们这样幸运的家庭是不多的。我虽知道清尸有风险，但我应该去！不能让那些家中有人遇难的同志再去经受新的感情折磨。”他说明了自己要求参加清尸工作的目的，也体现出他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位青年工人在清尸工作中表现非常出色。起初，他迎着尸体发出的恶臭憋着气进行操作，为了换口气不得不跑到几十米外；后来逐渐习惯了，也全然不顾沾染毒菌的危险，主动承担最危险、最繁重的任务。清尸任务完成后，他荣立了三等功。

至12月26日，灾区所有尸体基本都经过了标准化掩埋。此次行动，唐山市及各受灾县共迁移和添土掩埋处理尸体19.071万具。唐山市共迁出埋在市内的尸体5.241万具，分别埋入8个公墓。对津唐和唐胥公路两侧及粉煤灰砖厂坑内约12万具尸体的掩埋地，也进行了添土加固。至此，市内除压埋在高层建筑物废墟下和极少数简易房下的尸体外，已全部清理完毕。

英雄的唐山人民和救灾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重新安葬了近 20 万具遇难者的尸体，净化了灾区环境，有效地稳定了社会情绪。

在防疫工作紧张进行期间，有关人士曾对尸体的致病作用提出过质疑，继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尸体处理方法的争论。在当时情况下，如此多的尸体集中地埋在地下，能不能对土质以及对当地生产的瓜、菜产生污染，能不能对未来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确实是迫切需要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

由市城建局、市环保办公室等有关单位提出的报告曾认为：死者体内的细菌，特别是肠道致病菌，在尸体腐烂过程中大量生长繁殖，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可能通过饮用水引起肠道传染病流行。尸体腐败过程中，蛋白质分解产物产生尸毒污染水质，使水质恶化，不宜饮用甚至造成人身中毒。所以，对尸体进行重新处理，对于防止明春传染病的发生非常必要。

因此，在为重新清理、掩埋震亡尸体设计方案时，有人主张搞大规模彻底消毒，即挖一层土，消一次毒；尸体挖出后，经全面消毒、处理后再行掩埋；回填尸坑也要消毒。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经过简单消毒即可达到预期效果，还可减轻因过量喷施消毒剂对日后灾区环境造成的危害。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防疫专家们对此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在指挥部组织的几次听证会上，对此进行了严肃的争论。人们都很清楚，采取何种方法对尸体进行卫生处理，这不是卫生措施的简单选择，它关系到灾区防疫工作的成败，也关系到唐山抗震救灾能否取得彻底胜利和能否确保灾区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于防疫专家而言，尸体腐烂导致疫病的危险究竟有多大，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譬维廉，这位当时主管防疫工作的学者，以他渊博的专业学识和多年防疫工作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健康人的尸体没有致病菌。病人尸体在腐化分解过程中，

由于腐生菌大量繁殖，也会把致病菌杀灭，不会引起传染病。尸体的主要危害是孳生苍蝇、传播病菌。尸体经腐化分解，会逐步变成水、二氧化碳、简单形态氮和较稳定的腐殖质，最终转化为空气和土壤的一部分，有的成为肥料，这就是‘自然净化’和物质循环。唐山地震遇难者死于非命，很少有致命菌携带者，其尸体不作消毒处理，只能延缓尸体腐烂过程；尸体对土质和农作物只起肥料作用，而不会传染疾病，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大面积地进行尸体和土壤的‘消毒’不仅费用高得惊人，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还可能会破坏‘自然净化’作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干。”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在学术辩论间隙，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寻找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三大战役期间的尸体处理资料，结果都无类似事件的记载，没有资料可供借鉴。资料表明，一次性地、科学地掩埋处理如此大量的尸体而取得成功，世界上尚无先例。

为了研究唐山地震现场震亡尸体的处理与疫病的关系，抗震救灾指挥部防疫组从河北新医大学、河北省防疫站等单位抽调36名技术人员组成研究小组，不仅对尸体的掩埋方式做了全面评价，还分别从细菌、病毒、毒物、生化、病理、土壤、蔬菜等方面进行研究，先后采集尸体、尸坑土、尸坑周围的空气，公墓附近的地下水、唐山市自来水以及掩埋过尸体的菜地生长的蔬菜等标本共394份，分别在抗震救灾指挥部检验室、河北新医大学、省卫生防疫站、省农科院植保土肥研究所等处进行检验。结果，除一份水样的大肠杆菌指数稍高于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外，所有水样均未发现伤寒、痢疾、霍乱等肠道致病菌，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尸体及尸坑土标本中，共检出了革兰氏染色阳性细菌10种、革兰氏阴性细菌6种，均为非致病的腐物寄生细菌。从清尸点采集的大气样品，硫化氢和氨均为阴性。与不埋尸土壤相比较，埋尸土壤所含氮、氨态氮、有机质、速效磷钾等

普遍偏高，小麦、白菜、萝卜生长良好，无异常现象。最后，他们得出结论，鉴于唐山地震的特殊情况，只要对震亡尸体进行简单必要的处理，掩埋方式得当，尸体腐烂分解对土壤及地表的粮、菜等农作物，只起肥料作用，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影响。

实践证明，把尸体直接运到指定地点进行1米以下深埋的方案是可行的。只需清尸后对工作人员和其所用工具等进行卫生消毒，即可达到防疫灭病效果。指挥部采纳了上述方案。

对于防疫专家们而言，对唐山地震震亡尸体掩埋方式的正确选择，不仅达到了预期的防疫目的，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减轻了日后对灾区环境产生负作用的危险，还搞出了一项不小的科研成果，这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1995年初，笔者怀着深深的敬意采访了瞿维廉，其时，他已72岁。瞿维廉对当时的工作作了详细的介绍。从他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工作状况感到十分满意：

“凡是工作上的事情，都由我们出主意；只要工作需要，不论提出什么条件，领导都能满足，绝不拖延。这是当时能搞好工作的前提。在那个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没有指挥部的领导，没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协作，唐山抗震救灾不可能取得成功。还有那么多解放军战士，他们是那样年轻，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去为人民服务，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时时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对自己却谈得很少。

后来，笔者在《河北科技群英》一书中找到了关于他的一页，书中这样记载：

瞿维廉 卫生防疫学专家。汉族、中共党员。1923年生于天津市。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任

河北省卫生厅技术顾问、主任医师，河北省政协常委，兼任中华医学会河北分会副会长。

他长期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1955年设计和领导在我省坝上5县100万亩耕地、草原上开展大面积毒鼠工作，成效显著。在1960~1961年的浮肿病防治、1963年河北水灾、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灾和1983年陕西安康水灾的现场工作中，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明显效益。

1974年以来参加组织领导全省的儿童普及免疫活动，通过计划免疫的实施，到1987年，全省的6种儿童传染病，较实行计划免疫前分别下降94.25%~99.82%。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长期在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参与设计和实施灾后的防疫工作，其间有两项重大贡献：制定了大规模预防接种的对策，在700万人口的唐山灾区下发17种疫苗1500万人份，使灾区绝大部分传染病较震前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疫苗控制的7种传染病较震前常年下降69.16%~94.7%；对城内及村边暂时掩埋的7万具尸体清出重新安葬的工作，主张清尸不消毒，依靠自然净化取得成功。不但节约了数千吨消毒药品，而且防止了因消毒不彻底，破坏腐生微生物的繁殖影响自然净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领导者们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然而，岁月的流失，并没有冲淡他们对生活的记忆，他们像留恋自己的宝贵年华一样留恋当时紧张而艰苦的工作情景，留恋他们火热而充实的战斗生活。笔者所采访的老同志，都和曾维廉一样，忆及1976年那不平凡的岁月，侃侃而谈。他们用发光的眼神和充满自信的语调，向人们宣布，在举世钦佩的唐山抗震救灾中，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这足以令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以致在幸福的晚年也时时感到由衷的欣慰。

三

为彻底改善地震灾区的生活环境，在迁埋尸体的同时，唐山市及其附近地区还广泛开展了卫生清洁活动，以从根本上消灭瘟疫孳生源地。

地震 18 年后，笔者坐在菅维廉面前，专就唐山的清洁防疫问题进行采访。当问及唐山防疫期间什么工作最难做时，对方的回答竟是：搞卫生，修厕所。

在地震灾区，当局势稍显稳定，政府即组织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清洁运动。但震后的唐山，运输工具损失了 80%，虽经灾后恢复，也只能承担 30% 的垃圾外运任务。百万人口的生活垃圾得不到清理，城市卫生环境迅速恶化。一时间，在密密麻麻的简易防震棚的间隙里，垃圾堆积，遗失成片，苍蝇一批批飞出来，病菌到处传播，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根据震后制定的灾区环境卫生规划，在农村，重点要改造连茅圈，但无论怎样动员组织，认真改造者寥寥无几。农村的连茅圈，人遗失，猪吃食，各得其所，世代如此，为啥非要改造？农民实在想不通。在城市，居民区被密密麻麻的防震棚挤得满满的，自家修建厕所没有可能，条件也不允许。修建公共厕所，则需要大家共同出力。但在当时，刚从死亡线上挣回命来的人们，对此尚无暇顾及。

为了动员群众，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灾区普遍开展了以搞好环境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1976 年下半年，开展了讲求卫生、消灭疾病的大会战。在城市，以清理废墟和粪便、垃圾、污物为中心，重点整治、恢复卫生设施，整顿市容市貌；在农村，则以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造水井、厕所、牲口圈、炉灶、环境）为主要内容，消灭蚊蝇孳生环境。一年时间里，全地区有 340 多万人投入除害灭病活动，消除垃圾

400多万吨。仅唐山市就出动100多万人次，4万台次车辆，清除垃圾70多万吨，疏通下水道3700多次，修建厕所2600多个，挖蝇蛹2400多斤，大大改变了卫生面貌，彻底根除了疫病隐患。

人民解放军救灾部队积极参与了唐山市的清洁运动，与抢险救人和挖埋尸体一样，他们仍然是一支主要的突击力量。当发现一个染有炭疽菌的死马埋藏深度不够时，某部防化团班长谢云周带领一个小组迅速赶到现场，连续工作8小时，对附近的马棚、羊圈、街道、场院进行消毒。战士们挖开土层，把死马从坑里一块块扒出来，重新深埋。由于天热和长时间劳累，谢云周晕倒在地，当人们替他脱下防护服时，里面的汗水已经淹没了脚面。

位于唐山市区东南的唐山冷库，地震时整体坍塌，水泥顶盖像一个巨大的乌龟壳，扣在参差嶙峋的碎砖危墙上，拉不开；移不动，由此形成的庞大废墟就像一个废弃的城堡。库房内埋压着500万斤猪肉，20万斤羊肉，30万斤鱼、虾等冷冻食品。外层的食品腐烂变质，冷库周围热浪裹着浓烈的腥臭味阵阵飘涌，使附近的人们似乎五脏六腑都要翻倒出来。一批批苍蝇从这里孳生出来，病菌大量繁殖。冷库附近，传染病患者已开始发现；很明显，一个危险的传染病源正在形成。

按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示，8月13日10时，解放军某团执行爆破清除任务的工兵战士们赶到冷库现场。为了达到最佳爆破效果，必须把炸药埋到冷库的底部。战士们用钢钎、铁锹在废墟上打开通道，迎着呛人的腥臭，侧躺着钻进楼底；尖利的水泥板断面和折断的钢筋，将战士们的皮肤划得伤痕累累。8月天气，暑热难当，但在冷冻的地下室内，寒气沁人肌骨，战士们冻得直打哆嗦。随着一声巨响，160公斤炸药产生的巨大气浪掀起一股猛烈的热风，烟尘裹着碎石瓦砾冲上天空。冷库被炸开了，一个危险的瘟疫孳生源地被消除了，还抢出好肉好蛋400余万斤。

在搞好大范围环境清理的同时，救灾部队还千方百计帮助灾

民改善个人卫生条件。解放军某部淋浴分队长期坚持流动作业，到灾区各机关、厂矿、学校和居民点为群众进行淋浴服务。由于这种专供部队野战之用、以防疫消毒为主要目的的淋浴设施的数量十分有限，战士们只好努力延长工作时间，扩大工作范围，竭尽全力为灾区防疫服务。据不完全统计，至10月5日，淋浴分队共为唐山军民服务25.98万人次。可以想见，在唐山救灾现场，在那日日夜夜、艰苦卓绝的拼搏之后，洗上一个热水澡，对于防病去病、振奋精神和恢复疲劳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淋浴分队战士们的工作极为普通，与日夜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战士们相比，他们并不引人注目；但他们默默无闻、日夜不停地工作，赢得了灾区人民的赞誉和尊敬。

在地震灾区，解放军救灾部队在清理全市卫生的同时，大搞营区卫生建设。炮兵某部35团对驻地作了统一规划，将一片约8000平方米堆满碎石、废渣的垃圾堆铲平、砌好，垫土1160平方米，移走尸体22具，建立了整齐划一的伙房区、居住区、厕所区。据对12个部队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到9月20日止，共修建伙房1211个、储水池1104个、污水坑1840个，修建厕所1321个，制作防蝇罩1351个，清理垃圾万余吨，清除杂草百余万平方米，使驻地卫生面貌为之一新，成为灾区环境卫生样板，为全面搞好灾区卫生防疫作出了贡献。

四

为巩固已有的防疫成果，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于1976年10月9日批转了指挥部卫生组《关于灾区今冬明春防病治病工作的意见》，对1977年冬春之交的防疫灭病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

今冬明春要连续搞几次卫生大突击。入冬前，要继续抓紧消灭蚊蝇，清除垃圾。对已经掩埋的尸体要普遍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暴露的或浅埋的，要深埋或添

土；离水源和居民区近的，要迁移深埋。新扒出的尸体要妥善处理，有条件的可以火化。春节前，要大搞环境卫生，干干净净过春节。明年春季再搞一次突击，消灭蝇蛹，扑打第一代苍蝇，结合春季积肥，彻底清除垃圾。对掩埋尸体的地点以及存放过尸体的场所，再进行一次检查，普遍进行药物消毒。特别要注意保护好饮用水源。要认真开展卫生宣传，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发动群众制订卫生公约，搞好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防止疾病发生。

加强综合防治措施，搞好预防接种。要准备好防疫菌苗，组织好防疫力量，在疫病流行季节前，普遍实行预防注射。大量采集中草药，推广当地行之有效的土单验方，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投药，努力控制流感、流脑等冬、春季容易流行的传染病。加强疫情报告，做到早发现病人，早隔离治疗，防止扩大蔓延。对今年患痢疾的病人，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对慢性痢疾患者要彻底治疗。

1976年11月，唐山地委召开全地区防疫灭病工作会议，具体部署防疫工作。1976年冬季，唐山地区成人接种流感疫苗达400万人份，儿童接种流脑疫苗200万人份。

为监测环境卫生，巩固已有成绩，唐山地区还建立了疫情监测网络。1976年12月9日，指挥部文教卫生组向唐山地区所属主要医院和驻唐医疗队发出《关于设立疫情观察点，加强灾区疫情动态观察的通知》：

为了掌握灾区疫情动态，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治，确定驻唐山地区的6个抗震医院及10个医疗队为疫情观察点。各疫情观察点要按照疫情报告规定，将每旬（每月的1~10日、11~20日、21~30或31

日)及每月门诊的传染病人数填写《传染病年月旬报表》,在唐山市的报唐山地、市卫生局,在各县的报地区卫生局,并报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文教卫生组。

据笔者收集的资料,直至1978年5月,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文教卫生组还在向上级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唐山地区的疫情监测通报。

1977年3月8日,唐山地区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开展春季防疫灭病工作。3月至4月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专门部署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唐山市委全体机关干部带头参加爱国卫生突击活动,城市居民、农民、工人、学生全部投入到维护环境卫生的行列。几个月内,唐山灾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彻底杜绝了病菌孳生环境,使唐山地区灾后无大疫真正成为现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1977年夏季,政府又免费下发50万人份的“痢速宁”、25万人份的“痢特灵”、10万人份的“腐殖酸钠”和500万人份的“乙脑二号”注射液。各级医院普遍建立了防疫科(组),配备了防疫医生。各医院还抽出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组成小分队,深入基层,分片包干组织防疫灭病工作。

1977年冬季,唐山市和重点灾区成人又普遍接种了伤寒三、四、五联菌苗和霍乱菌苗220万人份,儿童还接种了麻疹、小儿麻痹、白百破等疫苗。地震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700万人口的唐山地区,先后共接种各种疫苗、菌苗1500万人份,对于防止疫病的发生起到重大作用。

唐山地震灾区防疫灭病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整个灾区不仅没有发生大疫,而且传染病发生率还比往年大幅度下降。历史上,唐山地区的冬、春季节多发生流感、流脑传染性疾病,在震后的1976年、1977年冬春之交,传染病发生率比往年同期下降了

95%和71%。1977年1~8月，全区各种传染病发病数为90219例，比上年同期下降70%，比1971年至1974年同期平均数下降32.9%；死亡65人，比往年同期下降82.2%，比1976年同期下降52.2%。

五

为彻底杜绝唐山灾区瘟疫发生的可能性，确保灾区人民身体健康，唐山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建工作。

地震使唐山地区医疗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全区医疗卫生单位损毁建筑总面积达39.65万平方米，占建筑总面积的88%，其中28.70万平方米完全倒塌；损坏病床11057张、大型医疗设备1449台（件）；损失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折款2832.5万元。震亡1901人，约占卫生人员总数的10%；其中卫生行政人员761人（领导干部32人），卫生技术人员1140人（科主任102人，主治医师330人）。

在唐山抗震救灾工作中，尤其是在抢救伤员生命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抗震救灾指挥部就把迅速恢复灾区医疗卫生组织作为重点任务来安排。为了弥补唐山医护力量的不足，曾依托援唐医疗队组建临时医院，抽调具有基本医疗、护理知识的人员充实抗震医院，并借以为灾区培训医护人员。

当灾区的医疗局面比较稳定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在唐山地区正式组建6所抗震医院，以治疗和收容地震伤员，并指定由河北省石家庄、邯郸、张家口、承德、邢台和保定地区施行对口援建。医院分别设在唐山市的缸窑、东矿区以及玉田、丰润、昌黎和滦县4个县，建筑面积21297平方米，共1800张病床。由上海市医疗队700人和济南部队医疗队的446人作为医疗骨干力量。

医院始建之初，各项设施十分简陋。诊室和病房均由苇席搭成，只备有简单的医疗器械，冬季用火墙取暖；除收治震伤人员

较多和医务人员较为集中之外，与遍布灾区各地的医疗点几乎没有两样。然而，就是这些设备简陋的医院，自8月中旬开始收治伤员以来，在灾区医疗救护以及后来的防疫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此为基础，加上以后陆续恢复的唐山各地的医疗卫生组织，逐步恢复和建成了唐山地区新的医疗卫生体系。

随着危重伤员的外转和灾区伤员的逐步康复，外省市援唐医疗队的救灾任务也接近完成。8月中旬，第一批医疗队开始撤离；进入10月，解放军和其他医疗队也于10日、20日、30日分三批撤离唐山。以后，所有抗震医院的医疗和管理工作均由河北省各地区的援唐医疗队承担。为保证医疗质量，河北省各地区于10月上旬派出了第二批医疗队，以替换省内早期援唐医疗队。以后，援唐医疗人员稳定在800名左右。而上海市医疗队和南京军区医疗队则始终在灾区坚持工作，直到防疫灭病任务彻底完成。

随着外转重伤员和残疾伤员返回唐山，灾区新建医院和留驻医疗队的压力骤然加大，客观上促进了唐山灾区医疗体系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为完善新建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充分发挥留驻医疗队的作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于9月25日和11月4日分别发出通知，对二者的工作任务和有关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抗震医院：

各抗震医院分别由所在市委、县委领导。医院要建立临时党委或党的领导小组，市委、县委要选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医院领导小组。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工勤人員如有不足，由所在市、县进行配备。从国家机构和事业单位抽调的，其工资由原单位开支。招收的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费用）由医院经费开支。各医院的经费，按有关规定标准，由医院编造预算，经所在市、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县财政部门同意，由救灾款（医疗）项开支。医疗用布，按规定标准，由所在市、

县供应。

各抗震医院主要收治急性、重危和疑难病症患者。由县分院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队负责介绍。伤病员的医药费用继续免费，经主管部门审核，向财政部门报销，从救灾（医疗）款内拨付。伙食费由伤病员自理。

各抗震医院的药品和器械装备，如有不足，由所在市、县医药公司供应。

关于留驻医疗队：

各医疗队分别由所在市、县和市辖区党委领导。各医疗队的指导员、队长和分队长分别参加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防疫人员除留一些同志与市区、县防疫站一起工作外，各分队也必须（有）专人管理防疫工作，医疗队要以地区为单位（省医疗队以新医大、省医院为单位）建立临时党支部。

医疗队……积极协助恢复当地的医疗卫生机构，培训提高赤脚医生、卫生技术人员，巩固发展合作医疗，搞好群防站，开展卫生宣传工作，进行防病治病，开展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抗震医院和留驻医疗队的任务有着明显不同。医院侧重于收治危重和疑难病患者，而医疗队则侧重于在防病治病的同时，协助灾区培训医护人员，重建灾区的医疗卫生网络。

在继续收治地震伤员和培训医疗队伍的同时，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还注重当地医疗设备、设施的建设工作，以期最终重建唐山地震灾区的卫生医疗体系。

1976年8月16日，唐山市所需药品已达到正常供应水平，9月1日，全地区医药供应渠道全部恢复，各药厂、器械厂也逐步恢复生产。1976年下半年，中央和省先后拨出灾区恢复投资款项、器械装备资金252万元，医疗救灾款724万元。

在添置医疗器械的同时，还抓紧了震损仪器的检修工作。1976年冬季和1977年春季，在卫生部的组织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山东、湖北、湖南8个省市医疗器械厂分片包修了灾区的医疗器械。仅据山东、辽宁、上海、湖南、江苏5个检修组的不完全统计，共检修灾区各种医疗器械3024件，包括X光机127件、冰箱134台、显微镜241台。

为恢复和健全医疗卫生组织，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于1976年10月10日向灾区公社以上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发出指示：“要有计划地修建一些设有病床、能过冬的简易病房，充实必要的器械设备，大力恢复门诊；积极开展巡回医疗，提倡设立家庭病床，送医送药上门。”还要“努力搞好合作医疗和城市群防站，大搞三土、四自，办好土药厂；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红医工，首先掌握今冬明春易发病的防治措施和技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自1976年冬季开始，地震灾区利用召开经验交流会、举办学术报告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治病防病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仅1977年，唐山地区就举办了防痢疾、防霍乱、消毒杀虫、计划免疫等9种防疫灭病培训班。地区举办培训班后，市、县、区、公社再层层进行技术培训，一直培训到乡村医生和卫生骨干。在全区形成一支庞大的防疫灭病技术队伍。许多乡村医生、城市卫生员定期对饮用水井、厕所、粪场、垃圾堆、坑塘等进行消毒。同时，有关方面通过举办各种宣传活动，指导群众按科学方法搞好卫生，使灾区卫生面貌不断改善。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基层卫生工作者们及时抢治伤员，开展防疫灭病工作，发挥了城市正规医院难以起到的作用，受到了灾区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因此，在震后极短的时间内，灾区（特别是在唐山市以外的县、乡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组织有了较快的恢复。至1977年上半年，在城市医院增加

到 60 所、病床 4830 张（占震前总数的 63%）的情况下，县医院增加到 14 所、病床 1324 张（占震前的 95.2%）；县分院增加到 97 所、病床 2219 张（占震前的 89.3%）；公社卫生院增加到 496 所、病床 1851 张（为震前的 105%）。全地区 7582 个生产大队，有 7534 个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其数量比地震前有所增加。乡村医生从地震前的 16976 人增加到 19662 人，另有卫生员 23364 人。社办药厂也有 300 多处恢复，占震前的 90%，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设施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

卫生组织的恢复保障了灾区防疫灭病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说，唐山抗震救灾取得大震之后无大疫的伟大成绩，灾区的医疗卫生组织特别是基层卫生组织的及时恢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援建大会战

一

纵观唐山抗震救灾全过程，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始终遵循地震应急和恢复重建相结合、突击抢险和长远发展并重的方针，始终把灾区的经济恢复和重建作为最终的工作目标。

唐山是冀东工业重镇，其工业产值在河北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品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国务院和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首先注重那些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煤炭、钢铁、电力企业和支农援外企业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的恢复。这些骨干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尽快恢复，一方面可为其他企业恢复重建提供必要的条件，还可为唐山人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提供物质保障，从而更快推动灾区重建工作的全面开展。

地震使唐山地区所有的工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2.5万余名职工殁于瓦砾，97%的厂房和半数以上的设备被毁，国家资产损失价值达11.5亿元，流动资金损失7076万元，占流动资金总数的54.6%。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煤炭、钢铁、电力、水泥、机车以及陶瓷等工业企业都停止了生产。

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唐山市工矿企业的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予以高度关注。可以说，唐山市工矿企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几乎是与抗震救灾同时展开的。

7月28日下午4时，首批矿山抢险队员抵达唐山机场，此后，抚顺、大同、阜新、西山、阳泉、南票、北票、峰峰、淄博、徐州、平顶山、北京等12个矿务局的矿山救护队共457名队员，乘飞机火速赶赴唐山，抢救开滦煤矿遇险职工。29日，解放军救灾部队开进唐山，亦进驻各企业，抢救遇险职工，保护关键生产设施。震后3天，水电部组成电力抢修队伍进驻唐山，在电力救灾抢险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抢救灾区电力设施。此后，全国各行业如钢铁、冶金、煤炭、电力、化工、陶瓷等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也纷纷派出抢救队伍紧急赶赴唐山，进行抢险救灾和对口支援，同唐山工人一起，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抢险救灾和行业重建活动。

开滦煤矿，这个具有百年开采历史的矿山企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6500多名职工遇难，2000多名职工重伤；地面367万平方米的工业和民用建筑几乎全部倒塌；7个生产矿井的主要生产水平全部被水淹没；淹没井下巷道300多公里；33000多台设备被砸被淹；供电、排水、通风、通信、提升五大系统全部瘫痪，百里矿区一片沉寂。

开滦煤矿的恢复，是在国务院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和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具体实施的。由于排水系统停止工作，矿区地下水位猛涨。为抢救井下采煤设施，保护矿山，必须尽早疏干矿水，这是恢复生产的关键。供电刚刚恢复，开滦煤矿职工即开展了以排为主，堵、排并举的排水保矿会战，发起了开滦矿区恢复重建的第一个战役。

为排水保矿，开滦煤矿组成了1.3万人的排水队伍，恢复原有水泵136台，新装水泵915台，另装排水管路10万余米。几个月时间里，排出水量达1.6亿多吨，相当于从地下搬出一座颇具规模的水库。

随着排水工程的进展，对井下各生产系统的设施和设备进行

了全面的清理和维修。除地面设施全部毁坏暂时无法修复外，井下的中央变电所、配电室、水泵房、暗斜井绞车房、箕斗装载室、火药库、电机车库、翻车机室、爬链机室等设施损害较轻，稍作清理维修即可投入使用。被震坏的26个井筒中除两个无法修复外，对其余24个都进行了恢复性维修。此外，还整修清理电车轨道10.9千米，修复架线12.6千米。

在抢修井下生产设备的同时，井上生产系统的恢复工作也全面展开。为加快恢复进度，对地面建筑设施的恢复，视破坏情况采取了三种措施：凡未倒塌、经过鉴定仍可使用的，进行加固恢复；凡生产急需的，进行简易维修恢复，使其尽快投入生产；不能修复的重要设施，立即拆除并按设计标准重建。

经过开滦工人和各地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开滦煤矿以惊人的速度医治着震灾创伤。自8月份马家沟矿率先恢复生产以来，至10月份，全矿区共有6个矿井部分恢复生产；以后，吕家坨矿也于11月28日全面恢复生产，至12月18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831吨，并且全部入洗，达到震前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矿区生产系统全部经过整修，至年底，已生产原煤85万多吨。

为尽快全面恢复开滦煤矿的生产能力，国务院恢复开滦会战领导小组果断决策，采取了“一家包一角，一院包一矿（厂），全国援开滦”的大协作方案。据统计，开滦煤矿共损坏机械设备33099台，除动员全国有关企业为开滦维修机电设备外，还组织全国20家设计院为开滦重新进行矿区工业设计，另有16个省、市以及河北省9个地区的工程建筑队伍，参与了开滦矿区的工程建设。

1976年12月初，开滦矿务局设备抢修会战领导小组成立，对设备抢修工作进行了全面具体安排。12月上旬，煤炭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上海等地专用设备厂家，对矿区机电设备的损坏情况进行了考察。

1977年1月下旬，国家计委组织煤炭部、第一机械工业部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外围设备抢修方案。会议决定，由国家物资局调拨钢材 8640 吨、电磁线 128 吨、变压器油 154 吨以及矽钢片、绝缘材料、铜、铅、橡胶等其他物资；第一机械工业部解决设备 550 台、电气备件 1.9 万件、三类机电产品 20 万件以及电缆、水泵配件和综机电缆；煤炭部解决倒修设备 425 台；同时调集全国有关企业维修力量，紧急支援开滦。据统计，全国先后参加开滦设备抢修会战的企业和单位达 170 家。

1977 年 2 月 6 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煤炭部在唐山联合召开承修开滦设备现场会议，全国 17 个省、市的 85 个厂家现场落实承修任务。各厂家一致表示，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维修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唐山地震灾区。

从 1977 年 9 月起，由两部系统承修的 11824 台设备陆续运回矿山。同时，开滦矿务局内各矿、厂的 26049 台设备也修复完毕。至此，全矿动力系统和井下采、掘、开、运系统的生产能力已基本恢复，矿山生产全面恢复胜利在望。

如果说开滦煤矿的恢复是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援助下进行的，那么，唐山钢铁公司的恢复就更是一场全国钢铁企业的技术援助大会战。在唐山钢铁公司，仅省外援建单位就达 20 多个，计 7000 余人。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 110 部队 3600 余人，承担各主要生产车间的厂房建筑物的排险、加固和部分设备的修复工作；第二冶金局 2600 余人，承担运输部、耐火材料厂和炼铁厂的修复工作；第 11 冶金局 860 余人负责第二炼钢厂的修复工作；鞍山钢铁公司 382 人负责南北变电站和北水站的修复工作。太原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吉林铁合金厂、上海钢铁公司等援建队伍也承担了相应的工作。参加复产施工的还有北京钢铁设计院、北京建筑研究院、鞍山焦耐设计院、鞍山矿山院、东北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的 400 多人以及第 15 冶金局、首都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

司、宣化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

根据河北省委和冶金部的指示，唐山钢铁公司组成了以唐山钢铁公司党委为领导、有各援建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生产恢复现场指挥部，对唐山钢铁公司的生产恢复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协调。作为恢复准备工作，唐山钢铁公司首先抽调 274 名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了 16 个三结合调查小组，对全公司 12 个生产厂矿、4 个生产处室进行灾情调查。根据设施的破坏情况，对生产恢复进行全面规划。8 月上旬，唐山钢铁公司作出了关于 8 月底首先恢复第一炼钢厂、第二炼钢厂和炼铁厂的生产，力争三个月内全面恢复生产的决定。在施工期间，还组织了现场施工计划组、办事组和服务组，以协助援建队伍解决各种困难。参加施工的各单位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

各援建单位提出：“唐钢的损失我们补、唐钢的需要我们保”。他们跋山涉水，排除各种困难，把各种援建物资按时运抵施工现场。鞍山钢铁公司从仅有的 30 台战备泵中拿出 10 台支援唐钢，还送来大批钢材和医疗器械。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日夜兼程 5 昼夜，送来了电器设备。首都钢铁公司不仅送来了各种急用设备，还把自己的整套化验设备拆下运到唐钢复建工地。上海钢铁公司两次用飞机送来急需设备和仪器，还通过铁路运来大批电器和起重设备。

在施工现场，援建队员日夜奋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9 支队 4 排副排长周化清，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几次钻到只有一米高的建筑物空隙中进行排险操作。为了排除水池中的砖石和油渣，解放军某部 81、84 分队的指战员，不顾油渣有毒，跳进池中用身体搅水；有的战士中毒晕倒，醒过来又接着工作。宣化钢铁公司工人冒着高温在高炉内打眼放炮，清理废铁积渣。工人和战士们并肩战斗，抢时间，赶进度，昼夜轮流施工。

唐钢广大干部、职工同前来支援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基建工程兵等单位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指战员共同

战斗，分三个阶段完成了恢复重建工作。第一阶段，8月8日至8月底，以恢复第一炼钢厂为主，共完成48项修复任务；8月25日，炼出了第一炉钢。9月份为第二阶段，以恢复中型轧钢厂、小型线材车间为主，包括辅助设施，共完成46项任务。第三阶段，到10月底，以恢复第二炼钢厂、小型轧钢设备、两座高炉为主，共完成100项任务。另两座100米高炉、650毫米开坯车间等破坏严重，到1977年上半年也陆续修复。1977年第一季度，炼钢10.08万多吨，生产钢材15.8万多吨。1977年9月5日，唐钢二轧车间顺利复产，轧出了第一批优质钢材。至此，唐钢实现全面复产；1977年12月份，产钢8.2万吨，超过了震前月生产平均水平。

在唐山电厂的恢复重建中，工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工作，为电厂重建付出了全部心血。震后，危而未倒的厂房断梁凌空、残墙歪斜、排柱外闪、牛腿柱断裂，加上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既失去了重新利用的价值，又不能马上拆除，成了企业生产恢复的严重障碍。职工们冒着危险，徒手攀到几十米高的危房残墙上进行排险作业。

唐山电厂汽机厂600平方米的南墙严重倾斜，整体外闪1.5米，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全部拆除重修，一则损失大，二则修复工期长，影响全厂生产恢复。工人们充分利用了山墙钢骨架的结构特点，用3台卷扬机把整个山墙直接拉回原位，再进行加固处理，收到了快速、安全、节约的效果。

修复期间，起重设备不敷分配，职工们就用双肩把1吨多重的材料扛到33米高的炉顶；照明设备尚未恢复，打着手电筒坚持作业；挖掘机尚未到位，化学车间职工用铁锹开挖除炭水管沟；全厂近千名职工患肠炎，但没有因此而影响工程进度，病情严重者，输完药液又去上班。

电厂的大烟囱产生环形裂缝，用常规方法已难以修复。工人

们在烟囱外围修建 60 米高的外套，给这个耸入云天的大家伙“穿”了条砖“裙子”，使其继续发挥作用。解决了生产恢复的燃眉之急。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山电厂部署了 4 次抢修战役，次次出色完成任务。第一次战役，提前 3 天完成任务；第二次战役原计划修复一机一炉，实际完成了 2 机 2 炉；第三次战役计划修复两机两炉，实际完成了 5 机 4 炉；第四次战役计划至 11 月底发电能力达到震前水平，11 月 25 日即圆满完成任务。

在大型工业企业恢复重建的同时，抗震救灾决策者们也没有放松对地方小型企业的恢复和发展。所不同的是，与重工业恢复所采取的措施相反，采取了“立足本省，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唐山市的轻工业企业。

8 月 14 日至 17 日，河北省委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专门对地方所属的小型化肥、煤炭、水泥和农具生产企业的恢复重建进行部署。在小型化肥企业工作会议上，省委副书记马力强调：

恢复生产要强调自力更生，首先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不能伸大手、张大口。损坏的设备要以修为主，实在修不了的，由援助设备解决。关于材料问题，在省、地、县挖掘潜力的基础上，实在不能满足的，经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同意，向化工部提出求援；关于资金安排，要先生产，后生活。生产设施的恢复也要考虑震后的灾区现状，打破常规，有的设备不搞厂房，有的可搞轻型棚顶，不一定按老办法；生活设施要发扬“干打垒”精神，总投资不超过 1500 万元……

许多企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原则，自闯门路进行生产自救。许多小型企业适应灾区生产需

要，积极开发生产项目，努力生产灾区人民生活必需用品和季节性产品，产量逐月大幅度提高，既方便了灾区人民生活，又发展了企业生产，弥补了企业震灾损失。唐山市金属制品厂根据市民冬季取暖需要，临时转产，承担了30万节烟囱的生产任务；市木制品厂增添了饭桌、锅盖、菜板的生产品种。

在生产恢复过程中，各企业职工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企业复产赢得了效益。

华新纺织厂2612平方米的车间屋顶整体塌落，把设备全部压在底下，恢复生产难乎其难。工人们突发奇想，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竟然用千斤顶把330吨重的大屋顶整个顶起，再把倾斜的屋架扶正加固，使屋顶恢复原位，在极短的时间内，全厂即恢复生产。

唐山钢铁公司先后挖掘出旧木料2958立方米，旧砖1071万块，全部用于企业恢复重建。陶瓷公司第一瓷厂在厂房会战中，扒塌房，取木料，砸碎断梁取钢筋，在解放军援助下，仅用24天的时间，就以每平方米4元的低廉造价建起了3600平方米的骨灰瓷车间，在震前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出口6.8万件骨灰瓷的生产任务。市第二制鞋厂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5%，在一无车辆、二无外援的困难条件下，修旧利废，首先清除废墟、瓦砾，架起1000余平方米的简易厂房，修复60多台设备，迅速恢复生产；至10月底，生产规模达到震前水平，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坐落在路南区的唐山市木制品厂，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失，是规划中的搬迁单位。在生产恢复阶段，职工们就地临时恢复生产，从废墟中清理旧砖13万块，起出旧钉子300公斤，搭盖简易厂房3540平方米，修复设备61台，很快取得了生产效益。

在灾区恢复重建期间，唐山工人表现出了极强的主人翁意

识。工人们不顾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的暂时困难，纷纷到厂参加会战。许多企业的出勤率比震前还高；负伤的工人拄着拐杖到厂要求工作；退休多年的老工人重返工厂参加义务劳动；职工家属担起了后勤服务的重担；竭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企业早一天复产。

“三九”严冬，正是冀东地区的酷寒时节，也是开滦煤矿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田惠，这位开滦煤矿普通的技术人员，当时正在范各庄矿的恢复工作组工作。于是，在他漫长的技术工作生涯中，“有幸”增加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震后的矿山，条件相当艰苦。遵照“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田惠和他的同事们住在泥巴糊成的防震棚里，筹划恢复生产大计。睡在地铺上，夜半火尽炉冷，盖着3条棉被还冻得直打哆嗦。早晨起“床”，被上满是掉落的泥块。一日三餐都是玉米面窝头和咸菜。加班到深夜，饥肠碌碌之时，窝头也冻成了冰坨。

田惠的母亲和妻子是在地震时遇难的。本来妻子和他已经脱险，但地震时的可怕情景引发了妻子的心脏病，她于震后几小时去世。田惠把多病的父亲和孩子安顿在乡下的邻居家，回矿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1977年2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他回家探亲，正赶上父亲去世，安葬了父亲，星期一又准时赶回矿上班。

1995年秋季，在开滦矿务局田惠的办公室里，笔者和他曾进行过短暂的交谈。当谈到地震以后唐山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所表现出的忘我精神时，他讲了下面一段话：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不是唱高调，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不只我一个，大多数人都这样想。幸存的同事们，有的亲人遇难了，有的没有了家，但他们都和我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矿区的恢复重建工作。这样一场灾难，似乎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很少计较个人得失。

“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大难不死，

值得庆幸，这辈子也值了。大灾之后的重建阶段，在缺乏指导、没有书和资料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记忆，使所学知识得到运用和验证，无保留地献给了矿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自己有幸亲身参加了开滦的恢复和重建，尽了自己的心意和力量，凭良心对得起死难同胞，对得起后来人，也对得起开滦，我问心无愧。”

这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谈起往事，语调平静，心绪坦然。地震使他家破人亡，而面对震灾，他又把自己献给了矿山。在他的娓娓诉说中，一切显得那么平淡无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在他慢声细语的谈话中，透过那平稳沉静的外表，似乎可以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唐山人所特有的人格的力量，一种面对灾难义无反顾、顽强抗争的力量。也许，这正是唐山人在恢复重建工作中能表现出巨大激情和干劲的原因所在。

唐山工人和外地援建队伍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唐山灾区工业企业的恢复和重建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唐山发电厂震后 14 天并网发电，120 天恢复到震前生产水平。8 月下旬，唐山钢厂开始出钢。四二二水泥厂 9 号磨于 9 月底恢复生产，不长时间，即达到震前生产水平。截至 1976 年底，唐山市工交战线 274 个企业中，有 220 个企业实现了全部或部分恢复生产，占企业总数的 81.3%，其中 56 个企业达到了震前生产水平；414 个地、县属工业企业中已有 384 个全部恢复生产，有 20 个企业部分恢复生产，只有 10 个企业尚未恢复，仅占全部企业的 2.4%。

地方小型工业和轻工业的恢复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至 1976 年底，全区 11 个县办水泥厂生产全部超过震前水平；1976 年生产水泥 21.1 万吨，比上年增长 19%。13 个地、县小煤矿中，有 12 个达到或超过震前生产水平；1976 年生产原煤 131.23 万吨，超额 5.8% 完成全年计划。13 个小磷肥厂的生产水平全部超过震

前，1976年超额6.3%完成全年生产任务。15个小化肥厂有8个达到震前生产水平；1976年合成铵产量超过全年计划的1.6%。全区铜、钢、钢材以及中型脱粒机、打浆机、手推车、铁制小农具等农用产品，都超额完成年生产计划，比上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轻工产品的82种主要产品中，有52种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工业企业的迅速恢复生产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标志着在极短时间内，唐山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和得到了有效恢复，抗震救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二

作为国家的冀东粮油基地，唐山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否尽快恢复，不仅关系着本地区几百万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而且，对唐山地区工业生产的恢复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震后第二天下午，河北省水利厅厅长张子明、总工程师杜竞一抵达唐山；7月31日，水电部基建工程局副局长林汉雄、农水司副司长盖国英也先后到达。与此同时，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副主任董一林率领工程技术人员也赶往陡河水库。极短时间内，他们对唐山地区的震毁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考察。结果发现，全区有150座中、小型水库和3座大型水库遭到破坏；滦河、还乡河等5条行洪河道大堤被毁，河床变形；防海潮蓄淡水的海堤变形，闸身裂缝，闸门失灵；130多座扬水站中，有80座被严重损坏，排灌河渠坍塌淤塞；排水入海通道受阻；其余闸、涵、桥梁和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大部分毁坏。全区9万眼机井有6万2千多眼淤沙错管；冒砂压地52万亩，咸水淹地70余万亩；地面变形，农田开裂，许多稻田、台田和条田遭到破坏。他们得出结论：唐山地区建国以来修建的所有水利工程设施已损毁殆尽。因此，以重建农业水利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唐山农业生产恢复工作一开始就赋予了工期紧、任务重、投入大的特点。

8月4日，原抚宁县委书记、新任唐山地区地委副书记董静华赶往滦县商校操场报到。报到的第一天，他就被派去处理洋河水库险情。用他的话讲，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洋河水库大坝裂缝几十厘米宽，暴雨倾盆，库区风高浪涌，防浪的大树沉到水里，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时他并不知道，几天以后，他将指挥近3万名外地打井队员和当地几十万民工，去从事更加繁重的震毁农田水利设施的恢复建设工作，而滦县商校的操场，就是以后的农田水利工程恢复指挥部所在地。

8月11日至12日，河北省委在唐山机场召开唐山地区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省委副书记马力主持会议，第一书记刘子厚、书记马辉出席会议并作指示。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内有关部门和唐山地区有关县的负责人。

会议提出，要在一年内将唐山地区农田水利设施恢复到震前水平。为此，必须要新建机井6万眼，当年确保3万眼；修复和重建扬水站80座；修复小型水库150座；疏浚、整修支流河道和灌、排渠道及有关建筑物；还要平整土地，建设高标准农田。

为完成此项工程，省委决定，全省各地区对唐山有关县（市）实行对口支援。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张家口等7个地区抽调钻机2100台、打井民工3万名以及必要的物探和机修力量，分别支援丰南、丰润、唐山，滦县、滦南以及昌黎、玉田、乐亭、迁安等县，并抽调部分技术力量和设备，协助恢复农田水利设施。会议要求各援助地区配备必要的机修和技术力量，自行解决进场和转场费用及工棚物料。

按照会议要求，唐山地区各县要准备600台钻井机具，于次年春耕以前修复、新打机井1万眼；并负责制定本县打井工作的规划和必要材料的准备，为前来支援的各打井队提供生活方便；还要适当安排力量，保证于第二年汛期前完成小型水库的修复工作。

会后，成立了河北省唐山地区农田水利（俗称“小水”）建

设指挥部，任命地委副书记董静华为主任，省水利厅厅长张子明、省畜牧水产局局长李岫山、唐山地区农办副主任周永利、水利局副局长李润芝等为副主任，共同负责唐山震毁农田水利工程的恢复建设工作。

根据当时规定，参加唐山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外地民工自带打井机具，国家只支付进场、退场和维修的费用，工棚、医药费用均按海河民工标准开支。除当地供应部分蔬菜外，其余生活用品全部自己解决。施工现场不给任何补助，只在原生产队记工分。民工们睡在工棚，吃在工地，日工作时间达 12 小时以上。在此条件下，民工们仍表现出强烈的纪律性和责任心，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完成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在一冬一春的水利基本建设会战中，保障质量，工期往前一提再提。这些纯朴的农民，在有效的组织指挥下，充分体现了勤劳坚韧的个性和杰出的聪明才智，写下了唐山抗震救灾辉煌篇章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到 10 月底，活跃在唐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战线上的支唐民工已达 2.8 万余人，连同当地投入打井、修井、生产井管等项工作的农民，民工总人数已达 5 万人；投入打井机具 1717 台，洗井空压机 170 多台，投产制管模具 1.1 万套。1976 年的秋、冬两季，冀东平原钻塔林立，机声隆隆，昼夜不绝。

隆尧县白家寨大队“三八”钻井队的 19 名姑娘，最大的 23 岁，最小的只有 18 岁。她们于 8 月 21 日出发，行程 1200 余里，来到滦县古马公社店坨大队。先安机，后安家；先开钻，后吃饭；12 小时打成全县第一眼水井。以后，连续工作一个月，打成 10 眼机井，平均日进尺 21.6 米。怀来县 47 号机组的民工，克服重重困难，奋战 7 天，打穿 13 米厚的卵石层，打成一眼 63 米的水井，可浇地 150 亩。

由于钻、修井工程进度快，井管需要量大，井管厂的生产能力难以适应工程需要，唐山地区不得不紧急建设井管厂；边建

厂，边生产。后来，井管厂采用脱模法生产井管，全区日产井管由 0.9 万节增加到 3.6 万节，致使水泥和石料告急，不得不再度紧急调运。

至 1977 年，各地支唐打井队已打成农用井 14537 眼，清洗恢复旧井 10639 眼，超额完成了支唐任务。与此同时，各地支唐队伍还尽最大努力帮助灾区解决各种困难。邢台地区帮助滦县进行机井设施配套，支援柴油机 1000 台；张家口地区支援迁安县 400 匹马。此外，各地还支援了大批机油、柴油和钻机零件。支唐打井民工都是从全省农民中挑选出来的出色的青年农民，种地、做工、修房，样样内行。他们来到地震灾区，与当地农民一起劳动，一起交流；当打井队离开时，还真带出了当地一批土水利技术员，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打井队。支唐民工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纯朴善良的农民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献出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有青春和生命。

石家庄地区青年农民宋敬安，三次找到党支部，恳请参加支唐队伍。到灾区后，他积极肯干，哪里活重就到哪里工作，深得大家好评。1976 年 12 月 7 日，在滦南县青坨营公社打井施工时，钢丝绳意外松动，悬在空中的钻锥突然下落，与宋敬安一起施工的三名民工浑然不觉。宋敬安不顾个人安危，高喊一声：“这儿危险，赶快闪开！”三名民工脱险了，而宋敬安却永远倒下了。邯郸地区广平县杨宋固公社打井队炊事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期间，患中毒性肠道疾病，劳累过度而以身殉职。他的女儿杨秀芳，继承父亲遗愿，参加“三八”打井队，继续参加支唐工作。

在外地民工支援恢复农田水利设施的同时，唐山地区有关县，特别是在山区、丘陵地区，还修复小水库、塘地、扬水站等水利工程 5400 多项，平原地区也进行了除沙改土、整修农田的基本建设工作。滦南县青坨营公社有 7 条排水干渠、161 条支渠

淤积堵塞，近5万亩台、条田沟因震时翻砂冒水被淤平，4万亩园田被泥沙覆盖。全公社组织150名青年农民投入整治工作，半个月动土20万立方米，使全公社农田得到整治，排水、灌溉系统基本畅通。

唐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一期工程取得可喜成绩。至1976年11月10日，全区投入农田水利恢复建设工程劳力88万个，出动拖拉机1363台、大车9863辆、手推车近4万辆；新建和恢复园田、梯田、台田97万亩，恢复水浇地149万亩，完成工程量185万方。

就在农田水利工程的恢复建设紧张筹备的同时，大型震毁水利工程的恢复建设工作也列入了河北省委的议事日程。8月17日，唐山地委副书记张一萍奉命来到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指挥部的大帐篷里，刘子厚、马力等领导人接见张一萍并当面布置任务，明确指示他立即着手组织恢复震毁的大型水利工程设施。

作为分管唐山地区水利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张一萍对唐山地区的水利工程设施了如指掌；在灾后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中，对水利工程的损毁情况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接受任务以后，他利用两天时间，轻车简从，跑遍了所有的大型工程场地。调研结果令他吃惊：几座较大水库的大坝已被严重破坏，其他防洪灌溉设施也已不能使用；并且，水库尚有存水，万一暴雨成灾，水库垮坝，唐山灾区就会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大型水利设施是农业生产的根本，水利设施不恢复，农业生产无从谈起，夺取唐山抗震救灾的彻底胜利只是一句空话。他强烈意识到，时间紧迫，抢修工作刻不容缓。

唐山大型水利设施的恢复建设，工程之浩大，为唐山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面对实施方案，这位“老水利”也不禁手足无措：震前全地区每年水利投资不足千万元，工程建设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眼前的恢复方案需投资近3亿元，劳动工日几亿个。

且不说3亿元的巨款难以筹集，就是有那么多钱，物料、人工和时间到哪里去找？怀着这种心情，8月19日，当再次向省委副书记马力汇报时，他只讲了灾情和施工计划，投资额却没敢出口。

在马力再三追问下，他只好如实汇报。当他讲出工程所面临的困难时，马力也颇感棘手，只好说，工程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立足现有条件，首先我们要作出最大的努力，其次要全力争取中央支持。上边给多少，先认下，不够以后再说；具体问题暂不详细讨论，首先要向中央汇报情况。马力要求张一萍连夜去北京汇报。

8月20日，张一萍会同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副主任董一林、省水利厅厅长张子明、总工程师杜竞一，以及水电部基建工程局副局长林汉雄，在北京向水电部汇报唐山大型水利工程震毁情况及修复意见。当时，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正在密云水库指挥抢险，一位司长代她主持汇报会。同时坐在的还有水电部各司、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建委、国家物资总局等单位领导人。对张一萍的汇报，各部门负责人当场予以肯定，并当场决定按震前水平恢复水利工程，同时希望1976年冬季开工，先投资3300万元，以后需要的投资、物料随工程进展再陆续调拨，争取不误明年农业生产。

事情进展顺利，张一萍一行倍受鼓舞，立即赶回唐山向省、地领导汇报。当时，省委正在唐山召开全省各地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张一萍汇报了北京之行的经过，省委当即作出决定，将会议转为支援唐山水利工程恢复和重建的会议，组织与会人员到唐山各县察看大型水利工程设施的震毁情况，研究支唐的具体方案。为争取时间，会议期间不少领导人给各自地区打电话，先行部署支唐工作，还有的领导人当即派人赶回机关具体安排支唐事宜。

8月22日至23日，由张一萍主持召开了关于恢复唐山大型水利震毁工程的施工会议，各地区支唐指挥部主任参加。会议决

定：调集石家庄、承德、衡水、邯郸、保定、张家口以及水电部、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和唐山地区的民工和技术力量 20 余万人，完成唐山地区震毁水利工程的恢复和重建任务。其中，石家庄地区 4 万人，负责彻底拆除震毁的陡河水库大坝；承德地区 1.5 万人、衡水地区 4 万人，完成陡河水库清淤与大坝的复建任务；其余邯郸地区 1.5 万人、保定地区 1.2 万人、唐山地区 2 万人也各有分工。水电部 13 工程局疏浚队和河北省根治海河疏浚队等，负责完成连接入海口几条河流的疏浚工程；邱庄水库、洋河水库及其他较小工程由丰润县与抚宁县民工协助工程所在县完成。

根据工程复建需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成立唐山地区震毁大型水利工程（俗称“大水”）修建指挥部，由张一萍任主任，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副主任董一林、唐山地区水利局局长苏成等任副主任。各有关县、区由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建立相应的基层指挥部，并立即进驻工地进行现场指挥。

时间紧迫，工程前期准备工作也在快速进行。至 8 月 30 日，各地区测量、设计和部分后勤人员已陆续进场，指挥部工作人员基本就位。省工程设计院 3 名院长带领 45 名设计人员、60 名测量人员，首先开始了工程的测量与设计工作。到 9 月 3 日上午，已完成从陡河水库到侯边庄市区一段的外业测量工作；省海河设计院的施工方案已经确定；土探队、测量队 30 名队员也已开始了钻探测量工作。

负责陡河河道唐山市区段施工任务的承德地区 57 名测量设计人员和部分领导同志，于 8 月 30 日赶到工地，9 月 3 日即开始了测量工作。至 9 月 4 日，张家口地区已派出 90 余人进场。另有 7 个地区的测量、设计和后勤人员进场。至 9 月 12 日，往返张家口与唐山之间运送人员、物料的汽车和拖拉机已分别达到 500 和 200 台次。至此，规模宏大的唐山地区大型水利设施震毁工程恢复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20万民工和施工队伍同时进场，还要自带施工器具，自带锅、碗、瓢、勺，其规模之大和组织的复杂程度不亚于大兵团转移。好在各级指挥部门都有较强的号召和组织能力，把进场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远者乘坐专列，近者组织车队，再近则徒步行军。10月初，时近中秋，正是河北黄金季节。河北省境内专列嘶鸣，车轮滚滚，各路支唐水利大军昼夜兼程，向唐山进发。冀东大地又出现了两个月前抗震救灾大军支援唐山的壮观景象，但与两个月前那种急如星火、悲壮肃穆的气氛相比，多了几分自信和惬意。

10月8日，石家庄地区4万民工在陡河水库驻地召开誓师大会。面对残破的水库大坝，他们喊出了自己的誓言：向英雄的唐山人民学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勤俭办水利，保证明年汛前修好陡河水库大坝。情绪之激昂，场面之热烈，使不少唐山地区的干部激动地流出了热泪。

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复是唐山灾区震毁水利工程修复的主要内容，所有与之配套的闸坝、扬水站和行洪河道都必须在1977年汛期前整治完毕，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疏漏。1976年入秋以后，唐山地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的工作部署，全区有108名市、县领导亲临工地现场指挥，其余大小干部跟班劳动，随时解决施工问题。整个冬春季节，21万民工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型水利建设工地上。

秋后的堤坝，树草丛生，加上积水、流砂和环境障碍，工程施工遇到很大困难。为保证工程质量，必须挖开坝堤，彻底清理基底，使堤坝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各施工地段选拔了认真负责的施工监督员，严格掌握铺土厚度和土料含水量。土料太干，灌水浸堤，再滚轧夯实；土料过湿，铺土晾晒后再行碾压。一经发现不合格地段，立即返工，直到施工监督员首肯放行。刘庄倒虹吸导流大坝合龙时，水急浪涌，石料多被冲走，大坝一时难以

合拢。32名民工跳进河里，在冰冷的河水里站成一排，阻止涌浪；推土机一拥而上，大坝旋即合龙成功。

陡河水库修复工程是震毁水利工程复建的重头戏。由于地震破坏，坝基下沉；6公里坝身裂缝直切基底；震后大雨连绵，水位上升，残破的坝身勉强阻挡着汹涌的洪水，溃坝的危险时刻存在，严重威胁着唐山市的安全。为长远之计，损毁严重的坝段必须拆掉重修。张一萍把他的大型水利震毁工程修复指挥部设在水库下游的唐山机场，每每亲临工地监督指导，一刻不敢放松。

新乐县施工团奋战一个多月，在陡河水库背水面的坝角下挖出几个长130米、宽35米、深7.5米的棱形排水基槽。就在即将回填砂石时，一场大暴雨突然袭来，霹雳在头顶炸响，雨水随着7级大风倾泻而下。顿时，排水槽的底部积水达一尺多深，基槽四壁在雨水冲刷下开始坍塌，情况万分紧急。

强烈余震不断发生，这几个紧贴大坝的基槽像几颗巨型炸弹，卧在大坝滑坡段的下面，随时都有被触发的危险。一旦发生险情，大坝决口，库内4000万方蓄水直下唐山市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险情就是命令。人们纷纷甩掉上衣，投入抢险；雨水伴着汗水从头顶灌到脚跟，鞋子被烂泥粘掉了，赤脚在工地奋战。

8台潜水泵哗哗地喷吐着泥水，将槽内积水排出槽外。为了防止槽壁继续坍塌，人们纷纷跳进槽内，用身体挡住槽壁。烂泥清除干净了，基槽露出了硬底。满载料石的滚滚车流，顶风冒雨，涌向排水基槽。凌晨5时，排水基槽终于回填完毕。民工们累得瘫倒在大坝上，他们用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工程排除了巨大隐患。

陡河水库的复建工程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进行。1976年冬季即完成了陡河大坝原坝身的拆除和清基工程，完成土方135万立方米，备沙石料62.9万吨。民工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沐寒风阴雨，头顶热汗蒸腾。身上的小褂浸透了汗水，又被冷风

吹干了，印上白花花一片碱花。入夜，六千米坝区灯火通明，依然一片繁忙。初春，填土筑坝，日上土方3万立方米，民工们每日负重攀行百里，经过70天苦战，完成土方228万立方米，提前完成筑坝任务。整个工程速度快，工效高，质量好，创造了河北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当陡河水库大坝重新巍然屹立在眼前的时候，张一萍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多少个日夜的精心筹划变成了现实，几个月来的心血和多少万人的汗水终于结出了硕果。张一萍卸下了千斤重担，他又一次流泪了。张一萍永远不会忘记，7月28日那个悲惨的瞬间夺去了他24万唐山同胞的生命，也夺去了他6位家人中5位的生命。他是怀着巨大的悲痛去从事自己的工作的。在那繁忙的日日夜夜里，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了工程，让巨大的工作压力把悲痛压在心底。他要倾出自己的全部心血，把震毁的唐山彻底恢复，把唐山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为着千千万万死去的同胞，为着像他一样怀揣失去亲人巨大悲痛的唐山人民，也为着他自己——一名灾后幸存的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唐山地区水利工程的恢复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1977年春季，共修复、新打农用机井63600眼，使井灌农田面积恢复到震前水平。到1980年年底统计，全区9项大型水利工程完成土方量达1.3亿立方米。唐山灾区水利工程的复建，国家共拨款2.6亿元。这些工程设施恢复重建的完成，给唐山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保障。

第八章

心系唐山

一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国务院和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了大规模的物资筹措和调运工作。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河北省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广大群众，都献出了大批救灾物资，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患难与共的同胞情谊，谱写了一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颂歌。

唐山地区原有非农业人口 110 万，其中，唐山市 75 万，秦皇岛市 20 万，每月需粮（含社会用粮）近 4000 万斤。地震发生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估计唐山市地震死亡人口可能达二三十万；再加外地救灾部队约 12 万余人，当地驻军 3 万余人，铁道兵部队 4 万余人，外地汽车司机、医疗队 2 万余人以及河北省和各省、市救灾人员 30 万人；初步计算，唐山灾区每日需成品粮 120~130 万斤。此外，需紧急调运的各种救灾用食品、服装、帐篷、药品、日用品、建房材料以及恢复生产用煤炭、钢材、木材、磷矿石、打井砂石料和各种工程用料等，不可胜计。因此，筹集救灾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是夺取唐山抗震救灾胜利的重要基础。

地震发生后，在河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组织全省人民迅速投入支援灾区的工作，为灾区筹集了大批救灾物资，保障了抗震救灾初期阶段的应急之需。

7月28日上午10时，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以省计划委员会牵头，组成河北省抗震救灾物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韩雁北任组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计委物资组。各有关厅局也相应成立了救灾物资专业组，并设专人昼夜值班。

同日，省直财贸系统组成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省财贸办公室设立了抗震救灾办公室；随后，各地区财贸办公室也相继成立抗震救灾办公室。财贸办公室主任洪毅、副主任王进和省直财贸系统9名局长，带领50多名干部奔赴唐山地震现场组织救灾。

为向唐山市紧急运送救灾物资，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地震当天，省交通局成立抢运办公室，派出领导干部和车管人员前往唐山参加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负责调度运输车辆，组织对灾区的物资运输。

7月28日下午至晚间，河北省各地区动员大批车辆投入抗震救灾。石家庄、邯郸、衡水、承德、邢台、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地区运输部门和省战备汽车团组织1200多辆汽车，满载各种救灾物资，长途跋涉，开往灾区。

为支援地震灾区，国务院先后调拨解放牌卡车1000辆、2.5吨载重汽车1150辆、北京牌吉普车270辆、油罐车65辆。8月2日上午，河北省支援灾区的首批百名汽车司机飞抵唐山；同时，第二批400名司机和计划中的1500名司机也在紧急抽调。与此同时，交通部运输总公司、北京市交通局、辽宁省抚顺和营口地区，也很快派出车辆投入抢运。

解放军除救灾部队的4700多辆汽车参加救灾外，北京军区还先后集中运输部队的1100多辆汽车，组成军区-前指-救灾部队三级抢运力量，组织运送伤员、分发救灾物资和运输油料等抢运会战。承德救灾部队在赴唐经过兴隆山区时，风大雨急，两旁高山随余震不断塌方，乱石堵塞了道路，解放军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强行排险通过。

其时，河北乃至辽宁、山东大地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源源涌向灾区，车轮滚滚，昼夜不绝。

为筹集救灾物资，29日上午，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救灾物资领导小组召开了各专业组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

首先要清理省内现有物资设备，尽快运往地震灾区；再根据灾区当前急需的物资种类，争取尽快在省内解决；省内不能解决的，通过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向中央报告，请求外地支援。

在唐山抗震救灾初期，由于缺乏组织经验，管理措施不到位，有少数单位不经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通过行业系统向中央机关或外省寻求救灾援助，客观上干扰了中央和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为此，8月6日，在河北省商业局负责同志向国务院救灾办公室汇报抗震救灾物资情况时，国务院救灾办公室指示：今后“凡是唐山地区抗震救灾需要的物资，统由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提出，经马力同志批准，直接向国务院救灾办公室提报，最好由马力同志打电话。”8月8日，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打电话给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来电话，让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联系……抗震救灾物资统一由前指向中央要……”理顺了指挥关系，明确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地位，维护了抗震救灾物资调运指挥的统一。

8月17日，针对省内某些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向外省请求物资援助的现象，河北省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再次向全省各地、市革委会发出通知：

我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有些单位直接向外地求援。为此，曾电话通知各地不要这样做。但是，最近仍有的单位擅自向外地派人、发电报求援，这些做法是不对的，要求各地不要随便到外地求援，有什

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向省反映解决；省里解决不了的，由省请示中央解决。请你们将上述精神立即通知所属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过去已经派去求援的人，要通知回来；发出的电报，要纠正。

为严肃纪律，8月下旬，河北省还对个别单位的违纪行为进行追查，令其纠正错误。这些措施，维护了求援救灾物资的严肃性，规范了救灾程序，对于确保抗震救灾任务的圆满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救灾初期，各地曾主动给灾区运去不少物资。由于对唐山灾情尚不了解，这些物资品种虽全，但能用于急需者尚少。为改变此种状况，7月30日，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决定首先设法摸清灾区的物资需求情况，作出计划，使各地支援灾区的物资集运工作做到有的放矢。8月2日，河北省委向省内各地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支援灾区的物资必须按省分配的品种和数量做到有计划地运送。

在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的领导下，河北省的干部、群众纷纷捐款捐物。劳动局干部何连杰捐献衣服15件，自己穿旧的，让灾区人民穿新的。衡水地区粮油机械厂工人艾玲，尽管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但她除了捐献衣服外，还把多年积攒的105元钱献给灾区。安平县南王庄公社捐献衣服3700多件，粮食31万斤。

沧州地委组成专门工作班子，组织支援唐山、丰南地震灾区，除派出250人的医疗队奔赴唐山外，28日即调集大饼5万斤，并把所有的饼干收集起来急送灾区。至7月31日，全地区往灾区运送熟食20多万斤，捐献衣物5万多件，支援苇席4万多片，接收伤员1500多名。

廊坊地区在组织本地区救灾的同时，提出了“轻灾区支援重灾区”的口号。到8月3日，已向唐山灾区运送熟食19万斤、

油毡 100 卷、商品服装 1800 件、糖蒜 10 吨、药品一汽车；并筹集席子、塑料布等物品优先支援唐山灾区。

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农村社队，竭尽全力为唐山灾区筹集、发运救灾物资。省外贸局清查库存，拨出苫布 130 块、糖蒜 20 吨、冬菜 10 吨，特制塑料苫布 520 块；动用出口白布 50 万米用于加工胶布。保定地直商业部门动员 100 多名干部、职工，保定市动员 7 个汽车队，突击装运苇席 12 万片运往灾区。张家口地区财贸办公室及各局负责人与职工一起，昼夜突击，筹集装运几十车救灾物资运往唐山。承德地区组织粮食、糕点、苇席、木材等共 43 辆汽车，于 28 日傍晚发往灾区。石家庄市粮库 3 小时内装运面粉 14.4 万斤。邢台地区商业部门，连夜动员干部、职工 700 余人，把 1 万把铁镐安好把，运往唐山。邢台县接到支援唐山 6 万斤蔬菜的任务后，连夜进行筹集部署，仅一天多时间就发运蔬菜 95000 斤，超额完成任务。将军墓公社折户大队，挑选又大又好的土豆支援灾区，仅一小时就超额完成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支唐工作。沧州地委书记张屏东亲临机场，指挥空运救灾物资；衡水地委书记李春雨、保定市委常委卢新春、省粮食局副局长胡振国带领救灾运输车队，日夜兼程，向唐山进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8 月 4 日，全省支援汽车 1412 辆，运送药品 114 车、熟食 92.1 万斤、糕点 112.7 万斤、粮食 685 万斤、蔬菜 80.2 万斤、铁锅 14.9 万口、衣服 75 万件、鞋袜 15.7 万双、蜡烛 4810 箱、电筒 12.6 万套、电池 30 万节、马灯 3160 个、煤油 33.9 吨、苫布 3120 块、苇席 49.7 万片、塑料布 30.5 万吨、油毡 720 卷、木杆 15.9 万根、锹（镐）8600 把以及其他救灾物资难以数计。

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全国各族人民对唐山抗震救灾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每天都给唐山灾区运来大批救灾物资。据统计，截至 9 月 15 日，全国 27 个兄弟省、直辖市、自

治区（西藏捐出部分马匹和牛羊肉，因路途太远而谢绝）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总后勤部支援唐山地震灾区的物资（不包括铁路部门路料）达 500 多种（不含药品），约计 64.5 万吨。其中，通过铁路运输约 15500 个车皮，计 63 万吨；汽车 4500 辆次，计 1.35 万吨；飞机 1038 架次，计 2069 吨；还有大批熟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海和天津还送来 400 台电视机。辽宁省及营口市送来群众捐献的大批物资以及搭建过冬房所需的油毡 90 万卷、杂木杆 1038 万根和石棉瓦、草袋、苇席等数以百万计。

二

与其他救灾物资相比，对救灾药品的筹集和运送更为紧迫，更为重要。

地震以后，河北省委即从省军区和商业、卫生、教育部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张家口、衡水等地区医药公司抽调 30 人，组成药品组，专门负责救灾药品的筹集工作。28 日上午，河北省商业局又组织人员专程赶赴唐山，组织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工作，并指示驻华北药厂调拨组，给廊坊地区送去急救药品计 13 种、170 件。随后，河北省委向商业部作出汇报，并给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广州、湖北、四川、江苏、浙江、辽宁 10 个省发出了紧急求援电报。

河北省委向全省发出关于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通知以后，全省各地广泛筹集药品，28 日即向唐山发运救灾药械 18 种，达 12 车；向廊坊地区发运救灾药械 2 车，计 25 种、310 件。石家庄医药公司接到支援唐山两车急救药品的任务后，火速到各门市部进行筹集，只用 20 分钟就把药品送到石家庄机场；石家庄市康宁药房为给伤员筹措药品，一次即购进 80 余个品种。至 29 日晚，从华北药厂调拨组，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张家口、沧州、保定等地向唐山运送的疗伤药械已达 90 车。

由于地震发生突然、伤员短时间内大量出现以及运输困难

等，在震后最初几天，唐山救灾现场药品供应十分紧张。并且，由于对农村震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外援药品大量运往唐山市区，造成灾区药品分配不均，唐山市极重灾区药品相对充裕，而农村较轻灾区却严重缺药。供应丰南县的9车药品，不敷分配，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当地救灾的山西省医疗队员眼看到的伤员伤情转危而无药救治，急得直哭。

为解燃眉之急，抗震救灾指挥部药品供应部门派人深入灾区各医疗点进行调查，调出积压药品，促进救灾药品合理流动，发挥药品的最大效益。同时，紧急动员唐山医药站职工抢抓埋在废墟下的库存药品，组织人员紧急生产部分蒸馏水、碘酒、紫药水等，以重点解决较轻灾区用药问题；调用20万斤棉花、50万米白布、10吨橡胶和10吨氧化锌组织生产药棉、绷带和胶布，另调用2万斤植物油紧急加工来苏水。

为保障药品的持续供应，河北省制药企业全面动员，加紧生产唐山灾区急需的药品。

8月3日0时30分，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电话传达国务院指示，要求华北制药厂等河北省制药企业紧急增产救灾药品。当天上午9时，河北省有关部门召集省直、市直医药管理部门和有关生产厂家对药品生产进行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安排意见：

1. 关于抗菌素生产。按国家计划，华北制药厂1976年生产抗菌素原粉1468吨，1至7月已完成930吨，占国家计划的57.8%。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抗菌素原粉79.5吨至100吨，其中包括青霉素22.5吨，链霉素25吨，土霉素32吨。

关于分装针、片剂成药生产。华北制药厂、石家庄市制药厂、红卫药厂3个厂的全年国家生产计划为青霉素96吨、链霉素432吨、土霉素50吨，共计578吨。再增产青霉素23.5吨、链霉素32吨、土霉素75吨、四环素30吨，计160.5吨。

2. 关于 B₁₂ 原粉生产。国家原计划生产 74 公斤，确保完成任务，不再追加生产指标；分装成品药（针剂），国家计划生产 4 公斤，再增产 16 公斤。

3. 关于葡萄糖生产。国家原计划生产 3600 吨，维持原定任务。

4. 关于咖啡因生产。1976 年国家计划生产 95 吨，再增产 30 吨；乙醚（麻醉剂）计划生产 40 吨，再增产 65 吨；另外计划生产甲氧氟烷（新产高效麻醉剂）40 公斤（已产 20 公斤）。

5. 关于维生素生产。国家计划生产 160 吨，再增产 30 吨。

关于生产抗菌素所需的玉米，省粮食局作出决定：8 月份由邢台地区提供 900 万斤、石家庄地区提供 300 万斤、张家口地区提供 1200 万斤，其他待 9 月份新粮上市后再行安排。此外，对所需其他化工原料和包装材料，也一一作出妥善安排。

华北制药厂连夜召开会议，部署紧急生产。车间的机器全部开动起来，因病休假的工人也赶到车间顶班生产。青霉素分装一班工人赵玉珠带领 6 名女工主动加班，超产 20 万支青霉素。链霉素水剂分装工人一人开两台车，由班产 25 万支提高到 28 万支。工人们向党委表示决心，保证到年底比国家计划超产抗菌素 83 吨，力争超产 100 吨。

石家庄市制药厂原来没有生产过“多巴氨”，接到生产任务后，当即修订增产计划，使 6 种抗震救灾药品全部超产。在人员紧、任务重的情况下，4 车间工人坚持三个人的工作两人干，日产水平不断刷新。张家口地区医药公司抓紧灾区急需的外用药和包扎品生产，半个月内增产药品 19 种，价值 18 万元。为解决敷料生产材料，省医药公司到石家庄市计委求援。石家庄市计委迅速落实胶布 12 万筒、纱布绷带 250 万米和药棉 4 万斤的生产任务。

在完成生产唐山救灾用药任务的同时，河北省制药企业还积极支援外省抢救地震伤员用药。8月3日晚，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电告河北省委：急发陕西青霉素（20万单位）150万支，链霉素（1克装）20万支，麻醉乙醚（100毫升）2000瓶。河北省派人专程送往西安。在接到“立即发辽宁春雷霉素5000支、硫酸抗敌素5000支、杆菌肽2000支”的任务后，因省内已无库存，只好首先发出春雷霉素150支、杆菌肽130支、锌粉（杆菌肽原粉）10公斤、代用品洁霉素20000支；随即再组织生产，15天内完成任务。

8月7日，河北省再次挖掘潜力，“对全省库存药品进行清理，摸清已经运往唐山的数量、现有库存以及还能抽出（支援灾区）的数量。”根据省委指示，河北省有关部门对药械可调库存进行排队摸底，凡是能对救灾发挥作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视情况分批下发。至8月8日，省储58种急救药品、医疗器械中已下发42种，接近原库存量的50%，有4种全部下发；尚存的54种药械，除5种货源较充足、可保障随需随供外，其余49种主要下发石家庄、沧州、承德、邯郸、廊坊等收治伤员较多的地区，其下发指标按各地收治伤员人数、库存和生产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唐山灾区的急救药品供应，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震后，商业部即派医药局领导同志赶赴唐山了解灾情，组织对唐山灾区急救药品的供应工作。

29日，国务院紧急通知河北省委，国家库存在河北省的1000套血浆移交给河北省供救灾使用。

8月3日，国务院和河北省再次安排药品生产，确定省内下半年增产7大类20种药品139196吨，并落实到省内5个地区进行生产。

8月6日，国务院救灾办公室在听取河北省商业局关于抗震救灾物资的汇报时指示，转移到外地的伤员的医疗工作，由所在省、市负责；尽快清理唐山原有库存药品，供救灾使用。关于唐山急需的药品，商业部能解决的先解决一部分，不能解决的待组织生产后再行解决，要首先解决一部分骨科器械和急用物品。

为继续组织增产急救药品，8月9日，卫生部给北京、上海、吉林、甘肃、湖北、四川等省市再次发出指示：

为抢救伤员，你省、市支援了大量的药品、生物制品等救灾物资。根据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关于大力增产药品的紧急通知》精神，经我们研究，关于生物制品，提出以下增产意见：

1. 增产制品：①破伤风抗毒素 40 亿单位；②破伤风类毒素 70 万毫升；③乙脑疫苗 600 万毫升；④四联或五联制剂 400 万毫升；⑤气性坏疽抗毒素 2.6 亿单位；⑥斑疹伤寒疫苗 2 万人份；⑦02 菌苗 20 万毫升。

2. 各生物制品研究所为救灾生产急需的原材料、包装材料等有关物资、设备、煤、电、柴油等，凡本单位经过挖潜、调剂不能解决者，要按现行供应体制报省、市委解决。

……

8月11日，外贸部、石化部、卫生部和商业部向河北省、天津、北京等 12 个省、直辖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关于安排从外贸出口库存中支援救灾药品的联合通知》，指出：

外贸部从出口库存中抽出了 80 种药品、敷料支援灾区。根据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委托，将这些药品分配到灾区和接收伤病员的省、市。接到通知后，请调入省、市与外贸部调出口岸的化工进出口公司联系抓紧调运，并尽快组织原料药加工生产。

全国 1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除派出大批医疗队外，还运来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药品和器械，多系抢救地震伤员的急需品种，如各种霉素制剂、云南白药、手术用手套、各种胶管、X 光胶片等。

7 月 29 日晨，上海医疗站向唐山空运洛贝林针、白蛋白、丙种球蛋白、消炎粉、低分子右旋糖酐、VK3 针等药品 30 种计 500 件，吉林省医药公司向唐山空运血浆 500 套。同一天，北京市医药公司、药材公司向唐山发运云南白药 10 万瓶、跌打丸 10 万盒、去痛片 70 万片、土霉素 60 万片、消炎粉 1 万包等，共 1650 件；辽宁省医药公司将 500 件药品分别空运唐山和秦皇岛。

7 月 31 日，云南省支援云南白药 7 万瓶。

8 月 2 日，上海市医药公司再次派专人经铁路运送急救药品 141 箱至石家庄；兰州市支援的防治骨头坏死的紧缺药品 2592 支紧急空运北京。

至 8 月 8 日，已有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广州、江苏、内蒙古、吉林、山西、黑龙江、陕西等 20 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一机部调来的大批药品、药械共 264 种计 3 万多件；其中，80% 以上直接运往唐山，部分中药和器械运抵石家庄。

截至 1977 年 1 月底，省内外支援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达 365 种计 99900 件（其中药品 47500 件，敷料 51000 件，医疗器械 1400 件），总价值达 2874 万元；防疫消毒杀虫药 9 种，折款 312 万元。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救灾药械的效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作出统筹安排：今后各兄弟省、市支援的药品一律先发石家庄，待灾区需要时再行启运；灾区用什么，运什么；需要多少，运送多少。此外，还对抢救伤员所急需的 20 种短缺医疗器械的生产进行了紧急安排。至 8 月 10 日，河北省化工局安排的橡胶、乳胶制品，胶布、敷料等 6 种产品的生产计划已基本落实。另外，关于医疗器械，省一轻局安排生产大便器、小便器、X 光胶片、搪

瓷盘、玻璃仪器 5 个品种；省卫生局安排生产 15 个品种，包括听诊器、血压计、注射针头、针管、消毒器、担架车等。

在震后极短的时间内，省内外运往唐山的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是使地震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的重要保障。而广泛、及时的援助和积极、有效的筹集，则是使唐山灾区医疗药械得以满足供应的基础和前提。

三

随着救灾物资运输规模的急剧扩大，唐山抗震救灾运输管理体系也迅速完善。为保证对救灾物资运输的统一指挥，最大限度地发挥运输效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了交通运输组，对所有车队进行统一调度。除留部分车辆在唐山市内专门转运伤员、分发救灾物资外，其余车辆负责往外地转运伤员，回程运进救灾物资。

以河北省财贸部门为主组建的运输保障网络，不断调整运输程序，以使转运措施愈趋完善。作为全局性调整措施，首先，在廊坊、通县、石家庄机场设立了三个救灾物资转运站，专门负责各地支唐物资转运工作。随后，各有关地、市也加强了物资转运力量。在邢台地区南宫县设立了支援灾区物资转运站，负责转运全地区支援灾区的物资。廊坊地区指派一名地委书记亲赴车站现场办公，组织数百名干部职工参与装卸工作；同时从本地区抽出 140 多辆汽车参加物资抢运。为加快卸车速度，推倒了廊坊车站围墙，扩大了场地面积，增加了货位。7 月 30 日，北京市从丰台发来大米 100 万斤，廊坊地委动员干部和群众突击抢运，当天即启运 70 万斤。至 7 月 31 日，廊坊救灾物资转运站即转运粮食 200 多万斤。

7 月 31 日，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决定在塘沽、丰润、昌黎设立救灾物资接收转运站。按照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要求，由省直财贸部门的两名副局长、31 名处级和一般干部组成丰润、

塘沽转运站的工作班子；又从石家庄、承德、张家口、沧州四个地区抽调 60 名业务干部，加强唐山救灾物资的接收力量。同时规定：各转运站不仅要配备固定的骨干装卸队伍，还要有“召之即来，来之能干”的后备装卸力量；救灾物资到站后要立即突击抢卸，宁可人等车，不能车等人。

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求，各物资转运站须建立临时领导小组，由地方党委、解放军、转运站、铁路部门、汽车运输部门、物资部门、装卸队等各方面负责人参加，负责物资接收、装卸、分发、运输的指挥调度。同时，各临时单位成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负责做好转运人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保证物资转运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被震毁公路、桥梁的逐步修复，救灾物资的运输任务更加繁重。为进一步规范救灾运输秩序，调整运输程序，7 月 31 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地区发出电话通知：

1. 今后凡是发送较大批的救灾物资，都要通过火车运至丰润、廊坊车站；用汽车运送的，要事先报告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财贸组同意（沧州支援丰南以及沧州、衡水供应飞机运送的食品按省通知执行）。

2. 为了有计划地抢运救灾物资，今后省里将陆续下达各项救灾物资的发送计划，各地要按照省下达的计划及时组织运送。

.....

3. 各地区往灾区发运的物资（数量和品种），每天要向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财贸组报告。

铁路交通恢复后，大批救灾物资从全国各地直接运往唐山。唐山市和滦县、丰润、昌黎、丰南等铁路沿县，物资集散和伤员外运任务十分繁重。据此，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交通组对救灾车辆进行了重新部署。把外地援唐车辆和省内 1000 余部汽车部署在

唐山市、开平、古冶区和丰润、滦县、丰南、昌黎、遵化、玉田等县，承担唐山市及附近各区、县的重点运输任务。这些车辆的调度、管理和生活保障工作，分别由丰润、滦县、丰南、唐山转运站负责，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交通组负责统一调动。避免了指挥混乱，充分发挥了运输效益。

8月3日，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组建物资供应组，下设粮食、商业等小组，专门负责组织救灾物资的发运、调拨和分配等工作。增设玉田转运站，与丰润、塘沽、昌黎转运站一道统归物资供应组领导，负责接收和转运全国各地通过铁路、海运发来的救灾物资。随着铁路、公路交通的逐渐恢复，大部分救灾物资直接发运唐山车站。原设在廊坊的转运站也逐步被靠近唐山的各站所取代。

至此，唐山抗震救灾物资运输保证体系基本形成，救灾物资运输走入正轨，这对保证唐山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保障灾区运输的后勤供应，维护运输秩序，国务院救灾办公室、商业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和灾区地方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

对运输用油的供应和管理是后勤保障的重要方面。7月29日，国务院救灾办公室责成有关部门往昌黎发运了一列车汽油和煤油。7月30日，商业部从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和锦西炼油厂调煤油420吨、汽油1580吨、润滑油286吨，分别运到廊坊、昌黎等地；8月1日，发玉田、丰润石油1676吨。8月2日，从锦西试发昌黎石油42吨，从辽宁抽调15部油罐车去唐山市支援运油，并从营口市调拨部分油桶。8月4日，商业部通知河北省，再次往唐山灾区调运汽油2000吨、柴油3000吨、机油400吨、煤油500吨。

8月6日，商业部表示：除已安排发往灾区的石油以外，8

月份计划再由天津向河北调运汽油 2.5 万吨、柴油 7.5 万吨、煤油 2800 吨、润滑油 5500 吨；为保障丰润、任各庄、坨子头三个油库接卸石油用电，解决三部 75 马力柴油发电机。

为保证救灾运输车辆用油，河北省廊坊地区首先在本区公路沿线设立了 10 个加油站。三河县燃料公司在汽油、柴油库存不足的情况下，停止对全县一般运输车辆供油，全力保证路经县境的救灾车辆。

7 月 30 日，河北省燃料公司通知省内所属单位，在南宫、衡水、晋县、束鹿、河间、固安、霸县、三河、玉田、丰润、定县、徐水、保定、高碑店、廊坊 15 个县、市设立了加油站；省商业局在河北省南部的邯郸、馆陶，西部的平山、涞源，北部的阳原、蔚县、宣化、张家口、张北，东部的围场、青龙、承德等 12 个县、市增设了临时加油站。8 月 4 日，省内交通部门在原来加油站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秦皇岛、抚宁、卢龙、坨子头、迁安、邢台等 6 个加油站。至此，全省救灾用加油站已达 35 个，形成较完整的保障体系，基本保证了救灾汽车的加油需要。

为保证救灾汽车的维修，省汽车配件公司组成 30 人的工作组，前往唐山协助地区配件公司工作；同时，将 20 吨汽车配件运往灾区。

为对救灾车辆做好服务工作，省供销社通知沿线基层供销社承担保障外地救灾车辆司机途中食宿的任务。廊坊地区在公路沿线设立了 29 处交通维护点，由解放军、民兵和道班工人 200 余人昼夜值班；还组织了车辆维修组，设立了 18 个饮水站、9 个食品站，以解决司机的途中需要。

为全面保障救灾运输秩序，7 月 31 日，唐山地、市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救灾机构投入力量，加强交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地、市公安机关印发了布告和宣传材料。在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建立了护路、护秋组，加强了对 441 个银行、商店、重要物资仓库和重要设备、要害部门的保卫

工作。交通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效果颇为显著。

8月中旬，灾区人民的吃饭、穿衣、用水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解决。救灾工作逐渐转到为灾民搭建临时住房方面，灾区生产也进入了局部恢复阶段。大量建筑器材要从外地运来，运输、装卸任务更加繁重，灾区运输力量明显不足，货到压车现象也开始出现。为解决运输工作所出现的困难，8月21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救灾物资接收、发运座谈会，省委副书记马力亲自到会并作指示。

为杜绝压车现象，会议决定，在原有5个物资转运站的基础上，新增胥各庄转运站和留守营、坨子头、石门、沙河驿等四个接收点。其中，留守营、石门两个点划归昌黎转运站领导，主要负责发运昌黎、卢龙、抚宁三县的救灾物资；坨子头、沙河驿两个接收点归滦县转运站领导，主要负责发运滦县、乐亭、滦南、迁安的救灾物资；胥各庄转运站直属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物资供应组，负责发运丰南县和柏各庄垦区的救灾物资；其他如唐山、丰润、玉田转运站也作了明确分工。

会议要求，为保障物资快卸快运，实行“划片定点、就站分配、先分后报、下层调整”的分发方式。卸下来的物资，有预分指标的，要按照预分指标及时均衡发运；没有预分指标的，各转运站接到铁路预报后，立即报告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物资供应组及时分配发运；一时分配不了的物资，也要立即卸车，运离货位，暂时储存，组织民兵看管。生产建设物资须尽快运到用货单位，或者拉到专线卸车。运力不足时，由分到物资的县和单位派车接运。为及时取得联系，有关县应派出驻站联络人员。

会议以后，铁路部门和物资组密切配合，按运输需要调度车辆，把暂时离岗的工人和原有的装卸工人组织起来，装卸力量由4300人增加到7700人。为应付临时装卸任务，还组织了一批农村劳动力，急需时组织突击，装卸完毕即行撤出。滦县转运站还组织了10名交通民警指挥车辆，解决了交通堵塞问题。如此调

配，效率大增。调配前，每天卸列车货运车皮 377 个；调配后，最多可卸车皮 629 个。

为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运输环境，8 月 22 日，河北省向各地、市发出通知，就维护救灾运输秩序进一步提出要求：

1. 各地区要对本地区内的主要公路、桥梁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对影响行车的障碍，要立即采取措施排除。充分发挥养路员的作用，养好路，保证车辆顺利通行。

2. 对兄弟省、市支援灾区运送物资的车辆，要动员沿路县、社、队的广大群众、干部、职工，大力给予方便，积极帮助解决食宿、加油、修车等困难。教育本区内的所有司机主动让路，礼貌开车。对阻拦或刁难兄弟省、市运输救灾物资者，要认真对待，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为进一步推动救灾物资抢运工作，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交通组于 8 月份召开了唐山抗震救灾运输系统代表会议。会议选出 24 名代表，代表救灾前线全体运输职工出席唐山抗震救灾“双先”会议；号召广大运输职工学模范、比贡献，把救灾工作做得更好。

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有不少记载向唐山灾区提供物资的简报。这些简报记载了全省乃至全国向唐山灾区提供物资支援的时间、种类和数量，是全省和全国人民支援唐山人民战胜地震灾害的真实写照。下面摘抄的是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财贸组编发的第 15 期《简报》，它反映了抗震救灾物资抢运的情况：

前指急需的几项抗震救灾物资发运情况：

苇席。到 8 月 15 日，已发运 78.6 万片，其中发唐山 73.6 万片，廊坊 0.5 万片。还有 1 万片正由保定组

织发运。目前，全省苇席货源都集中在保定。根据保定地区汇报，还存60万片。其中保定代全国供销总社存16万片，（保定）地区库存26万片，安新县存18万片。根据前指有多少发多少的要求，我们已通知保定全部发往唐山。由省供销社派人去保定帮助安排落实，组织发运。

苇箔。已从衡水、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发往唐山41.8万领。到8月15日，全省库存苇箔36.8万领，已安排马上再发运20万领。

苫布。到8月15日，已发运7960块。目前，省内已无货源。

塑料苫布。省外贸局已发唐山塑料苫布2520块。最近又拨塑料粉20吨，可加工塑料苫布1万块，现已生产3000块，随生产随发运。

塑料布。省内已累计发运125吨。据了解，黑龙江、山西、吉林、浙江、辽宁、山东六个省发往唐山117吨。共242吨。最近，省外贸局又拨给商业部门塑料粉80吨，已安排加工生产。

菜籽。前指要求调菜籽3万斤。到8月15日，已完成1.3万斤。张家口、邢台正在组织发运1.5万斤。累计发运2.8万斤。接前指电话，已基本满足需要，今后不要再发运。

化肥。到8月15日已发运唐山化肥8986吨，占发运计划的36%。塘沽港口应发丰南县化肥550吨，塘沽区委抽调车辆，专人押送，突击一天把550吨化肥全部送到丰南县各生产队。

据笔者手头资料，唐山抗震救灾期间，仅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发出的关于救灾物资抢运的《简报》就达50期之多。全省、全国人民向灾区运送物资数量之巨大、组织运输过程之壮

观，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唐山抗震救灾的胜利，是全省和全国人民无私支援的结果，是包括唐山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不屈不挠，向自然灾害进行英勇斗争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关心、互相支援、手足情深的真实体现。

第九章

救灾指挥者

一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对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前指）和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后指）的指挥关系，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自行车的两个车轮。前轮负责导向，后轮负责提供应有的动力；双方共同负有重大责任，缺一不可，但其任务各有侧重。在工作关系上，视前方救灾需要，由前指提出工作任务和计划，后指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使前指提出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因此，在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前指就近指挥，灵便快捷，避免了机构臃肿，减少了灾区压力；后方回旋余地大，有着充足的后勤组织条件，能保证前指的各种救灾指挥需要。前、后方互相配合，各得其所。唐山抗震救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为完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体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后立即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 200 名干部赴唐山参加救灾工作。7 月 29 日下午，马力指示唐山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要求省计委、工办、财办、文办、冶金、煤炭、化工、机械、轻工、交通、商业、财政、物资、教育、地震和工、青、妇等部门和单位各派一名主任、局长及主要负责人，带 3~5 名干部到唐山地、市机关协助工作。来人自带汽车，以解决交通问题。抽调的省直领导干部由后勤指挥部提出名单，经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直接审查决

定。200名干部中，包括副局级8名、处级42名。鉴于灾区各级干部伤亡较大，从石家庄、邯郸、邢台、沧州、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7市再抽调300名干部，赴灾区组成支唐工作组，协助组建灾区的各级领导机构，组织抗震救灾。

至8月1日，省直机关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人员已达1947人，其中行政干部468人，专业技术人员1479人。行政干部中，局级以上干部74人，处级干部139人，一般干部255人。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有医务人员511人，地震专业人员61人，电信维护人员74人，炊事人员和司机200人，物资供应人员117人，保卫和交通指挥人员13人，水、电等技工503人。

8月1日上午，省委组织部干部王银生带着刘子厚关于再次抽调省直机关领导干部的指示从唐山回到石家庄。经后勤指挥部研究，立即向省直各机关和各地区作了部署。下午，省直各厅、部、委、办、局党委研究名单，报省常委会议通过。从各市抽调的一般干部，由各市提出名单，另交省常委会议决定。按照省委的要求，抽调的干部都经过组织部门的严格审查，其中领导骨干占45%以上，40岁以下的超过50%，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且大多从蹲点劳动的干部和“五七”干校学员中选调。

至8月15日，唐山抗震救灾前指机关工作人员已达892人，办公机构也扩建为办公室、工建交组、物资组、保卫组、组织组、宣教组、防疫组、医疗组、农水组、调查组和建房组。机场另驻有国务院工作组125人，中央新闻单位128人。

要在唐山地震灾区用最短的时间组建省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并立即开展工作，决非易事。地震发生后，废墟下的几十万遇险灾民亟待救援，几十万伤员急需治疗，百余万灾民和救灾人员的生活保障亟待解决，救灾指挥机关必须立即开展救灾指挥工作。而地震毁灭了一切，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救灾机构只能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边工作，边组建。在此情况下，没有强大和

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要战胜震灾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于前指而言，后指似乎拥有一座无所不有、取之不尽的宝库，前指所需的一切都要“向家里要”。从干部、各类专业人员，各类物资到信纸、铅笔、橡皮，无所不包。后指对于前指，要人有人，要物给物，随要随供。据当时的后指负责人说：前方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要多少，满足多少，不打任何折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是由后指用汽车和飞机运往唐山的。

7月31日，刚刚成立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给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打来电话，要求：

1. 请办公厅明天派一名打字员来，带一部打字机，5号铅字、油墨、纸张等。人员由秘书处确定。

2. 上午（刘）海泉给郭志打电话讲，请第二批伙食团人员赶快来，要配套齐全。

3. 指挥部的人住帐篷，天气热，要给解决部分蚊帐。请给解决些小马扎、小板凳，以便开会时用。

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当天作出回答：

对前线指挥部急需的碱面、快干水泥和轻铅，都于今晚8点前发出。所需灾民的粮食、锅碗的供应证，明天先送去一部分。打字员、炊事员明日去唐，蚊帐、马扎明天也可送去。

当时的河北省委，类似的电话和文件往来不在少数。

8月2日，在接到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电话以后，河北省机关事物管理局一夜之间做成铺板200张，集中被褥100套（包括枕头、枕巾、褥单、毛巾、蚊帐、毛巾被）、暖瓶40个、茶杯300个、大铁锅两口、棉大衣5件、折叠椅120把，捆扎停当，当即装车运往唐山。

8月4日，省委后勤机关的《工作简报》称：

1. 抽调载重卡车一辆，装运前线急需的水泥、沙子、脚手架板、铺凳、油毡、铅丝、麻筋等物资，于下午5点发车开往唐山前指，力争明日投入使用。

2. 为解决前指做饭、饮水的燃料问题，派油罐车送去原油7吨。

3. 为解决（前指生活）需要，抽调北京吉普车3辆，装载同志们的部分行李，于今日上午开赴唐山。

4. 为改变前指驻地环境卫生，已抽调10名清洁工人，并由一名副主任和一名卫生科长带队于今日乘飞机前去唐山，卫生工具已先期运往唐山。

5. 今日派专人给领导同志送去棉大衣、毯子、衣服及其他个人用的被褥。

6. 今天下午为前指购买9寸竹竿200根、毛竹竿1200根，已安排好车辆于今晚装车启运。

7. 为让前方工作的同志能及时喝上开水，今日先购竹皮暖水瓶80个，准备日内空运。

8. 抽调两名电工、两名木工和8名壮工去唐山前指工作，并确定明日早晨6点乘飞机前往。

根据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的指示，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派出的20辆汽车，携带橡皮帐篷10吨，列车房2部、餐车一部，外加8吨安装吊车一辆，于8月4日抵达唐山。唐山机场建起了帐篷城。至此，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

作为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后勤机关，后指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外，还协助前指做了大量的协调和调研工作。为掌握灾区第一手资料，后勤指挥部还抽调省直机关干部组成工作小组，深入到唐山地区各县进行慰问，同时了解情况，以全面部署关于唐山抗震救灾的后勤保证工作。

8月5日，后勤指挥部在听取赴昌黎、迁西等四县慰问小组的工作汇报后认为，4个县的领导干部精神状态较好，在地震发生后，能够迅速组织群众抗震救灾，积极安排群众生活，使群众的情绪很快恢复稳定。同时认为，各县救灾工作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主要表现在：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如消炎药、止疼药、麻醉药、抗菌素等都很紧张，由于药品短缺，少数伤员伤势恶化；塑料布、油毡等搭棚物资缺乏，社员的防震棚包括许多伤员的住处，大多是用破席、棉被、床单搭成的，不能遮雨，更不能过冬；恢复生产所需的菜籽、麦种、化肥缺乏；迁西县汽油紧张，东北一线支援唐山的汽车都需要在迁西加油，每日供应多达20多吨，而现有库存仅10余吨；昌黎县反映，由于震后猪圈被破坏，大量肥猪四处乱窜，遭踏庄稼，因此希望商业部门尽快收购肥猪；对水果也要求及时收购。

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议定：对4县短缺的药品、医疗器械、塑料布、汽油、席子等物资责成有关部门负责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报告前指，由前指酌定是否报请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解决。农业生产缺少的粮种、菜籽由粮食部门摸清所需数量，尽快解决。全国供销总社拨给的1万多吨化肥，拟分配给唐山7800吨，廊坊2200吨，沧州1000吨。鉴于灾区化肥厂普遍遭到破坏，化肥缺口较大，考虑要求国务院多支援一些化肥。同时还议定，将赴唐山各县慰问组再派回去，以帮助当地党委贯彻落实中央慰问电精神，夺取抗震救灾工作更大的胜利。

以上意见当日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一经批准，立即执行。

检阅笔者所集资料，类似的“请示”、“汇报”和“批复”记录大量存在。同时，笔者发现，从7月28日起，后指每天向前指发出工作汇报，直到8月中旬以后才转为不定期汇报。这些来往文件并非正规文件，仅是一些电话记录，包括一些重大决定，

也是通过电话记录传递的。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较直观地领略当时紧张、繁忙的工作气氛和指挥部有效、果决的指挥情形。信息联系是前指与后指沟通的媒介，它使两个指挥部远隔数百里而连成有机的整体。这些记录所反映的决策信息，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网络中快速传递，引导着唐山抗震救灾一步步走向胜利。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记录已经成为河北省全体干部、群众战胜震灾、重建家园的历史见证。

当时的省委秘书长郭志在谈到当时的情景时，不无感慨地说：“在唐山地震以后最紧张的半个月中，后勤指挥部夜夜开会，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发文件，用电话指挥，非常灵便。干部精神状态极佳，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派到哪儿就在哪儿好好干。调什么有什么，工作质量高。事后检查工作，件件做得有条不紊。”

二

由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在唐山机场联合设立的抗震救灾指挥系统，各项职能一应俱全；指挥部下设办事组，每个组都是厅级单位，抗震救灾指挥部对上领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的指示，对下管理与抗震救灾有关的一切事宜，协调来唐救灾的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解放军各军、兵种的所有救灾力量。以后，随着救灾工作的逐步深入，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之下又相继建立了各种专业指挥部，包括抢救和外运伤员指挥部、清理和掩埋尸体指挥部、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资指挥部、清理废墟指挥部、恢复震毁水利工程指挥部以及铁路、公路、邮电和开滦煤矿恢复等专门指挥部。

另外，由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由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人坐镇指挥，河北省其他事务的重大决策也都要由后指呈请前指批准，因此实际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还管理着河北省的日常工作。

为适应救灾工作需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陆续建起了木板房、棉布帐篷等 120 多栋，约 7000 多平方米，陆续解决了指挥部办公、会议、住宿等用房，保证了指挥部机关 1200 多人的吃饭、饮水需要。其他各支唐队伍办公、生活条件也相继改善。8 月中旬，建立了简易招待所，后来竟陆续增加到 145 个床位，先后接待各兄弟省、市的代表团、慰问团、来唐办事人员和参加各种会议的代表等约 5000 多人次，其中包括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随着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机场设立，唐山机场成了抗震救灾的指挥中心。地震以后，唐山灾区陆路交通全部瘫痪，作为空港，唐山机场成了灾区对外联系的惟一通道，为沟通灾区与外地的联系，为救灾指挥及运送伤员和救灾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昔日默默无闻的唐山机场，一夜之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度过了有史以来最具纪念意义的特殊时期。

唐山机场是灾区对外联络的通道和窗口。地震以后，全国各路专家云集，政府高层人员往来频繁，全国各地有 50 多个单位在这里设立了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 5000~6000 人。唐山地震举国震撼，抗震救灾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体国人的关注；加之处在 1976 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唐山机场自然也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中心。

震后初期的唐山机场，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太大。在余震频频的震后初期，灾区方圆百里“天塌地陷”，哪里是赖以生存的站脚之地？惟有唐山机场，似乎只有这里才算安全，这里是不会沉没的生命之岛。在伤员和灾民眼里，这里是国家机场，有解放军作后盾，医药、食品有希望得到解决。在救灾指挥者眼里，这里是抗震救灾的后勤基地，是接收救灾物资、维持对外联系的空港，是维系广大灾民生命线的惟一通道。而在机场工作人员眼里，这里是艰苦战斗的前线，令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和沉重

的工作负担。

大量受灾群众拥入机场，一天多达 5000 余人；大树下、空地上，重伤员或躺或坐，等待治疗。救灾物资通过飞机大量运来，机场跑道两边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包。救灾物资从飞机上卸下来，又装上汽车向灾区分发。危重伤员不断从各处运到机场集中，再被空运到各地救治。机场内外，马达轰鸣，车辆川流不息，担架往来不断；救灾者执行任务，遇难者寻求帮助；人流涌动，拥挤不堪。

但是，当时的唐山机场是“带病”运行的。地震使唐山机场的飞行保障设备遭到严重破坏。除人员伤亡之外，机场两部雷达、远距离导航台以及保障夜航的 75 千瓦发电机遭到破坏，通信联络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唐山地区气候恶劣，飞机起降频繁，给空运调度指挥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保证飞行安全，机场工作人员互相配合，昼夜坚守岗位，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弥补了地面指挥调度设备的不足。

抗震救灾期间，在唐山机场起降的飞机来自全国 30 多个机场，机种达 13 种，飞行技术参数和呼号均不相同，执行空运、专机、侦查、照相和洒药等十几种任务。调度员们依据不同情况，把飞机分别调度到适当的高度和起落航线上，使其依次进场，顺序起落。由于场地狭小，不得不采取双向起飞、左右航线、双边进场等临时措施，使飞机减少等待时间；在优先保障大飞机安全起降的前提下，对飞行速度小、飞行高度低的机种，则利用间隙，见缝插针，灵活处理。为提高机场利用率，调度员们精心组织，把机场分成三部分，并作了明确分工：小型直升飞机在跑道北头停机坪起降和停放，南头停机坪为大型运输机停放和装运伤员的位置，中间停机坪为卸货区域。如此调配，有利于场上飞机快速周转，增大了机场的吞吐量。

从 7 月 28 日北京第一架飞机在唐山机场降落以后，飞机起降次数迅速增加，29 日至 31 日，到场飞机依次增加到每日 192

架次、270架次和354架次。在震后的14天中，共有2400多架次飞机安全起降，平均每天近200架次，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最短间隔只有26秒钟。创造了我国航空气调度史上的奇迹。

雨后的停机坪，烈日当空。为指挥飞机安全起降，机场调度室副主任李声堂和另一位调度员手持指挥旗，往来奔波，每天奔走几十华里。在指挥调度设施尚未完全恢复的日子里，调度员们骑着自行车引导飞机。从早到晚，水米不进，双眼布满血丝。通信营的各种电台都是从倒塌的房屋中抢出修复后投入工作的，为保障通信联络畅通，战士们提出的口号是：“人在机器在，心跳信号响”。

航空兵某师连续出动飞机200多架次，向灾区空运矿山救护队和医疗队3700多人，空运物资1400多吨。在空投物资最紧张的阶段，平均每架飞机连续飞行近30个小时。繁重的运输任务要求飞行员们每天飞行8个小时。他们精力高度集中，以致过度疲劳，有的一出舱门就晕倒在地。飞机落地期间，他们还要协助机械师细心检查飞机，协助搬运物资，抬伤员上飞机。为分担灾区困难，飞机不在唐山机场加油，飞行员不在唐山机场吃饭、喝水。他们忍受着干渴，将一桶桶水带给唐山机场地面工作人员。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为保障抗震救灾车辆的油料供应，唐山机场汽车连加油车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仅7月31日就为1500多台车加油96吨，相当于场站车辆半年的加油量。加油站的8名战士，在电动加油泵不能使用的情况下，用手摇泵为上千台军地车辆加油，连续工作8个昼夜，小伙子们竟累得晕倒在地。修理连的29名战士，从7月29日到8月31日，修理各种救灾车辆325台，相当于该连两年的工作量。另外，在地震刚刚发生的危急时刻，唐山机场除自救抢险外，还抽调500多人、46台汽车，连续奋战16个小时，救出506名受灾群众。

震后，各路救灾队伍云集唐山机场。救灾者们来不及考虑饮食保障，唐山机场短时间内也难以建立完善的供应体系。因吃喝无着，救灾者险些沦为“灾民”。

且不说运输任务的繁重，只供应3万余名灾民和工作人员的吃喝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困难。地震以后，机场的水源只靠两眼战备用井，根本不够饮用。为保证供水，机场工作人员不得不组织车辆到远处寻找水源。为保障吃饭，场站党委组织26个伙食单位在露天架起锅灶，日夜为伤员和受灾群众烧水做饭。场站大灶的5名炊事员每天工作19个小时，最紧张时，一天连熬65锅稀饭，用米1300多斤，自己不吃不喝，全部供给受灾群众。

唐山机场是在7月30日才有饭吃的。说是饭，其实是饼干。各单位派代表领“饭”，由代表自报人数，多报多给，少报少给。领回一堆饼干，用雨衣包着，回来再分给每个人。有时临时有人赶饭，饼干不够吃，大家只好匀分。饿急了，饼干也显得分外好吃，压缩饼干也能嚼出甜丝丝的味道。吃了几块，咽不下去了，人们就到处找水喝。听说市里有游泳池，派人去找水，池水早被灾民喝光了。又听说几里地外的村子里有水，赶紧用水桶去拎。水坑里积满了雨水、草根、烂叶，不用讲究，把草根、烂叶捞出来水就可以喝了。后来，机场的人全知道这里有水，都用桶来拎，半天时间坑水被拎走一半。再后来，人们讲究些了，到机场边缘找点干柴，把水烧开。喝上开水，也就满足了。

用饼干、白水填肚子，人们总觉得身上没劲；后来才醒悟，这是身体缺盐的缘故。于是人们到处找咸菜。一块大头咸菜也成了宝贝，偶尔得到一块，每人一口轮着吃，分外香甜。偶尔有同事从外地捎来一根香肠，用水果刀切开，每人一片；有一盒米饭，折两根树棍，每人轮着吃几口。那时吃什么都要轮流，大家享受，谁也不多占。

指挥部刚刚成立，没有住处。人们累极了，把雨衣穿在身上，在草地上躺一下，也不知是睡还是醒。只有少数几位领导人

才能在汽车座位上过夜。除刘子厚和马辉有一顶办公的小帐篷外，其余各部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找块砖头坐下就开会研究问题。有了简易帐篷是住宿条件的绝对改善。没有铺的，身子底下垫块塑料布；为防雨水，将塑料布周围垫高。雨水流进帐篷，塑料布底下雨水荡漾，鞋子、饭盒像一只只小船，飘飘悠悠直到门外。

其实，最苦的要算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初来到唐山，一方面工作压力大，顾不及吃喝，另一方面干部们还要顾个面子，不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随便去找吃喝，更不能偷拿救灾食品。一般干部如此，领导干部更不能随便。29日夜间，省委常委谷奇峰与工作人员一起值班，他得到一小瓶汽水，当场打开给大家喝。在那日夜劳碌的炎炎暑夏，装在浅绿色小瓶里的汽水，晶莹透亮，有着无穷的诱惑力。但是，看着谷奇峰嘴唇上泛起的白膜，工作人员谁也没喝，小瓶子转了一圈，原封不动地又回到了谷奇峰手中。在工作人员眼里，谷奇峰是领导干部，更是一位长者，这水，他们喝不下去。

30日下午，省委副秘书长张治平赶到机场，另一位副秘书长蔡音为他“接风”，请他同去军区行军灶前“蹭”饭。当时，机场开伙单位仅两家，供应面小得可怜，厅级干部也不能随意吃喝。行军灶前，有人吃完一碗粥，看也没看一眼，把碗递给了张治平。蔡音看到旁边地上有个带缺口的碗，拿起来，用手把土灰抹了一下，就去盛粥。当时，还没有多余的水来刷碗，有口粥喝就算幸运了。

河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连生是在30日下午离开石家庄的。他带领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有5名炊事员、几袋米面、油料、咸菜、鸡蛋，外加两个大水袋，于31日天亮赶到唐山机场，卸车就地野炊。为争取时间，炊事员兵分两路。一路拉着水袋去找水，一直找到丰润县境内才把水袋灌满；另一路在机场挖好了3个大锅腔，点火熬米粥，两小时后开饭。刘连生端着两碗

粥找到刘子厚和马辉的帐篷，刘子厚接过饭碗用筷子一挑，3个煮熟去皮的鸡蛋浮现出来。刘子厚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好，吃上家里的饭了，还有鸡蛋！”，在他抬头说话的一瞬间，刘连生清楚地看到老头子眼睛红肿，神色疲惫不堪。

刘连生的灶火点着了，从此就没有熄过。用他的话讲，24小时开粥棚。两个锅轮流熬粥，谁来谁吃，吃完就走，谁吃也行，不用算账。大米由机场供给，撤出机场时没法算账，由河北省调给机场30万斤大米了事。

后来，从机场运来了米面，各单位开始自己开伙。为搭锅灶，机场周围的烂砖头全拣光了。没有专门的炊管人员，由工作人员轮流值日做饭。也许是技术不过关，或是雨天引火之物发潮，机场周围炊烟滚滚，久久不散。手忙脚乱的“炊事人员”汗流浹背，满脸熏得黧黑。

各单位有了自己的伙房，但开饭并不定时。特殊时期，昼夜工作，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救灾人员往来不断，人们随时都可能要求吃饭，食堂也就每天24小时开伙。外单位救灾者也可吃饭，但要收取粮票和饭费。来人说“没有”，“食堂管理人员”只好说：“没关系，先欠着。”登记上单位、姓名，照样可以吃饭。后来加强管理，吃饭凭饭票。饭票由各单位自己发行。在一张小纸片上写几个字，大意是河北省某机关抗震食堂，餐饭一份。有管理员盖章或签名即可，发行量多少也不计较。

伙食管理员管钱、管物、管粮票，提包里装着全部家当，自己不多占，别人也不多问。没有正规账目，只有白条和笔记本。抗震救灾结束后，许多管理员提着现金和粮票到处交账，交不出去，没人要，急得管理员到处转。

管理员也管药，有人病了，头疼发烧，给银翘解毒丸、感冒片之类。根据药品说明书，对症给药。不知疗效如何，但也没听说因吃错药而坏事的。

三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直接进入灾区的军队和地方系统救灾人员，足有几十万人之众，其余未亲临灾区而直接参与救灾者更是不计其数。救灾行动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在这项工作中，动员之广泛，工作之繁杂，组织协调之困难，质量要求之苛刻，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此背景下，若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进行全面的决策、部署，对党、政、军、民直接实施统一的指挥，要迅速扭转危局、战胜地震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组建的、处于抗震救灾指挥核心地位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统一指挥的权威，担负起全面指挥唐山抗震救灾的责任。但是，在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刚刚组建的河北省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还难以对抗震救灾实施有效的指挥，河北省委石家庄留守机关仍与国务院保持着直接联系，直接向国务院提供灾情汇报并领取抗震救灾指示。随着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条件的完善，指挥部建立了完整的工作系统，中央-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体系正式确立。

为使工作更加协调有效，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于7月29日在答复河北省委石家庄留守机关（后勤指挥部）的请示时发出指示：“请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要一个头对（国务院）救灾办公室。”对理顺抗震救灾的指挥关系提出了要求。7月31日，后勤指挥部在向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汇报中提出：“今后向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汇报工作，是否可由（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统一汇报，我们每天向那里（前指）汇报情况。”旋即得到前指允许。至此，关于唐山抗震救灾的指挥关系也得以最后理顺。

在为本书写作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规模如此宏大的抗震救灾指挥活动，作为指挥机关，其正式文件却很少，以致

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经过至今仍无从核实。有时，一纸几十个字的电话记录就是某个重大决策的惟一证据，许多重要决策和部署只凭口头一句话就可付诸实施。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救灾决策者们如今大都已近耄耋之年，笔者向他们访问当年重大问题的决策经过时，他们大都难以说清。在他们看来，一切似乎都很简单：“处理问题”而已。

细想一下，这也难怪。20多年过去了，岁月消磨了多少记忆，何况当年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场面又都是那样急迫和紧张。在那非常时期，根本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讨论和处理问题，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条件。

冀东的深夜是凉爽的。唐山机场的一座座帐篷灯火通明，恰似一座不夜城。远处，不时传来夜航机的轰鸣；近处，统计组工作人员的算盘啪啪作响。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过的人们都说，那里只有白天，没有黑夜，因为黑夜也当白天来过。

白天，指挥部领导人分头到灾区视察，晚上回到机场，把各组负责人找来召开碰头会，根据当天的工作情况确定第二天的工作任务。说是“碰头”，其实哪次也得“碰”到午夜以后。指挥部的碰头会，实际就是唐山抗震救灾指挥的决策会议。首先由各小组负责人向指挥部作出汇报，指挥部主要领导人结合白天视察情况，再作出具体的指示。

指挥部帐篷的灯光熄灭了，各办事组帐篷的灯光依然通明——各组领导人和办事人员的会议刚刚开始。他们必须在天亮前将救灾工作的各项数字统计完毕，再根据指挥部决策，将各项具体实施措施在天亮前安排就绪。这样，唐山抗震救灾的指挥决策在深夜的碰头会上产生，通过层层贯彻落实，调动起千军万马，推动着唐山抗震救灾一步步走向胜利。

8月5日，在关于灾区生活问题的碰头会上，马力指示：

现在物资运输吃紧，要赶快把这个问题抓起来。搞

一个运输组，现在有 15 个人已开始工作，正在登记物资，下设几个小组，一个粮食组、一个建材组、一个物资组。另外，在昌黎、滦县设了两个（物资）站，因为这两个县运输方便，重点放在滦县，昌黎也不能放（丢）……

粮食已运到 1300 万斤，已下发 800 万斤。唐山市这个（物资）站，明、后天可以建起来，派出所有 5 个已经恢复，要把派出所和粮站结合起来抓。

8 月 6 日，唐山各区、县汇报灾情后，马力指示：

灾情是否重，要看三个条件，一看死人多少，二看倒房多少，三看有无自救能力……

8 月 9 日，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汇报完工作后，刘子厚指示：

看来情况在逐步好转，初步有点头绪了。根据目前情况，还要继续做好工作。现在这些成绩是在部队的帮助下取得的，有中央各部门的帮助，有全国各地的支援，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

现在要考虑，一是恢复生产，重点是开滦（煤矿）和钢厂，其他小厂能恢复的即可恢复；二是部队在抗震救灾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不能把部队牵扯在这里；三是医疗队，在唐山地区大约有 15000 人，市里有七八千人，他们在这里也不能长期住下去。我们地方的工作要很快搞上去，首先是减少依赖性，逐步（把部队）解脱出来。

再就是要抓紧宣传教育，动员群众，搞自力更生；要把领导班子很快搞起来，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一是提（拔）、二是调（配），各个环节都要能战斗，工作要扎实。当前要抓好几件事：

一是运送伤员；二是物资问题，人家支援的物资要分配好，唐山原来的仓库数量也很大，粮食和各种物资的库存量也很大，都要清理出来。

8月14日，王桂花汇报关于各地医疗队撤离的安排之后，刘子厚指示：

医疗队走时要集中一下（欢送），召集回去的（医疗队）负责人来一下，见一下面，表示感谢，发个锦旗。远的坐飞机，近的坐火车。东北的都走，山东、江苏、上海、安徽的第一批走，第二批河南、陕西、湖北，河北除留石家庄、沧州（医疗队）外，其他也走。

8月23日，马力对医疗工作作出指示：

要下去检查一下，药品是不是都在治病，不能存起来，还有的县看病已在收费，如昌黎。收治伤员多的地方，医疗队要晚些回去。昌黎、滦县、玉田、丰润已建立了县医院，医疗队要少留些，（唐山市）路南区多留些，路北区要少留些，把医疗区域划分一下。

这些碰头会上的即席发言，作为工作指示，详尽而具体；作为研究唐山抗震救灾决策过程的依据，这些讲话记录又是难得的史料。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直接奔赴灾区的解放军救灾部队达14万人，分别来自各军、兵种和不同单位，因此，唐山抗震救灾无异于一次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实践。为取得救灾的胜利，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以及北京和沈阳军区也组成了各自的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这些指挥部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领导体系，共同领导唐山地震现场的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救灾部队所属各单位领导人，十分尊重地方党

委对唐山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主动协助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做好对救灾部队的指挥管理工作，有力地维护了指挥机关的团结统一，与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一起，共同领导了唐山抗震救灾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在《唐山、天津、北京抗震救灾部队工作总结》中写道：

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贵在有一个坚强的党的观念和积极主动的态度。有了这一条，地方党委对部队就敢于大胆领导，军政、军民就拧成了一股劲。

正因如此，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北京部队、沈阳部队和济南部队的各军、兵种 14 万大军协调一致，活跃在抗震救灾现场，发挥了最大的工作效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北京军区党委对唐山抗震救灾和救灾部队的工作情况十分关注。但是，由于唐山抗震救灾工作由河北省委统一领导，北京军区不便直接对救灾部队发出指示。于是，北京军区领导人与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部队领导人之间始终以个人通信的方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北京军区党委及时了解救灾前线情况，向救灾部队及时进行指导；救灾部队也能及时向北京军区党委沟通、汇报情况，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融洽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和北京军区领导人高超的组织指挥艺术。

8月3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领导人肖选进、万海峰、迟浩田致函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和副司令员傅崇碧，就部队抗震救灾工作进行请示和汇报，现节录如下：

秦政委、傅副司令：

8月2日下午和3日上午，我们先后召集各军级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军区）前指机关碰头会议，分析了

前段抗震救灾工作形势，对下步工作作了研究部署，现将主要意见报告如下：

1. 各部队继续全力作好抢险救灾工作。
2. 加强对受灾群众的组织宣传工作，帮助安排好生活，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3. 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4. 改进（军区）前指机关工作方法，力求建立一个精干、灵便、有效率的指挥机构。

8月5日，秦基伟、傅崇碧等5位军区领导人给肖选进、万海峰、迟浩田复函，对于他们关于抗震救灾的指挥部署及部队救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当时局势和部队工作作了渗透性指示。其指示方式和函件措辞极为恰当，充分体现了北京军区领导人对抗震救灾工作的关注和对救灾部队的关怀：

选进、海峰、浩田同志：

8月3日来信收悉。首先，向你们、向战斗在抗震救灾前线的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请你们向子厚、马辉同志转达我们的问候。信中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我们认为是可行的。地震发生以后，你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在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没有房子住和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以泰山压顶不弯腰和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率领广大指战员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几天来，你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和广大人民一起，英勇奋战，抢救了大批阶级兄弟的生命和国家财产，帮助他们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展开了自救互救，初步恢复水、电源，抢修铁路、公路，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党和灾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根据地震部门通报，目前地震活动还在延续……我们北京军区不仅担负着抗震救灾任务，还要防备苏修搞突然袭击，准备打仗。陈司令员已有多次指示……你们在执行光荣而艰巨的抗震救灾任务的同时，也要使部队根据情况作好打仗的思想准备……。

关于工作问题，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

唐山救灾现场党、政、军领导人所具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意志，维护了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地位，使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整个救灾过程中指挥自如，调度有方，各方面救灾力量团结协作，保障了唐山抗震救灾的彻底胜利。

地震以后，由于人员伤亡，唐山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及领导机构多数处于不健全状态。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救灾部队一面抗震救灾，一面帮助地方党委和政府恢复、健全各种机构。在救灾期间，各部队先后帮助恢复和健全各级党组织 1966 个、共青团组织 1454 个、革委会 1251 个、居委会 94 个。这些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唐山灾区的恢复重建进程。

地方党、政组织机构恢复和健全以后，救灾部队自觉地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军、师、团都派出领导干部分别参加地方各级党委工作，直接为唐山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出谋划策。

8 月 22 日，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作出了关于救灾部队指挥员参加当地救灾领导班子的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政委谭顺田、副参谋长李一星、副军长刘甲盛，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齐路安，军委基建工程兵办公室副主任李子乾，北京军事炮兵某师副师长孙文清，北京军区坦克某师副政委贾惠芳等 7 名同志参加唐山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小组。谭顺田、李一星、刘甲盛、齐路安、李子乾、贾惠芳等 6 名同志同

时参加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小组。

其他如滦县、滦南、乐亭、遵化、玉田、丰润、丰南等县和柏各庄农垦区，也都有部队领导人参加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工作。

各救灾部队顾大局、识大体，对地方党委自觉尊重，积极支持。解放军某师在东矿区执行任务，师、团主要负责同志与矿党委成员住在一起，与矿领导一起学习、一起下井、一起制定生产恢复方案。某高炮团在丰南参加抗震救灾，主动向县委汇报工作，协助制定救灾方案，对当地的恢复、重建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救灾部队指挥员参加地方抗震救灾领导工作，将部队抗震救灾工作直接纳入地方党委对抗震救灾工作的统一领导之下，有利于协调军民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救灾力量，加快了唐山灾区恢复重建的进程。

四

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高级领导人中，马力给人们的印象颇为深刻。人们说，马力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担任着秘书长的角色。刘子厚侧重大局决策，提出意见；马力则提出实现这些决策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经过一系列的“拍板定案”而达到预期目的。

为唐山灾区居民搭盖简易房的工作是马力亲自主持的，针对建房，他曾作过具体指示：“建房应依靠群众，力量在群众中。要解决建房问题，都向上边伸手，这不行，要自力更生。”

第一次建房工作会议是在滦县召开的，关于开会的决定是在前一天下午5时作出的。马力对秘书说：“明天上午开会，我们得讲讲，搞个稿子出来。”

“明天就开会，写稿来不及了，搞个提纲吧。”秘书说。

“不行，得有个稿子。”马力认定为灾民搭盖简易房是完成抗震救灾任务的重要步骤之一，且关系重大，想好好动员一下，并

当场指出了讲话的4部分纲要。

秘书连夜动笔，到凌晨3时，稿子起草完毕，请马力审阅。6时吃罢早饭，一行人驱车向滦县进发，不到8时抵达会场，正好开会。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国务院拨了不少汽车。河北省交通局副局长周恩全看着近千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委实有点眼热，心里惦记着自己的车队，多次表示希望救灾胜利后开回家去。马力多次做工作，周仍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意见。最后，马力火了，大声下令：“留下50辆，其余统统分到各县去。”周恩全忍痛割爱，只好照办。后来，这批汽车在唐山地区重建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撤出唐山之前，由马力主持撰写了《唐山抗震救灾总结报告》。马力指示：“要把救灾的全过程写进去，叫后人看到这个报告就知道怎样救灾。”

可惜，笔者看到几份救灾的总结，究竟哪份是最终报告，已无从知晓。也有人说，救灾任务完成后，疏于管理，报告已失落了。笔者也很难再找到权威人士来鉴定真伪，也只好就此罢手。

马力于1980年在北京逝世，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终年62岁。

马力病重之前，医生曾叫他住院检查。他当时忙于准备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回来以后，又忙于总结，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贵州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马力不顾身患重病，亲临会场作报告。5000字的稿子没有念完，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力气。只听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见嘴唇微动，而发不出声音。他倒在讲台上，4个月后逝世于北京。

他去得太早。

唐山抗震救灾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但是，人们也许并没有留意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灾区领导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他们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在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

地委副书记张一萍从抚宁县赶回唐山后，一直坚守在地委抗震救灾指挥部，直接参与对唐山地区抗震救灾的指挥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不眠不休。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时间睡觉。连他自己也奇怪，自己哪儿来那么大的精力？也许自己的神经真的已经麻木，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其实，他自己也明白，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固然是为了尽早医治地震给唐山大地造成的创伤，但同时也为着自己精神的解脱，为着用繁忙的工作冲淡难以忍受的孤独，用沉重的工作负担去抵消精神上难以承受的压力与折磨。

从唐山地委救灾指挥部帐篷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座巨大的废墟，那就是原地委领导人的宿舍。张一萍和几位地委常委的家就在这栋楼里，几天前，张一萍全家和几位常委就是在那里横遭厄运。地委书记傅景瑞在外地学习的子女暑假回家团聚，全家6口人全被埋压在废墟中；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书记强华住在张一萍的楼下，也是全家震亡；还有秘书长劳恩仓和组织部长耐松，两家人均死于那座用预制板建造的楼房。那里原是张一萍温馨的家，现在却是一座坟墓，一座不是坟墓的坟墓。废墟没有清理，亲人们死去了，但仍被压在狰狞可怖的水泥板下。

张一萍不敢朝那个方向看，但那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丝线牵着他的心。每每目光所及，望着那沾满血迹的残砖碎瓦，悲痛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下。

在另一栋楼的废墟边，张一萍见到了李润芝，这是一位60多岁的水利局副局长。张一萍清楚地记得，地震前一天闷热异常，天气预报有暴雨，汛情紧急。张一萍刚从潘家口和大黑汀水库工地视察归来，又决定去洋河水库工地检查非常溢洪道的施工情况。李润芝也是检查河道防汛准备工作刚刚归来，他的老伴和

他共同走过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二人感情甚笃，一贯相敬如宾。李润芝回来，老伴预备了酒菜慰劳他。张一萍通知李润芝饭后一同去洋河水库检查防汛工作，张一萍的老伴嗔怪地说：“人家60多岁了，忙忙碌碌刚刚回来，也不叫休息一下，忍心吗？”张一萍犹豫了一下，但觉得汛情太紧，还是约他一同前去。

如今，5位家人全都离开了李润芝，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位孤独的老人。是张一萍约他一同出门的，归来竟如此凄惨。看着李润芝痛苦的神情，张一萍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负疚之感。他们相视无言，泪眼相望，彼此心中涌动着痛苦的激流。

阴惨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阵阵细雨。雨水淋洒在废墟上，稀释了砖瓦上的血迹。从砖瓦堆里流出的是水是血？他们泪眼模糊，无从知晓。

7月30日下午，张一萍正在指挥部的防震棚里开会，随他去洋河水库工地幸存下来的小女儿跑来急切地向他喊道：“妈妈她们的尸体扒出来了，快去呀！”老伴是在战争年代与之结成的伴侣，是同志、是战友。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在危难困苦的生活中，她给予他多少温情和鼓励！他想立刻去见她。可是，当时正在紧要关头，制定救灾方案，急如星火，怎么能轻易离开岗位！一直拖到黄昏，稍有空闲，他带女儿去了现场，可是，尸体已经不见了。是运到郊区掩埋了，还是……至今不知葬于何处。他心中追悔莫及，遗恨终生。

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精神紧张，张一萍昏倒在地委机关院中的草地上。他在“爸爸，爸爸，你醒醒啊”的哭喊声中醒过来。抚摸着哭倒在怀中的小女儿，望着守候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一萍明白，此刻决不能倒下。他毅然站起来，又向指挥部帐篷走去。

8月中旬，张一萍受命主持唐山地区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复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9月1日，他被选为抗震救灾的模范人物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作为幸存者，他经历了残酷的

震灾而侥幸存活，他是大震劫难的见证；作为救灾者，他为灾区重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理应得到人民的赞赏。唐山的灾难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永远无法拂去的创伤，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写下非同寻常而又光辉夺目的一页。

第十章

负重的心灵

一

在唐山地震现场，由于地震工作者与地震事件的特殊关系，他们的言论和行踪倍受关注。与其他救灾队伍相比，地震工作队始终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给地震工作者的负重增加了千百倍；地震预报明知难为而为之，更使他们付出了全部的汗水和心血。惨烈的震灾和灾区群众怨愤的目光，早已使他们的心理难以承受。在唐山救灾现场，地震工作者责任之重大，处境之艰难，为其他救灾队伍所不能比拟。

唐山地震以后，唐山地区余震频繁。受唐山地震牵动影响，唐山外围地区乃至河北省北部地区也不断发生小地震；加之唐山地震的惨重损失在人们心中投下的巨大阴影，人们已成惊弓之鸟，谈震色变。社会上谣言流行，人心惶惶。为了避震，人们露宿街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受到极大的影响。

河北省地处京、津外围，社会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首都的安全和全国的政治稳定。因此，唐山地震以后，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对河北地区的防震抗震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河北省各地区党政领导人更是把防震工作摆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仅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从7月28日至8月5日，河北省委发出的关于防震

工作的通知、指示和请示即达5次之多。这些文件大多是以国家地震局和省地震局对地震形势的估计为依据，基于保护全省重点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全省防震抗震工作作出的明确指示。

7月28日22时，省委在给各地、市的通知中写道：

……要求廊坊、沧州地、市，保定市和保定东北部各县，张家口市（包括矿区）和张家口地区南部各县，以及承德地区南部各县的群众，不要进屋住宿；石家庄、邢台、邯郸和衡水地区，如当地（地震）测报台、站发现重大异常现象，也要动员群众不要进屋住宿。各单位要有人昼夜值班，加强戒备……对水库、河堤要注意检查、保护，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为防止再次遭到地震袭击，河北省各地、市政府都进行了完善的组织部署，其中以河北省北部地区动员最为彻底。

张家口地区行署给省委的报告称：

地委成立了抗震指挥部，由副书记陈映煜和两名常委负责，下设保卫、医疗、物资供应、宣传报道组。并准备了粮食、熟食、药品……每到晚上，绝大多数群众搬到室外。张家口市已有90%的群众离开房子搬到街上……都设立了地震观察哨；晚上处于战争状态。

廊坊地区的报告称：

全地区90%（群众）都采取了措施，院内、广场搭了篷铺，全地区共搭篷铺455000多个，可容纳250万人。商店、学校、工厂也采取了措施。商店门前售货，学校室外上课；工厂能搬到室外的就搬到外边工作，不能搬的采取加固措施。安次县组织了防震抢险

队，赤脚医生救护队；建立了群众性的（地震）观测点，发动群众观测震情；为落实防震措施，地委抽调大批干部到基层工作；为更好地做好防震工作，我区发放了一批防震物资：包括苇席 30540 片、苇箔 22000 片、油毡 7500 卷、木杆 17000 根、苫布 428 块、塑料膜 26 吨……

唐山地震以后，笔者曾到河北省北部地区从事地震工作。在一个空旷的大院里，我们找到了某县地震办公室，这里也是县防震抗震指挥部所在地和县政府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在这座空旷的院子里，临时搭起了几座较大的防震棚。为便于再发生地震后指挥抗震救灾，这里进行了充分的抗灾应急准备。院子的一角停着几辆吉普车，紧靠帐篷有一部柴油发电机。最前排的帐篷里，扩音器、警报器一应俱全；两排桌子拼成一个大会议桌，桌子上一字排开 5 部电话机，几位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接听电话。再往后是几座用塑料布和白布搭起的白色帐篷，其中一座贴着用红布剪成的“十”字，这是一座临时医院。看不到病员，只有医生和护士们忙于搬运药品和器械，一片忙碌景象。俨然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所谓防震客房也是一座用白布和塑料布搭成的大帐篷。帐篷里边用木板搭成通铺，在最里边的小角落里，通铺断开，形成一张独立的大床，那是女同胞的专榻。篷内灯火通明但又闷又热，蚊子成群结队。人们好容易睡去，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传达某地震小组预报意见：6 小时之内当地将发生 6 级左右地震。刺耳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几乎要盖过远处突然惊起的骚动的声音。

唐山地震的惨重损失给人们造成了强烈的恐震心理；因防震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唐山地震后，地震趋势究竟向何处发展，以后还有无大震发生？如果有，对唐山、京津乃至更大范围地区会造成何种影

响？这些问题亟待地震工作者回答，以协助政府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唐山抗震救灾现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地震工作者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

罕见的大地震，使唐山地区地震工作队伍伤亡惨重，观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为适应抗震需要，国家和省的地震工作管理部门派出大量技术人员赶赴灾区，以充实地震监测力量。在震后两天内，唐山地区8个地震台站全部恢复观测；一周内，全地区200多个群众测报点和各级地震管理部门也相继恢复工作。为提高地震前兆的监控能力，在唐山地震灾区，由国家地震局统一部署，新建了13个临时地震台站，增设了一批群众业余宏观测报点。抗震救灾期间，国家和省地震部门先后到灾区工作的多达20个单位，共600余人。

为进行大震后的地震趋势监测，在唐山机场，作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附属机构，于震后第二天成立了地震现场分析预报组，并于成立后的当天晚上提出了第一份震情判断意见。之后，在唐山工作的地震工作者每天一次或两次提出地震预报意见，报告给抗震救灾指挥部门。为及时处理每一个地震记录，地震科研人员通宵达旦地趴在机场的水泥地上进行资料处理。为核实每一个异常现象，他们往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震后3天内，仪器记录到余震3457次，仅地震记录纸就用了数百张。3个月内，分析处理前兆观测数据多达几十万组。

为加强地震预报工作，国家地震局为唐山、张家口等地区的6个地震监测站配备了专用通信设备；往张家口、承德等地派出地震工作小组，一面落实地震异常，一面进行安抚人心的宣传工作；为监视小震活动，还派员架设了相当数量的流动地震观测台。为深入研究唐山地震，各级地震工作部门还组织专家进行地震现场的烈度、地震地质、地下水、动物及声、光、电、磁等方

面的专门调查；为捕捉大震前的宏观前兆现象，专门抽出大量人力、物力协助群众业余测报队伍工作，以加强唐山强余震的测报工作。

由于在震区及时恢复和新建了地震监测台网，提高了地震的监测能力，取得了唐山地震序列全过程的完整资料，这不仅对震后的震情监视、趋势判断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分析研究唐山地震的活动特点与成因均有重要意义。

为对唐山大震的震害和经济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由 15 个单位 80 多名科技人员组成的考察组对唐山 7.8 级地震和滦县 7.1 级地震进行了宏观烈度考察。考察范围之广，涉及内容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几乎跑遍了地震现场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对地面和地下建筑物的破坏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宏观破坏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绘出了唐山 7.8 级、滦县 7.1 级地震烈度分布图，并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此基础上，由工程力学研究所和河北省地震局 30 多人组成的抗震组，对唐山地区民用建筑、工业厂房、构筑物、桥梁以及水工建筑物的震害进行了调查，并在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建设新唐山的若干意见》，为唐山的恢复重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

当时，地震队伍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其困难所在不仅在于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也不全在于沉重的工作负担和重大责任的压力，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忍受灾区人民的怨愤和误解。1975 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了，而且确实起到了减灾实效，首开人类历史上成功预报强烈地震之先河，为全世界所瞩目。我国报纸、电台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宣传，一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地震队伍着实风光了一回，连派到辽宁地区协助进行大震总结的河北省地震局职工，也受到凯旋英雄式的欢

迎，所到之处尽是鲜花与笑脸，赞美之词不绝于耳。然而，随后发生的唐山地震，由于未能作出临震预报，对于地震工作者而言，无异于拿破仑走到了滑铁卢，从荣誉的峰颠跌进了失败的谷底。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们总习惯于把某些事物冠以强烈的“政治”色彩。海城地震的科技成果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被扭曲了，在一些群众心目中，似乎地震预报已经过关，起码难度并不太大。唐山地震没报出来，而且伤亡如此惨重，唐山人民迷惘了，愤怒了，他们有理由向地震专家们提出责难。

在唐山地震现场，地震工作者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到昌黎落实异常，当地工人赶来，围住他们一个个查问，声言查出河北地震局的“非把小子揍扁不可”。地震队职工到粮店买粮，粮店女职工一看粮本，顿时柳眉倒竖，骂道：“给你们吃不如给猪”，拒不售粮。居委会发给受灾群众一家一条棉毯，轮到地震职工家中就“发完了”。

一次在唐山机场召开震情汇报会，除地震工作者外，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记者和一些旁观的群众，当时正值抗震救灾紧要关头，谁不对地震预报给予格外的关注？会议开始不久，有人提到震前曾给地震部门写信报告地震异常，但被地震部门否决了。发言者慷慨陈词，周围听众气愤难耐，突然有人高喊一声：“向唐山人民赔罪，为死难人民报仇！”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群情激愤，哭声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几位地震工作者不敢说，不敢动，众目睽睽之下，惶惶然不能自己。

面对唐山人民的指责，地震专家们有口难辩。惨重的震灾损失，使他们痛不欲生。面对唐山人民的目光，他们心中的伤口在流血。

原河北省地震局局长刘长垣回忆起这段经历，仍记忆犹新：

“唐山地震事先没有作出临震预报。在地震台站，由于震级太大，仪器震翻了，极短时间内地震局竟报

不出震中。后经与山东泰安台联系，初测为芦台、廊坊一带，去震区的第一批人员才出发，其时已是早晨6点多钟了。人民将满腔怨愤撒向地震工作者，我们只能默默地忍受。人民把安危托付给我们，我们做不好工作，实在愧对他们。大家忍受着良心上的折磨，在疲惫和痛苦中做着各人应做的工作，丝毫不敢懈怠。面对着地震史上最悲惨的场面，我们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年初的1976年地震趋势会商已经指出京、津、唐、张、渤地区间有发生五六级地震的可能，唐山朝阳间、京津间尤应注意。我们一再研究措施，就是4月22日大城里坦4.4级地震后也没放松。我们还计划在唐山进行防震抗震工作检查。震前，我们还派出了地震地质考察组去唐山地区考察。临震没有突发性的异常报告，也没有小震。我们瞪着两眼监视着河北，监视着唐山，然而这历史上罕见的大震竟没有报出。当震区的同志由于遭到误解，生活几乎难以保障的消息传来，使我更加不安，我一方面担心同志们的身体，又担心唐山余震监测再出问题。我连夜找到石家庄市桥东区菜店、副食商品店请求支援。我们买了一批咸菜、腐乳、辣椒酱、食盐、酱油等副食品，连同粮食和煤装了一卡车，连夜送往唐山。同时还将一个打井队和会做饭的业务员派去，争取在‘前方’尽早开伙。

“8月中旬，我到唐山去看望、慰问我局和各地到唐山震区帮助工作的同志们。随后，我拜访了唐山地委刘琪同志，向他通报了震情并希望他向各县打个招呼，不要为难各地来支援我们进行地震工作的人员。对此，他很理解，并提出有问题随时找他，一定协助。转天，我又去滦县找了县委书记，请他帮忙做一下有怨愤情绪

群众的工作。我在震区查看了地震灾情，凭吊了唐山地震队及省地震局殉职同志的殉难地点，还考察了几处地震异常及有关地震预报的问题，以便参与唐山地震预报问题的研讨。我虽离开省地震局 16 年了，但‘7.28’唐山大地震使我终生难忘，地震工作仍时时使我留恋。这些年来，我时时怀念着日日夜夜埋头工作、监视震情的同志们，怀念唐山地震中殉职的同志，我祝愿他们的家属生活幸福，更期待着地震预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为一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工作队伍，为了国家的地震事业，为了唐山地震监测预报和唐山抗震救灾，地震工作者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敬业态度和献身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可挑剔的。

唐山抗震救灾期间，地震工作者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那些地震前就工作在唐山地区的同志，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立即投入到检修仪器、抢救资料和对余震的监测中去；在食品断绝、通信中断、亲人遇难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北戴河地震台距唐山市 170 公里，是河北省最东部的一个台站。在唐山地震突然发生的瞬间，唐山地区台站损失惨重，惟有北戴河台幸存而能继续坚持工作。强烈地震使地震仪和通信设备遭到损坏，台站值班员金惠柱和陶永贵在地震波的摇撼中，冒着楼顶掉下来的水泥碎块，一面维护仪器、处理图纸，一面设法与上级沟通联系。此时，他们不曾想到，台站外边的世界已乱成一团。天亮以后，他们才发现观测室已经成了危房。为防不测，只好把仪器搬到院子里，继续坚持工作。震后，在家休假的技术员胡旭东从倒塌的房子里爬出来，顾不得安顿家小，骑车赶回台站。在外地出差的李绍忠也迅即赶回台站投入工作。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金惠柱并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弟弟震亡，母亲重

伤；胡旭东和李绍忠也不知道，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因房屋倒塌而无家可归。

唐山地震以后，唐山地区每天发生几百次小震。在那断水、断电、断粮的情况下，金惠柱和他的同事们必须一刻不停地工作，向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供准确的地震信息，为唐山地震序列积累可贵的资料。

7月28日以来，为防御地震的再次袭击，几乎全华北地区的人们都露宿街头，惟有河北省地震局那座用水泥预制板搭成的小楼彻夜灯火通明。地震科技人员坐在一间间办公室里，昼夜坚守岗位。这些地震工作者们曾多次亲临地震现场，比谁都懂得地震灾害的无情和残酷。然而，强烈的使命感不允许他们有丝毫的退缩。唐山人民已经付出了牺牲，宁可豁上自己，也不能让河北人民再遭不幸。地震工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同灾区乃至全省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力图用自己的行动来使负疚的心情求得些许平衡——尽管他们不应受到丝毫的责难。

在河北省档案馆，笔者见到一份材料，纸页已经发黄，但清秀的字迹依然清晰。那是一位已预感到（当时尚未证实）刚刚发生的唐山地震有可能夺去自己亲人的地震工作者写给党组织的一封信。这位1965年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用当时最流行、最朴素的语言向党组织表明了心迹：

局党委：

唐山7.8级强烈地震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作为一名地震战士，我内心感到极为沉重，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希望！

在这次地震中，我可能会失去亲人，目前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请党委放心，我一定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

亲爱的党，我是一个要求入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一手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在我向亲爱的（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时，就向党表示过这样的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包括自己的生命。个人失去亲人是会带来痛苦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震区大多数人民遭受的伤亡和损失，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如果亲人牺牲，那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请亲爱的党组织放心，我一定经受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化悲痛为力量。想到成千上万的灾区人民，想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想到要为广大的灾区人民和全省人民站好岗、放好哨，我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一定要以更加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投入监测预报工作，不能允许地震之敌再逞凶狂。

我向党委表示：

1. 要求到灾区去，到地震现场去，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站岗放哨。

2. 我一定要以全部精力、干劲和热情投入当前的（地震）监视预报工作，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

希望党组织在斗争中考验我，我一定要在政治上、业务上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力争尽快从思想上入党，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76.7.31 凌晨

写这封信的人叫陈非比，她是河北省地震局一位普通的科技者。她的爱人、大学同窗好友，年仅 33 岁的地震工作者贾，震前正在唐山地区进行地震科学考察，地震时不幸以身殉消息传来，她强忍悲痛，毅然决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震情监测中。她是一名普通的地震工作者，她那坚定的誓言，喊出了

地震工作者的心声；她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也是一位继承亲人未尽的事业沿着征途继续奔跑的战士。在唐山地震后的日日夜夜里，她照着自己的话去做了；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她仍在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毕竟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在了解了地震预报的全过程，特别是懂得地震科学的现状之后，还是消除了对地震工作者的误解。原唐山地委副书记张一萍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

“当时唐山人民听了误传，认为唐山地震没有预报出来，是因为地震局内部夺权吵架而耽误，造成很多人家破人亡，抱怨情绪非常大。地震工作者是在自身负疚心理和群众不满的压力下极其困难地开展工作的。我在抗震救灾指挥部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懂得了当今世界地震预报仍在探索中，特别是临震预报，目前尚不可能全部预报出来。情况明了后，消除了误解。唐山人民不但理解了，而且与地震工作者真诚合作，在以后的地震工作中，唐山人作出了最大的配合与努力。”

三

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强烈地震，作为一场致 24 万余人于死地的巨大的地震灾难，震前竟没有一点迹象？地震工作者竟没有一丝一毫的警觉？这不是事实。

实实在在讲，对于唐山地震的发生，中国地震工作者是有所警觉的。虽然受到地震预报水平的限制，中国地震工作者还是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中期预报。

在 1966 年至 1969 年的华北地震高潮期以后，经过 4 年的平静，于 1973 年底，华北北部地区的地震活动又明显增强，相继

在河北省北部的里坦、昌黎、宁河等地发生了一系列中等强度的地震，与此同时，还观测到一些较为明显的地震异常现象。因此，中国地震学者预言，在1974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华北地区将出现另一个新的地震高潮。

鉴于以上情况，1974年6月7日，国家地震局召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等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震工作部门和有关的科研机构，就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形成《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等地区，今年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内蒙古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

……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也有人……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地震。

……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已设立地震局或地震办公室的如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应予加强和健全；还没有设立的如山东和山西应尽快建立起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统一管理

地震专业队伍和群众业余测报队伍，推动各地、县的防震工作。

(二) 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七省、市、自治区现有群众业余测报队伍仅五千余人，远不能适应防震工作的需要。经验证明，凡是群测群防搞得好的地区，就可能抓住临震的前兆，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因此，各地震危险区应制定规划，根据实际情况，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逐步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训练积极分子。加强地震知识的宣传和地震测报的组织工作，在农村要特别注意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进行防震宣传时，要作好群众思想工作，防止引起群众心理恐慌。

(三) 各省、市、自治区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落实并查明现已出现异常的范围，进行综合分析，密切注视震情的发展，提高预报水平，力争及时作出震前预报。7个省、市、自治区现有专业台站109个，要保证台站的正常工作。在地震危险区内监测力量如有不足，可酌情增设一些台站。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 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家口)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正式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等七

省、市、自治区政府批转了这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69号文件”。

69号文件的出台，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科技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的中长期地震预报意见，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发布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个文件，不仅对于未来地震发生的地点、级别以及时间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还就灾害的防范进行了周到的部署。

69号文出台仅7个月，1975年2月，中国地震工作者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7.3级地震，减少了震灾损失，取得了防灾实效，使这次地震预报作为人类征服地震灾害的典型范例而永远载入史册，也为国发[1974]69号文的伟大作用和历史地位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正当人们信心十足地准备扩大地震预报的辉煌战果时，华北地区出现了新的地震情况。1975年8月以后，河北、北京、天津地区乃至渤海沿岸又出现了地震异常；至10月份，一些异常又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批异常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地震工作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按照地震学理论，一个大地震的发生前后，震中及其附近地区都会出现一些地震异常。地震发生前出现的异常就是地震前兆，它是对未来地震进行预报的依据；而地震发生后的异常则通常被认作是地震后效，它是大地震发生后区域应力场重新调整的结果，调整完毕后，区域应力场达到新的平衡，一个完整的地震过程方告结束。河北北部以及京津地区距辽宁海城不过几百公里，且地震活动常有某种联系，把二者看作同一应力场控制的区域不无道理；将海城地震后几个月内附近地区出现的异常视为海城地震的震后效应，似乎也合乎常情；并且，在古今中外地震史上，在一个统一的构造区域，相隔一二年连续发生大地震的现象实在少见。因此，部分地震工作者认为，海城地震就是国务院69号文所指出的那个华北北部地区的地震，目前出现的异常是

海城地震的震后效应，不足为虑，它标志着华北地区一个地震活动过程的完结。

但是，大多数地震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他们冷静地关注着华北北部地区地震异常的发展，眼睛紧紧盯住了京、津、唐地区。之所以如此，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安危事关重大，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震情的判断和来自职业的警觉。因为这些异常毕竟不是出现在辽宁海城，而是在人们始终紧盯的京、津、唐地区。因此，在1975年12月份召开的京、津、唐、渤地区地震水化学协作会议上，专家们认为，该地区的异常仍在发展，应注意当地5级左右地震的发生。紧接着，在1976年初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其结论也更为明确：

京、津、唐、渤地区1976年仍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唐山与（辽宁）朝阳之间、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注意。

至此，对当时出现的异常，其看法基本达到了统一，即：河北、京津地区出现的地震异常将预示着新的地震的发生。

虽然其结论立足于实际的地震观测资料和科学的判断，但毕竟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并不单纯在于其学术观点是否成立，还在于地震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万一预报落空，这场“人工地震”所导致的巨大损失如何向社会交代？

地震学家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紧张的期待和高度的忧虑中走进了1976年。

然而，1976年上半年的地震形势更加扑朔迷离。至1976年3~4月份，1975年下半年出现的地震异常已基本结束，河北北部没有发生地震。按照常规，应该对异常的属性作出结论。恰在此时，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生了6.3级地震。和林格尔地震的发生似乎说明，河北地区的地震异常与

海城地震的影响无关，而是华北地区新的地震活动的反映。但是，一个新的问题随即摆在人们面前：和林格尔地震是否就是年初预报的京、津、唐、渤地区的5~6级地震，它的发生可否对当时业已存在且当前已经结束的地震异常作出合理的解释？当时，一部分人认为，和林格尔属于地质大华北的范围之内，且6.3级地震与预测中的京、津地区或唐山、朝阳之间的地震震级相当，这个地震应当是1996年初年度会商会上预测的地震。但另一部分专家对此仍有异议：和林格尔地区离京、津、唐、渤地区毕竟太远。

正当人们难作判断的时候，4月22日，在靠近天津市的河北大城地区又发生了4.4级地震。大城地震震级虽然不大，但靠近京津。如果说和林格尔地震距京津地区太远，大城地震可否就算近？两个地震的叠加能不能“交代”眼下的地震异常？

为了讨论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后的地震趋势，国家地震局于5月上旬专门召开了震情会商会。会上，多数人认为五、六月份尚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关于更长时间内是否有震的问题，会议要求各单位加紧研究，拟于七八月份再作讨论。

尽管五月会议没有作出大震将临的明确判断，但地震专家们对京、津地区，特别是京东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在华北地区，再次强化了京、津地区的地震观测台网；为了集中力量分析这一地区的震情，组建了京、津、唐震情分析组；在京、津、唐、张地区广泛开展了地震知识宣传工作和群测群防工作；为确保京、津地区安全，制定了在河北北部及京、津地区一年内建成十多个综合地震观测台站的计划。

除继续强化台站的实地监测外，还做了大量的震灾防范工作。其中包括：组织科技人员对当时京、津、唐一带存在的八项异常进行核实；由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与河北省地震局共同组织了对唐山地区建筑物抗震性能及加固措施的联合考察；等等。7月中旬，召开了“京、津、唐、渤、张”协作区会议，重

新组织了协作区领导小组；7月下旬，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实可谓紧锣密鼓，投入了最大的工作精力。

1976年，河北省地震工作队伍，更是“立足有震”，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1976年4月17日至19日，在唐山市召开了河北省地震趋势会商会。会后，为进一步落实异常，省地震局派出分析预报人员分赴沧州、廊坊等地工作，同时，会同国家地震局测量队就香河水准异常在石家庄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4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派一名副局长同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一起，对唐山地区各级地震机构、专业台站、群测点进行工作检查；另派两名处长分赴沧州和廊坊研究震情。事后，省局起草了建立三级分析预报网络方案，以期健全地震监测预报系统。

5月初，河北省地震局在唐山市召开了水氡、地下水及宏观异常海城地震预报经验介绍会；中旬，又在怀来县召开了地磁、地电、地应力和地形变海城地震预报经验介绍会；会上，对京西北地区的震情进行了讨论。

5月，由河北省地震局牵头，在山东德州召开了华北地区地震水化学协作会议，就河北大城4月22日4.4级地震以后的地震形势再次进行研究。遗憾的是，在当时复杂的形势背景下，会议难以对河北北部地区未来震情作出明确判断，只好委托河北省地震局先对大城地震作出总结，对地震发展趋势以后再行讨论。

为配合抓大震，唐山地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震知识宣传活动，在此基础上，唐山地区群测骨干点由60个增加到85个，一般点由468个增加到508个，还设有地震观察哨5552个，唐山地区群测群防队伍达到16000余人。

鉴于河北北部严峻的地震形势，6月20日，省地震局派出地震地质考察组到唐山、滦县地区进行地震危险性考察，以期对该区的地震危险性作出进一步判断。考察组由苏英俊、贾云年、黄忠、周士久、王素吉、阎栓正六位同志组成。当时，他们刚刚完成对4月份发生在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的考察，由于时间紧急，未及休整又来到唐山、滦县地区。野外考察工作于7月26日结束，拟于28日返回石家庄。但是，7月28日凌晨大震突然发生，6名考察队员全部以身殉职。

以上事实表明，河北省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及其有关单位，作为对京、津及其邻近地区地震活动负有主要监视任务的地震队伍，当时在采取地震对策方面已经竭尽了全力。据有关专家回忆，1976年上半年，是迄今为止中国地震工作者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地震预报工作投入精力最大的一次，也是专家们眼睛瞪得最大、忧心最重的时期。

然而，尽管1976年年初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提出了关于华北乃至河北北部地区的震情预报意见，尽管地震工作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由于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的发生给地震趋势判断带来了干扰，特别是人们所期待的大震前的短临异常，尤其是前震活动没有出现在视野，以致最终没有形成明确的短临预报意见。

这里要说明的是，唐山地震与海城地震的地震序列类型不同，这是使唐山地震难以作出临震预报的重要原因。中国地震预报的大规模实践始于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现场，中国早期地震预报思路的形成多来自邢台地震现场的经验。邢台地震及其强余震前有明显的前震活动，即表现出“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特点。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条经验。当被严密监视下的辽宁地区自1974年入冬以来陆续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并突然在海城一带发生一系列小地震，且其频度、震级不断增高时，地震工作者敏锐

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大地震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辽宁省政府的果断决策下，向社会发出了地震警报，收到了大大减轻震灾后果的实效。然而，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后，中国地震专家们并不轻松：邢台、海城地震只是地震事件多种发震模式中最典型但并不普遍的一种，按当时的地震预报水平，对此类地震有可能作出临震预报，但对那些临震特征并不明显的地震，其预报并无把握。不幸的是，人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唐山地震完全不同于海城地震，它没有前震，各种宏观前兆现象也不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出现几起几落的明显征兆；它在人们瞪大眼睛寻找“临震异常”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使地震工作者多年来的努力功亏一篑，留下千古遗恨。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更是地震工作者的大灾之年。就在华北地区震情紧张之时，1976年5月，云南龙陵接连发生两次7.5级地震，西南地区震情骤然紧张，国家地震局组织科考队伍赶赴云南。至6月，四川省又频频告急，国家地震局又抽调60余名技术人员，由局领导张魁三和地震学家梅世蓉带领，暂时放下牵肠挂肚的京、津、唐地区，匆匆赶往成都。

四川之行并不顺利。在四川松潘地区，标志临震迹象的地光早已出现，但就是不发生地震。梅世蓉身在成都，心系京、津、唐，随时用电话掌握京、津、唐地区震情。转眼已近7月，毕竟京、津、唐震情关系重大，梅世蓉只好留下一个专家组，率队匆匆赶回北京，继续京、津、唐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

唐山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全力以赴赶到唐山。唐山救灾现场的工作刚有眉目，8月22日和23日，预料中的四川松潘地震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大震），国家地震局又兵分两路，一面坚持在唐山救灾，一面组织力量再次赶赴四川。

从5月7日云南龙陵地震到8月23日的四川松潘地震，仅

仅 109 天的时间，中国大陆竟连续发生了 6 次 7 级以上地震，这在中国地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唐山抗震救灾现场，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的地震工作者欲哭无泪。面对遇难者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唐山人民责难的目光，他们早以心痛欲裂；紧张的地震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使他们几乎成了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直到唐山地震现场的工作稍有缓解，他们才有了些许思考的余地。直到此时，他们仿佛才恍然意识到，1976 年前后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似乎说明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地壳应力场处于大变动时期，而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先后发生，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看，都不可能是互不关联的两个独立事件，海城地震的震后效应和唐山地震的前兆异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宏观地、综合地看待并分析海城和唐山两大地震前后出现的异常现象，比孤立地、单一地看待两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似乎更有道理。然而，这只是海城—唐山地震发生后总结得出的教训，它是否合理，还要等到再出现相似的事件时才能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中国地震预报实践从邢台地震现场起家，已走过了 30 余年的历程。中国地震工作者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磨难，用他们的汗水和青春年华，为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宝贵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还是唐山地震临震预报的失败，都是中国地震预报实际水平的体现，而且，这个水平已无可争辩地站到了世界的前列。

唐山地震以前，人们过多地看到了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却对地震事件孕育一发生过程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攻克地震预报这一世界性科学难题所必须经历的困难和艰辛也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几十年的奋斗与探索，人类只是对地震的某些规律

开始有所了解，而这已耗去了我国两代地震科技工作者整整一生的精力。很难想象突破地震预报大关的路程还有多长，还有多少人将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和悲壮的牺牲。

结 语

丰 碑

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唐山的7.8级大地震，以其致灾之惨烈震惊了世界。20余年过去了，唐山抗震救灾作为一场由我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共同参与的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成功范例，早已载入了史册。但是，每每忆及当年的抗震救灾，人们依然心驰神往，心潮难平。这不仅是因为唐山地震灾难的空前惨烈、唐山抗震救灾过程的艰苦卓绝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抗震救灾过程中，我国人民所体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敢于藐视困难的巨大勇气和艰苦拼搏、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切在唐山抗震救灾现场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体现得至真、至纯，使每一位抗震救灾参加者都仿佛经历了一场庄严的洗礼。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彻底胜利，他们献出了最纯真的感情和全部的心血，从而使他们与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融为一体并永远为之自豪。

唐山大地震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事件的突发性和灾难的严重性，给唐山抗震救灾决策规定了特殊的背景和条件，给唐山抗震救灾斗争赋予了异常艰巨繁重的任务和要 求。但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抗震救灾决策者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唐山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迅速治愈了地震创伤，使唐山这座北方工业重镇重新崛起，使这颗冀东明珠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在谈到唐山抗震救灾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时，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人刘子厚曾经说过：

“唐山抗震救灾的胜利，一靠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二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三靠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盾，四靠唐山人民的艰苦努力。”

在唐山地震灾区，人民对党和政府寄予了无限的信任和热爱。在地震发生的瞬间，灾区人民首先想到了北京；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向北京报告灾情。他们中间，有曹子栋、刘萍，唐山机场的工作人员以及本书没有涉及的唐山矿工会干部李玉林、解放军战士吴东亮等许许多多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在他们看来，无论发生多大的灾难，只要有党和政府作后盾，一切困难都会克服，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地震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灾民们立即把扩音器和铅字从废墟中挖出来，在灾区作巡回宣传广播，并把慰问电赶印出来广为散发，使党和政府的声音迅速传遍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在那断食绝水、濒于绝境的情况下，灾区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极大地增强了抗御震灾的勇气。

7月30日，中央慰问团抵达唐山。当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团长陈永贵来到灾民中间时，灾民将他团团围住，争着同他握手，首先打听北京的受灾情况。陈永贵深为唐山人民对党中央的炽热深情所感动，眼含热泪反复说：“北京很安全，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看望大家的，你们要安心养伤，重建家园。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什么也不怕。”灾民们放心了，他们笑了，也哭了。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合，慰问团和灾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人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共同的心声，体现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

唐山人民不会忘记，在抗震救灾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国各级政府、各族群众和各阶层人民对唐山人民给予了巨大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唐山人民在短时间内重建家园是不可能的。因此，唐山抗震救灾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在收到各地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的同时，每天还会收到来自全国的大量慰问信和慰问电。这些信函、电报出自全国各阶层人民之手，来自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灾区人民的损失，就是我们的损失；灾区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灾区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送到。”河北省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编写的《后勤工作简报》第25期这样写道：

这些慰问电和慰问信，字字句句都充满着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无产阶级的深情厚谊，表达了他们誓与灾区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战胜严重地震灾害、重建家园的坚强决心，生动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想灾区人民之所想，急灾区人民之所急，坚强、团结，相互支援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许多人在寄出慰问信件的同时，也寄出了自己的捐赠款物。兰州炭素厂党委书记刘润吾、甘肃岷县干部黄伟慎，各自把全家节余的1000元钱寄给灾区人民；河南省开封市老工人张恩宜卖掉了自己的手表，得款70元，再加上平时节余的50元钱，一起寄往唐山。还有许多信、电不写地址，不写真实姓名，连同汇款，多至几百元，少则几十元一并汇往灾区……

还有许多单位集体捐赠款物。如：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一连捐赠军用价购粮票1万斤；山东省梁山县后集大队全体农民电汇1万元，山东省兖州县马桥大队知识青年小组电汇1000元；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初一班学生利用开学前几天时间，捡拾废

品，凑够 50 元钱寄给灾区，以表示他们对灾区人民的一点心意……

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的后勤工作人员来信说：“今寄上人民币 20 元。我深深知道，20 元钱也许不能起多大作用，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名革命青年支援灾区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请你们收下这份心意。”一名解放军战士来信说：“我把我在平时节约凑集的 50 元津贴费邮给你们，并请你们向灾区人民转达我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深切问候！”

几十元钱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每天只挣几角钱的农民、每月只有几元钱津贴费的战士、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工人和连糖葫芦都很少问津的小学生而言，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他们的愿望和行动，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唐山人民的亲切慰问和企盼灾区人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真诚愿望，反映了祖国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血肉亲情。

在本书写作期间，笔者坐在安静的室内，翻检着一堆堆发黄的纸片，像一个掏金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掏取一粒粒闪光的金子。这些信函和电报，行文粗雅悬殊，笔锋优劣各异，但是，剔除遗留在字里行间的历史的灰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颗颗善良、纯朴的心。

在唐山救灾现场，每到关键时刻，解放军指战员都要挺身而出，抢困难，让方便，完成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人民解放军救灾部队为抢救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帮助人民重建家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那紧张艰苦的日日夜夜里，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灾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解放军指战员与唐山人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一曲曲激动人心的颂歌。在艰苦的抗震救灾现场，军民一家，水乳交融，感人事迹数不胜数。

抢救地震伤员，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几千斤重的水泥板，拼死救出遇难群众；清理废墟，他们把找到的每一分钱和所有财物，全部交还失主或有关单位；风雨交加之夜，他们撤下自己帐篷上的防雨布，盖到灾民的防震棚上；在那水比金子还贵重的时期，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瓜果切成小片，一点一点地喂到伤员嘴里。唐山市震后重建的每一座厂矿企业、每一座早期建筑物，都凝结着解放军战士的心血和汗水，都凝结着解放军战士对灾区人民的一片深情。

抗震救灾期间，在唐山灾区直接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多达14万余人，另有铁道兵参加了灾区的铁路抢修工作。解放军救灾部队除抢救地震伤员和运送大批救灾物资外，为保障救灾需要，还开设了野战油库，对救灾所需的电瓶等特殊物资，动用了战争储备……

为保证灾区部队的副食供应，减轻灾区政府压力，解放军救灾部队的生活用品、食宿所需全部自己解决，仅由总后勤部组织供应的肉类、白糖和黄豆等副食品就达171万斤。

为使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恢复对灾区人民的生活供应和医疗救护能力，救灾部队官兵还积极协助地方政府恢复商店和粮、油、煤供应点及各种生活服务网点；恢复和建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灾区培训出了永不撤走的医疗大军。

对于人民解放军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的伟大功绩，河北省各级领导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原政委曹永志说：“（唐山抗震救灾期间）解放军把军用雨布铺在卡车上到市外拉水，给老百姓喝；部队有吃的，老百姓也一起吃；空投的大饼不能吃了，只有饼干能吃，自己饿肚子，把饼干让给老百姓。救灾初期，发生了一些哄抢仓库的行为，后来解放军把仓库管起来了，没有发生大的乱子。唐山救灾，解放军出了大力，唐山人民有谁不把解放军当亲人，没有道理。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新唐山。”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 and 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发言指出：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奋勇抢救阶级兄弟，抢救国家物资，抢修铁路桥梁，运送大量的伤员和救灾物资，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刘子厚在列举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事迹后指出：

“这些同志的英雄事迹，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高尚品质。我们的军队不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伟大军队，英雄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心连心，活着的雷锋千千万。”

在抗震救灾最艰苦的时刻，刘子厚有感于解放军战士舍己救人、全心全意为灾区人民服务的光辉业绩，许下诺言：“你们（解放军）走（撤离灾区）时，我请你们喝茅台。”抗震救灾胜利了，在解放军救灾部队撤出灾区之际，刘子厚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在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大席棚里，宴请解放军救灾部队以上干部代表。当时，物质条件并不充裕，菜肴也并不丰盛，是否喝得茅台酒也无从考证，但第一书记确实代表河北人民向人民解放军的功臣们敬酒致谢了。

唐山抗震救灾胜利结束以后，解放军救灾部队撤出唐山。在唐山市区，当解放军救灾部队的车队即将启动的时候，全市人民出来送行。军民手臂相牵，依依惜别；举手告别之时，热泪潸然而下，人群中响起了哭声。军车开动了，军人回首相望，百姓步行相送。人人泪水盈盈，场面之圣洁感人，令人永志难忘。

唐山人民作为巨大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决定生与死、公与私的紧要关头和庄严时刻，他们交出了一份令世人信服的答卷；在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鄙之间作出

了正确的抉择。在唐山抗震救灾现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在人们中间频频传送，令救灾者们感叹不已。

在那灾难发生的紧要关头，唐山人民舍己救人、克己奉公的动人事迹本书已略有记述，限于篇幅，还有大量事例无法一一体现。

地震刚刚发生后几小时，在唐山飞机场，人们忽然看到一辆破旧的卡车歪歪斜斜地开过来，车上挤满了惊魂未定的灾民。汽车开到机场边缘停下，灾民纷纷跳下汽车，却不见司机走出驾驶室。人们上前打开车门，发现司机歪倒在驾驶盘上，肠子拖出体外，脚下淌满鲜血，他已停止了呼吸。人们这才明白，这是一位地震重伤员，他拼着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把灾民送到了安全地带。人们埋葬了他，但他的名字已永远无从知晓。

在滦南县青沱营村，公社党委召开大会，全体共产党员举手宣誓：“为了战胜地震灾害，不怕苦、不怕累，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家里人死光了，只要还有一口气，也决不离开战斗岗位，和群众一起战斗到底。”许多党员干部自家房屋倒塌、家属伤亡或身负重伤，仍义无反顾地带领群众投入抗灾斗争。

关于唐山人民在抗震救灾期间的表现，原唐山市市长刘景昌作过这样的评价：

“唐山人民在经受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中，锤炼铸就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这集中表现为在重灾面前镇定自若、钢毅坚强的伟大性格；团结战斗、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关心他人、互帮互助的高尚情操，使唐山人民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追求美好理想的道路上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20多年过去了，唐山早已“旧貌换新颜”。走在唐山市的街头，使人鲜明地感受到沧桑巨变的突兀和美丽。昔日低矮的房屋

和狭窄的街道不见了，作为早期重工业城市特色之一的烟尘污染也已消失，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大的楼群和宽阔的马路，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唐山市安详、典雅，处处显露出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

经受了抗震救灾的洗礼，唐山获得了新生。但是，作为唐山抗震救灾的巨大成果，这绝不仅仅是惟一的收获。在唐山蒙难期间，以及伴随着唐山的恢复和重建，唐山人民所展现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唐山抗震精神，更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山抗震精神是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传统美德的集中反映，是我国人民临危不惧、誓与一切灾难一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唐山抗震精神所体现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无穷力量，才使唐山在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一次次化险为夷，推动着唐山抗震救灾一步步走向胜利，从而铸就了唐山抗震救灾胜利的历史丰碑。

在1996年唐山抗震救灾胜利2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题词，号召唐山人民：

**弘扬公而忘私 患难与共 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
把新唐山建设得更美好**

江主席这一题词是对唐山抗震精神的精辟概括。大力弘扬唐山抗震精神，必将鼓舞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一致，藐视困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搏风击浪，向着祖国繁荣昌盛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后 记

萌生记述唐山抗震救灾决策过程的愿望，源于十多年前的一次唐山之行。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以后，我一直回避返回唐山。究其原因，并不全在于只是由于一个小小的偶然，使我碰巧在灾难之夜没有赶到唐山，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而在于唐山震灾的惨烈对我形成的强烈刺激，给我心底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十多年后，也许心底的阴影逐渐淡化，而看看唐山新貌的渴望终于占了上风。1988年，我终于又回到了唐山。适逢清明，风和日丽，因怀念遇难同事，像完成一个虔诚的夙愿，我急切地踏上了拜谒遇难同事陵墓的路程。

阔别十多年，唐山早已容颜大变，只有那熟悉的街道名称能唤起我依稀的记忆，但胜利桥周围的一切怕是永远也忘不掉的。这里曾是唐山地震队的驻地。震前我来唐山，多次下榻于此，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六位同志来唐山进行考察，不幸于此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唐山地震队的部分同志。而今，时过境迁，风物大变，那座震时呈V型塌陷的胜利桥，已拓宽加固，成为一座现代化的载重桥梁；河边的垃圾和土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店铺和厂房。只有桥头那块巨大的标语牌，经过大震的考验，依然高耸，虽有些斑驳破旧，也算饱经风雨，成为时代变迁和大震劫难的见证。故地重游，睹物思人，令人心情倍感压抑。

过桥沿京山公路行不远向右拐，上了一条平坦的公路。行约20华里，来到一片墓地。墓地宽达百米，向前远远看去不知究竟有多远，这就是唐山“7.28”地震遇难者的公墓之一，也是我逝去的同事们的安息之地。阳春三月，尽管远处的柳林已浮现出一层鲜绿，田野的小麦也开始返青，但这墓地上却依然荒草凄

凄，枯木萧疏，看不到春的影子，我仿佛来到了光阴凝止的世界。

走近墓地40米，左边一溜排着几个小小的坟茔，那就是黄忠、石运礅、贾云年、周世久、付长河、刘信、王素吉等同志长眠的地方。旁边还有两个凹坑，那是苏英俊和阎栓正二同志遗体移走后留下的痕迹。坟丘杂草丛生，褐黄色的土壤残留着风侵雨蚀的印迹。石运礅的墓有过修整，但也已破损，水泥块零乱地抛在四周。墓碑大都折断，散在旁边，我和同行者仔细地辨认上边的字迹，把墓碑一一扶回原位，再把一捧捧新土撒向坟头，借以宽慰地下的英魂。其时，风掠草木，沙沙作响，如泣如诉。忆及同事们生前的音容笑貌、件件往事，凄凉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省局地震地质组的六位同志是专程来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的，至7月27日他们已完成了全部野外工作准备返回石家庄；恰逢唐山农科所的一位家属有病，司机阎栓正同志开车将其送去医院治疗，影响成行，以致第二天凌晨遇难。唐山地震队工作人员石运礅和宋宝田同志震前曾多次去后土桥地震台和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直到27日晚还在分析资料，并对震情表示极大的忧虑，准备第二天专门开会研讨。孰料，地震来得如此迅猛，他们惨遭劫难，遗恨千古。

十多年过去了，地震的创伤似乎已经平复，唐山市早已旧貌换新颜。雄伟的纪念碑下，游人徘徊，情侣双双；马路宽阔，楼群高耸；俨然一派都市气魄。走在大街上，且不说那些天真可爱的儿童和青春勃发的少男少女，就是从那些庄重的中年人脸上看到的，也是安详和满足。然而，透过这迷人的外表，我似乎触摸到人们心灵中那封闭的一隅：那里保存着永久的记忆，埋藏着深切的悲哀。

在通往地震中心台的小街上，我曾遇到一位老者，他热情地走过来同我讲话。当我问他“地震队”的地址时，他的目光突然暗淡了，脸上显出了异样的神色，然而，他缓慢而详尽地告诉了

我。我走了，不由地回过头来望望他，他原地没动，表情木然地看着我，我的心一阵发凉。

墓地上不乏祭奠的人们，他们不说话，默默地，走路都小谨慎，仿佛怕惊动长眠地下的冤魂。司机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小道就是一条用推土机推成的大沟，里边埋葬着大批死者；前边那个最大的坟头，实际是座公墓，里边埋葬着成千上万具尸体。他表情沉重、语调悲怆。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位老人，他须发银白，正挥动一把铁锹为一座坟墓培土。坟堆好大好大，他还在培；培上的新土溜下来，又培上去。他神情专注，动作机械。墓穴里躺的是谁，是他年迈的双亲，结发的妻子，还是可爱的孩子，或是家人的合墓？我无从知道，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觉得心直往下沉，仿佛沉入无底的深渊。

我一万次地诅咒可恶的地震之魔，感叹人类与大自然的战争比两军阵前的血肉搏杀还要壮烈和残酷；我永远认为防震减灾事业是天下第一的善举，它遏止震魔肆虐，为人类造福，不亚于大自然赐给我们阳光和生命。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领悟到同事们为事业慷慨捐躯的动因，也懂得了人的生命由有限走向永恒的奥秘。

我怀念我的同事们，决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地震工作同行，而在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敢闯科研禁区的勇气，扎实谦默的作风和为事业舍弃一切的牺牲精神。当年，京、津、唐、渤地区将发生强震的中期预报早以记录在案，各级地震工作会议频频在唐山召开，应变措施一一出台，防震抗震气氛日趋浓烈，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震区工作的。他们倒在了震魔脚下，但却体现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所特有的坚韧拼搏的顽强品格，以及人类向灾害挑战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项王兵败垓下成史家憾事而使江流呜咽至今，一曲燕赵悲歌谱就千古绝唱曾撩动多少男儿的豪气雄风，同事们出师未捷捐躯冀东成我辈楷模也必将为后人所传颂。

历史褒扬凯旋将军，更垂青于断头勇士。

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于是，我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并利用一切机会走访了当年救灾的指挥者及许多普通群众。

几年艰辛，几多苦辣酸甜，在有关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精诚所致，终成此书。掩卷沉思，心绪无寄。我愿通过此书，发出我内心的呼喊，为了24万亡灵和全体活着的人们，全社会都来关注防震减灾事业，让“7.28”劫难永远不再重演。

愿“7.28”劫难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愿同事们的事业和名字与青史永存。

笔 者



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

封面设计 / 邢秀芬

ISBN 7-5028-1698-4



9 787502 816988 >

ISBN 7-5028-1698-4/Z · 47

(2191) 定价: 15.00 元